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三期

汪院長由青飛滬及其他



汪院長十九日離青飛滬在滄口機場攝影。

駐俄大使顏惠慶七月九日遊日內瓦至中國國際圖書館參觀，與館長胡天石（中坐者）胡世澤（右坐者）合影。

上海國際大飯店歡宴梅蘭芳一夕盛會。梅左為吳鐵城，俄大使鮑格莫洛夫，胡蝶。右為余上沅。

由青飛京之孫科在薩伏亞機前留影。

中國運英古物由英艦薩福克號護送抵撲茨茅斯港。

下為箱件由艦上卸下情形。

十一日抵滬之新任荷蘭

厦門競強體育會游泳池十二日開幕，邀請香港游泳女選手前往表演自右至左為楊秀伍英玉輝

國際又一新危機義亞風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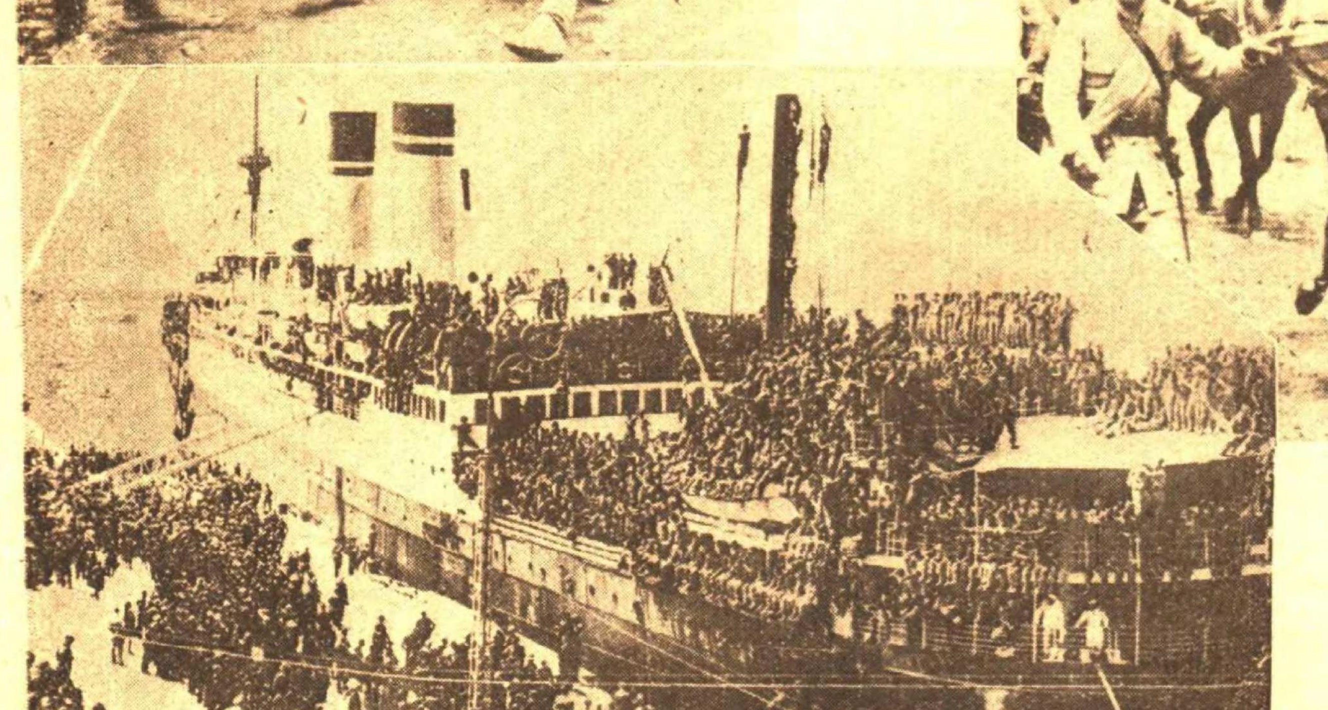


身繫祖國安危之亞比西尼亞皇帝。



亞皇衛隊之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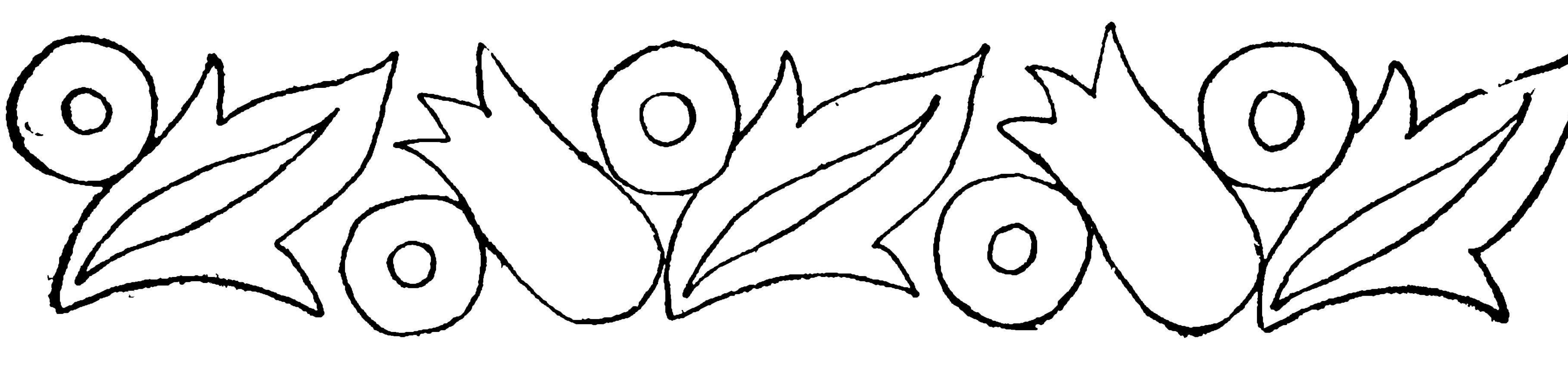
亞國編練之新軍，用騾載運山砲。



義軍由奈波里港出發，開往東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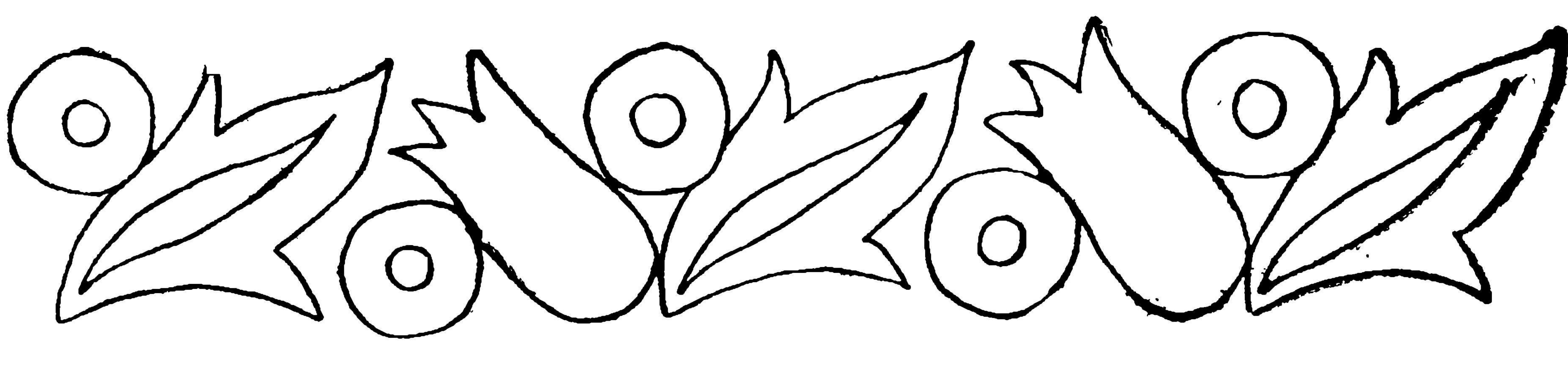


黑衫軍耀武揚威。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三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八月廿六日出版



一周簡評

汪院長復職

本週政局急轉直下，即汪院長於十九日由青島回滬，二十一日入京，與蔣委員長兩度晤談，二十二日出席中常會，承認復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是也。先是汪於八日由青電國府請辭去本兼各職，意甚堅決。蔣委員長絕對不願汪氏擺脫，乃於十四日特由成都飛贛，到廬山後電請汪氏往晤，汪遲遲未應，蔣因於十八日專派鄂省府主席張羣飛青面請，汪當允在上海附近與蔣一談，遂於十九日離青飛滬。蔣得張羣報告，知汪意動，因於二十日返京，汪重違其意，亦即於二十日夜車入京。次日兩次與蔣往返詳談，經懇切之勸駕，乃卒打銷辭意。

不過汪氏雖然復職，政局能否長久安定，依然還有問題：第一，汪氏身體健康，確未恢復，如再擔當繁劇，實有可慮，第二，汪氏辭職，本受一種刺戟，所以曾經要求某要人設法改革黨政機構，以利大政進行。此事與中政會之組織有關，改造很不容易，究竟在九月二十日的六中全會能否解決得了，終是疑問。因此以後汪先生或者因身體不好而不得不去，或者因辦事不順手而再度求去，都在意中。我們所謂政局能否長久安定，依然還有問題者，著眼在此。（冷觀）

中日問題

本週中日問題，無甚新消息，大概因為日本正在注視中國政局之推移，一切暫守沉默。再者南滿鐵路總裁新近易人，所謂對華經濟進出，還得重新檢討，一切均待籌畫，也是消息稀少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們須注意：據日報載稱，日本已決派羽山少佐在綏遠設特務機關，並擬在甯夏亦有同樣佈置，這都是藉口防俄而在西北從事軍事準備之一端，可見日本軍部對中國是一毫不肯放鬆的。（一記者）

三國會議破裂

巴黎三國會議已於十八日破裂，主要原因在義大利對於經濟讓予權的提案，認為不能滿足慾望，而英國又堅持不允

作政治的讓步，以致處於斡旋地位的法揆拉佛爾一籌莫展。會議這樣草草的破裂，倒也乾脆。

現在問題重心，在英政府今後的態度。本期集稿時，英國閣議結果，還不能知道。據外電最近的消息，盛傳英正考慮施行經濟制裁，再看英閣議舉行前空氣的緊張，那麼事態的嚴重是不容否認了。但是我們知道，這樣重大問題的決定，步驟是不能如想像那樣簡單的。我們可以分幾層研究。第一，英內閣本身意見是否一致？第二，各黨派能否諒解？第三，自由領的態度如何？第四，列强當中，如在國聯以內的法國和在國聯以外的美國等，立場怎樣？就大概看法，英內閣本身意見還未一致，黨派亦未完全諒解，自由領主用激烈手段，而國內輿論不盡贊同。在外交方面，則法國不能無條件相英，美則惶惶欲通過中立法案，超然態度至為明顯。所以從種種方面觀察，制裁空氣的現實化，恐怕不大容易。

其實從客觀觀察，英國如果能整個的團結一致，有一種表現，於事件的解決是未嘗無益的。看最近羅馬輿論的突然緩和，就是一個證明。否則，倘使英國因內部意見的紛歧，彷徨無策，那末亞局的危機，是仍將無從挽回的。今後事態擴大，將達到何等程度，無人可以臆測。看義大利今日的騎虎之勢，實令人無樂觀的理由。英義在目前的三國會議裏，既將互讓機會錯過，那末今後非有一方犧牲不可。倘使英國政策勝利，則至少限度，義大利現政權不能不遭打擊，倘使義大利的政策勝利，則英國今後通印度與遠東的航線，恐將從此受制，這問題牽涉雙方利益太大，如何而全，真是一個時代之謎。

在我們一方面，應該認明我們是不願意世界任何部分，發生事端的，這理由想大家全都明白。同時我們應該細心研究國際趨勢，不必為轟動的消息搖惑。我們的需要是以冷靜沈毅的態度，去應付目前的環境。

牽一髮而全身動，今日時勢的促迫，真是令人不得不時時警覺的！　（素）

炎天雜感

王芸生

近幾天驕陽發威，酷暑蒸人，雖在夜間，氣溫也常在華氏九十度以上。當此之時，流汗喊熱之不遑，而仍不免有些拉雜的感想，眞是悶上加苦，病中增痛也。三伏已盡，立秋亦過十日，驕陽雖厲，想夏威已無多久壽命，雖汗流浹背，心頭也會湧起些清涼的憧憬；而國運孤危，時局煎急，何日得見炎夏之去而轉入新秋耶！因作炎天雜感。

「折衝」，原是禦敵之意，以後多把這兩字用在外交上，其意義是很正確的。「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當是最理想的外交形容。然必有折之之力與折之之識，而衝始折；否則，匪特不折，而隨處皆衝矣。「折衝」之事，若在平等外交，尙無所奇，惟在弱國，乃爲難能。鄭處晉楚之間，立國最難，只一子產，而衝嘗不起，現在是否還有那樣偉大的外交家！

李鴻章是近代的中國外交家，在他的外交術中發明了「磋磨」二字。衝既起矣，不折而磨，自然麻煩不了。他老先生辦了一生外交，未曾「磋磨」出什麼成績，簽了辛丑條約，還給俄國人逼死。

中國的近代外交，大都跳不出這窠臼。遇有衝起，不審能折與否，惟事磋磨。起初無一事可讓，磋磨復磋磨，竟無一事不可讓，甚至讓過了頭。喪權矣，而更辱國！

弱國外交，雖不能以力屈人，然不能失所以自處之道；自處之道一失，則國將不國矣。子產不失鄭國自處之道，而使晉楚兩大强鄰敬畏；南宋不惜以臣妾事元，卒不免於亡國之慘。

譬如以胡白案爲主題之一的河北事件，當對方提出要求時，我們便當定一最後限度，審度最大的可能，讓其所能讓，不能讓者則必不讓。省主席市長若有失職，可予撤懲，但授官任免不容外人置喙；軍隊若有妨礙邦交舉動，可懲戒長官，可調防軍隊，但調軍絕非棄土，一軍調去須有一軍調來；黨委若有不檢，可指名撤換，但黨之招牌不可摘。近與一政界老人談起此事，即謂政府處理此案，既失機又失態。政府應決斷作最大的讓步，但須牢守最後立場，對方雖强，亦當相諒。我們不是黨員，在主觀上甚至與黨相左，但在客觀上則覺政府將黨部招牌摘掉，讓步之大，眞可驚人。

胡白二人被殺，使河北省爲之撼動。接着察哈爾有兩個無護照的鄰國人士旅行被阻留，未等聽淸楚對方要求，便照樣演一回撤官撤黨的悲劇。陶尙銘中國官吏也，被駐在當地的外國使館拘扣起來，朝野都不敢聲張。眞開世界未有之奇觀。

塘沽協定造成一個非兵區域，河北事件又造成一個非黨區域，陶尙銘事件頗似非官區域，這樣推演下去，勢非鬧至非國區域不止！

現在眞到了我們決定最後自處之道的時候了。現在我們沒有更大更急的問題，問題只在我們怎樣同强鄰相處。聽說政府要人正在商討大計，這問題當然是主要之一。我們希望這次會商能够決定具體的根本方針，免得在凌遲刀下受宛轉哀鳴之苦。我以爲我們國家的根本立脚點，是不與任何國家爲敵，而要永遠保持獨立國的尊嚴。日本若需要與我們和平合作，我們當相懷相迎。在這個前提之下，整理舊案，固不待言，舉行新事，也無不可。若在華北種棉購塩，調劑煤鐵，發展交通之類，都可考量。即聘用客卿之事，在我主權之下，借材異邦，亦無不可。必不可讓的，是我們的領土主權與獨立尊嚴。在此限度內一切可行，過此限度則必牢守不讓。計決志定，坦率相見，至於鄰邦是否相諒，則可不問。

王船山論文信國之使元軍，認爲辱國辱君亦且自辱。船

山曰：「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餡於需濡，歸寺之忠孝也。以堂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丐尺土於他族，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久矣。……即令蒙古之許之，與蕭歸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俶臣於宋以免征伐，而終於納土，朝菌之晦朔，奚有於國祚之短長？況乎徐鉉之辨言，徒供嗤笑，徽欽之歸命，祗取俘囚；已入虎吻，而猶祝其勿吞，詞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今日國家情形未至南宋之孤危，政府諸公處境亦未若文信國之艱難，應該牢守自處之道，不使辱國自辱，為後人作賢者責備，則幸甚矣。

文人是脆弱的，宋朝揚文抑武，脆弱也最甚。由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趙普以至風流自賞的蘇軾，都帶些亡國大夫的氣息。處有為時忌功抑人，可復興時飛短流長以阻害他人的事業，這已為國家減殺許多生機。至於賈似道的擅權專恣，陳宜中的危不忘忌，那就更不足論了。最厲害的是所謂清議派，食俸作官，身在有責無責之間，而惟飛短流長以阻害國是。王荊公曾埋冤千古，那羣太學生的虛浮叫囂，在外交上更不知造了多少孽。時移勢遷，到現在這一脈亡國大夫的氣息，似乎還存在着。食俸作官，身在有責無責之間，而飛短流長的人們，不是充滿京華嗎？

汪先生是有負責的勇氣的，最近他辭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兼職，外交棘手，固是一因，內裏的攻擊，當也是主因之一。國家演到這樣景況，我們對於負責當局想不出什麼言詞去批評或安慰；但總希望他自己慎重估量一番，如覺擔當國事尚是己任，且有辦法去擔當，則鼓勇任勞可矣。一個任重道遠的政治家，是不應計較一時的毀譽的。

一般食俸作官身在有責無責之間的人們，更應該痛切自省，國事至此，諸君均有其責，風凉話是隨時可以喪邦的。遠例不舉，自國民黨執政以來，諸君已僨事誤國不少。有為時為何那樣虛憍？鎩羽時又為何這樣洩氣？孫中山先生是認識日本的，他的外交政策是始終置日本於第一位的。你們也有的嘗追隨孫先生出入過日本，何以後來竟把日本問題沒有加意籌畫？九一八以後，還有許多機會可以解決問題，都被虛憍之氣無責之詞送掉了，到現在還忍心以虛憍之氣無責

之詞來繼續斷送國運嗎？九一八以後在中政會下組織了一個外交特別委員會，發言盈庭，負責無人，誤國僨事，莫此爲甚。聽說現在又要組織外交特別委員會了，我們惟願此次的成績要好一點！

冀察黨部停辦以後，黨已到了窮極必變的地步。繼續存在着的也覺脆弱許多。新生周刊登了一篇文章，人家便放出要求撤銷上海黨部及解散中央黨部的空氣，事雖未至於此，亦甚丟體面矣。且在以黨治國的制度下，有些省竟已無黨權，這種非黨區域若眞鬧成與塘沽協定下的非兵區域同其嚴重，損失已不可計，影響所及，使整個黨治都蒙上一層黯淡的陰影，爲國家計，又豈了局？窮則變，變則通，現在眞到了須要變更的時候了。怎樣變？最直捷的大路是開放黨禁。這樣不僅在內政上開出一條活路，在外交上也不啻把北方的「非黨區域」收回了。

我最近給一位老朋友寫信，無意中說了一句「倘冀及身得見國運之轉隆」，他回信說我「其志尙壯」，說他自己「而今祇望能以中華民國國民了此殘生。」這未免太悲觀了。我以爲只要我們每個國民不太洩氣，牢牢記住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即使目前遭些磨難，這泱泱大國的流風餘韻是不會絕滅於天壤之間的。我們國家曾遭過兩次覆亡的苦痛，朱元璋與孫中山曾代表我們的民族精神把我們的民族國家復興起來。牢守住中國人的立場，我們人人都有作朱元璋孫中山的資格！

紙盡數幅，汗流不已，拉雜感想仍多，不願再寫也不便再寫了。但願炎天早過，換來新秋，在爽快的天氣下，爲國家記載些爽快的消息。

二十四，八，十八。

義亞糾紛談判破裂

——自國聯仲裁至三國會議延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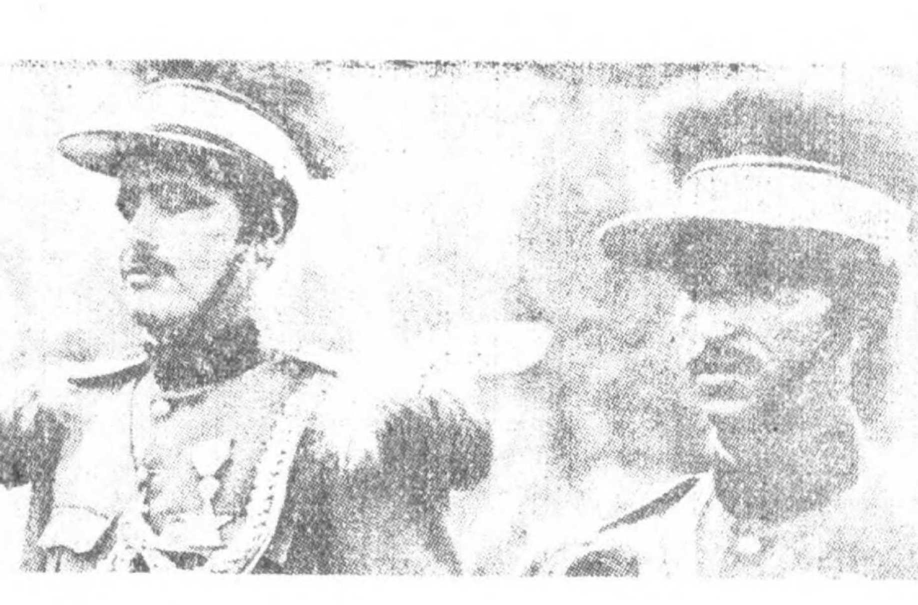
記者

義亞糾紛，自去冬維魯亞事件衝突以來，已逾半載，忽戰忽和，忽緊忽弛，及至最近，形成歐局安全之關鍵。英法義三國代表乃會於巴黎，因利害不同，而主張異趣，雖艾頓拉佛爾諸人之力圖斡旋，終不免於決裂也。茲略述國聯調解失敗經過及三國會議延會原委，以資讀者參考。

一、由國聯至仲裁停頓

初維魯亞事件發生後，義向亞提出賠償損失及向義國國旗致敬之要求，亞國乃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向國聯申訴。本年一月十九日國聯行政院開會時，經艾頓之斡旋，義亞雙方自願直接交涉。嗣因義在亞國邊境增兵，繼續發生衝突，直接交涉旋即停頓。二月中兩國又繼續談判，英國駐亞公使從旁協助，維魯亞區域設立中立地帶原則，亦經亞國承認。不料至三月間，義仍增兵不已，談判復歸破裂，亞乃根據盟約第十條第十五條請國聯處理。義不欲國聯干涉，態度強硬，國聯未能討論，乃由秘書長愛文諾勸告亞國撤消提議，亞亦首肯，改按一九二八年義亞條約第九條，請求交付仲裁，義則主張應由兩國政府派仲裁員仲裁之，不欲第三者參預其間。及四月國聯行政院開會時，未將此案列入議程，留待五月二十日常會討論，蓋義國已接受本年一月十九日議定組織混合仲裁委員會，研究調解辦法。五月國聯召開非常大會，經英法斡旋結果，成立決議案（一）義亞兩國依照一九二八年之友好條約，組織仲裁委員會，而亞已派定仲裁委員波德（美國著名公法學家）頓浦拉德爾（巴黎大學國際法教授）業經義國接受，此二件國聯行政院准予備案。（二）義亞兩國仲裁委員若延至七月二十五日猶未能成立協定，以解決爭端，則行政院當召集會議，以便指派第五仲裁員，但原有四委員若相互同意，得將七月二十五日之限期予以延長，又義亞爭端若俟至八月二十五日尚未能以調解仲裁程序完成解決方案，則行政院應召集會議，予以處理。國聯閉會後，義亞兩國仲裁委員於六月六日在義國米蘭城開會，義國委員為馬考迪及秦答爾那，亞國委員為波德及頓浦拉德爾，兩國委員

同意一切爭議，咸付調查，遂延會。當仲裁委員會甫告成立之際，六月七日艾頓在下院演說駁斥義大利報紙對英之攻擊，引起墨索里尼對艾頓之抨擊，一時有英義關係緊張之風說。六月二十五日仲裁委員會在荷蘭希維寧根開第二次會，會



亞軍官之全副武裝

期計一星期，討論維魯亞事件，雙方爭辯各不相讓，蓋亞國派遣辯護士巴黎大學法科教授席士出席證明維魯亞為亞國領土，嗣後義國委員反對席士教授出席，七月九日會議決裂，原因不外！亞國堅持維魯亞為亞國領土，義國不能接受，亞國提議推舉第五仲裁員，亦被義國拒絕。於是混合仲裁委員會遂告停頓，而國聯之調解程序亦完全終止焉。

二、英代表艾頓遊說法義

英國對義亞態度，可於艾頓之遊說法義略知一二。艾頓於六月下旬歷聘法義，說明英國對此事之態度。蓋英雅不欲義在東非得勢，表面主張義國有服從各種國際條約之義務，應擁護國聯之威信，實則恐義退出國聯後與德合作，英建議



艾頓

願以英屬索馬利蘭境內劃出一片領土，併入亞國，以為亞國通至紅海之海口，其次在義屬伊里特里亞與義屬索馬利蘭間建造鐵路經過亞國，未能得義國之贊成，艾頓遂失意而歸，且在英國國會內亦有反對之舉，英閣議乃決擁護國聯，報紙亦紛載，若義亞一旦開戰，英將採取經濟制裁，引起義國之反響，抨擊英國甚力。法國亦以英國此議有損法國之利益，對英亦有微辭。艾頓此次遊說既不得志而歸，經濟制裁聲浪遂紛傳於世，英欲於國聯運用經濟制裁辦法，非先得法國援助不可，但法義自今年一月成立協定後，法絕不能犧牲義國邦交而擁護英國，且法正憾於英德之海軍協定，何

能助英抑義耶。經濟制裁既不能行，亞皇又乞美援用非戰公約，雖遭美國之拒絕，但義仍謂係英所授意，英義對峙形勢，逐日趨緊張矣。

三、國聯再開會

當國聯於五月二十日開會時決議案如仲裁委員會於七月二十五日不能成立時，行政院應召集會議，指派第五仲裁員。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因仲裁委員會停頓，乃於七月八日到倫敦與英外相賀爾討論此事。同時義大利駐英大使格蘭第於七月九日向英外部建議：(一)義國對於義屬伊里特里亞與索



拉佛爾

馬利蘭間之亞國內地領土應獲有一種政治保障，事實上即等於掌握該地領土。(二)除上述領土外，應在亞國劃定義國之政治及經濟範圍內，義國得墾殖荒地並監督禁止奴隸買賣。英政府對此建議，雖無明確表示，然於調解一事，仍進行不懈，迭與法義會商和解辦法，義政府又提出四項要求(一)重行勘定義屬索馬利蘭與亞國之邊境及亞國以經濟讓予權給予義國(二)築一鐵路由伊里特里亞與義屬索馬利蘭相連吉，經過亞國境內。(三)亞政府聘用義八顧問，(四)仿照照英國在埃及制度設立各行政條例。愛文諾由英赴法與法外長拉佛爾接洽，法政府亦贊成由國聯調解，國聯遂發出召集行政院會議之通告，英法間仍不斷協商，以期在行政院會議時，得一解決之途徑。艾頓先赴巴黎與拉佛爾晤面，再同赴日內瓦。英法意見商得妥協，主張根據一九〇六年條約，研



亞國輸入之機關槍子彈，用備分散於軍士者。

究全部地位，義國在談話時不得採敵對行為。故義國亦不堅持其原來主張，亞國亦願仍請繼續和解，並不援用盟約十五條。義政府乃決派代表出席與議。三十一日國聯行政院舉行非公開會議，半小時即延會，由艾頓拉佛爾起草決議草案(一)行政院指派第五中立仲裁委員協同義亞兩國仲裁委員鼓

一九二八年義亞仲裁條約所規定之程序，儘九月一日以前，成立和解辦法，(二)行政院承認維魯亞疆界問題不在仲裁委員會職權以內，(三)簽字一九〇六年關於亞比西尼亞條約之英法義三國應即開始談判，俾會同亞比西尼亞政府覓求解決方式，以保證義亞兩國之良善關係，(四)國聯行政院應於九月四日再行召集，由關係各方面提出報告。上項草案爭議，雙方均表示反對，蓋義國反對亞國參加草案內所指一九〇六年簽字國家英法義三國會議。亞國對於和平程序僅限於維魯亞事件本身而不涉及該地歸屬問題之提議，亦不贊同。艾頓等經幾次磋商後，略有修改，並由義代表阿洛錫請示墨索里尼，得其允許，於三日正式提出會議，決議如下：(一)陳述仲裁委員會繼續工作之程序，無何枝節全體通過，(二)國聯行政院九月四日開會審議整個問題，義代表棄權。國聯行政院通過此決議案後即閉會，英法即進行籌備召集三國會議。

四、三國會議之前夕

英法義三國會議係根據國聯行政院八月三日決議案而召集，由法外長拉佛爾發出請柬，定於本月十六日在巴黎開會。英代表艾頓於十三日先赴巴黎，十四日與拉佛爾商妥十六日開幕之三國會議重要問題：(一)純在國聯機構內處理義亞爭端，(二)法國調停於英義之間，而英國有令亞國以經濟權讓予義國之計劃，此計劃與一九〇六年條約所定之担保亞國土地完整及三國勢力區域並無妨碍。艾頓並將重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英義照會所稱義國可在亞國獲得廣大經濟勢力範圍，但蔡那湖及藍尼羅河水源，仍應由英保留。拉佛爾又於十五日與義代表阿洛錫談話，阿洛錫表示僅經濟之擴張，不足以饜義國之慾望。拉佛爾並與亞國駐法公使哈維里華德有所商談，諷示亞國再爲讓步。十五日亞國新讓步案到達巴黎，其內容如下：一、亞比西尼亞政府負責保障義國索馬利蘭及伊里特里亞兩地之安全。居住亞比西尼亞之義大利人民，亞比西尼亞政府決保障其生命財產，並特別與以經濟上之利益。二、亞比西尼亞政府對於義大利政府關於採掘礦山，敷設鐵道，建設道路等事，特別予以便宜。三、義大利人民移住及其他農業上之事項，亞比西尼亞政府特別予義大利以便宜。

五、三國會議開幕

三强對義亞爭案之會議十六日上午開會於法外交部著名鐘室，即凱洛格公約簽字地也。七時四十五分始散。散會後，法總理拉佛爾緩步出室，向候於室外之一羣新聞訪員頷首

爲禮，旋向衆宣讀議定之公報，時英代表艾頓義代表阿洛錫皆立其側。該文大旨謂，三强代表已審査彼等三國與亞比西尼亞間關係之外交文件後，此會議將協同覓取和平解決義亞爭議之方法云云。惟消息靈通各界，皆覺今會之舉行實爲佳象，足徵三國代表已獲有進行之辦法。本日之談話，其性質多屬一種初步接觸，未便對此後之發展作何討論，但負責方面皆謂，散會後之印象，非完全不佳。同時亞比西尼亞代表之態度，已較前更爲和緩，此使法外交部之談判微呈樂觀之光明，蓋亞政府已隱露亞皇除前所表示之建議及讓與權外，尙願續作讓步也。按英法代表此次與會之最要目的厥爲探明義國對亞至低之要求，必先知此而後始能獲有眞正進步，至於亞皇方面則不能望其聲明讓步之至高限度。英法兩國政府自五月至今，謀知義方此項消息，迄未如願。拉佛爾與艾頓二人曾向阿洛錫提出各項建議，而由阿氏在電話中向本國政府請示，惟義國提出何種要求，則尙不可知，聞亞國政府準備讓步各點如下：（一）保證義屬索馬里蘭與伊里特里亞之安全，並對亞國境內義大利僑民亦提出安全保證，（二）除開發礦山．建築鐵道，給予義國以經濟利益外，並擴展義國在亞比西尼亞從事墾殖之權。三國會議中提交羅馬之建議內容，爲就英法兩國而論，已令亞比西尼亞開放，以供義國從事經濟的發展，此項建議乃根據一九二五年英義協定與本年法義協定製成，惟英國保留對查那湖與尼羅河支流之權利，法國僅請保衛其自吉蒲提至亞京鐵路之權利。會議因待羅馬復電，十七日延會。巴黎英法各界之一般印象，具顯明的悲觀。法總理兼外長拉佛爾對於會議之頓挫，頗有不能忍耐之態。墨索里尼則正乘汽車巡閱南義被徵赴非之黑衫隊，不在羅馬。是日午後三國代表雖未集議，英代表艾頓仍與拉佛爾會談四十五分鐘，除提交羅馬之新建議外，聞英法兩國且允予義以財政助力，以供其在亞從事經濟的發展，完成三國財政開拓之方式。艾頓雖於對義之經濟讓與權已完全同意，但英國決反對政治的讓與權，惟法政府表露經亞皇同意，可許義國獲某項之保障，如亞國各行政部聘用義國顧問之類，聞亞國陸軍亦在此列。法國視此爲對義國得安全之一種保障。艾頓於接墨索里尼對英法建議之意見前，不允贊同關於財政努力及義國顧問之建議。十八日晨義代表阿洛錫接回訓，十時訪拉佛爾，談約一小時，申述義國不能接受英法建議案。

六、三國會議決裂

義代表得義國回文後，出席十八日午後之會，英法代表讀墨索里尼之復文，皆認爲不能滿意，於是即宣告延會。延

會後發表拉佛爾艾頓阿洛錫署名之公報；略謂三政治家會集一堂，以圖覓求和平，決定義亞爭案之途徑，但終不能獲得



吉蒲堤港形勢

亞國無海港，惟賴亞丁海灣上之法屬吉蒲堤港轉運貨物。

圖為運軍火輪在港卸貨，以備運入亞境之情景。

可使爭案解決之討論的基礎，在談判中所遭遇之困難實非宣告延會不可，今後將由外交方面繼續討論云。義政府對英法建議所抱之態度，未使與會有關之各界大為驚異，蓋在開會之初，義代表團即態度强硬，故早知其無好結果也。今主要之困難為義國要求對亞之政治宗主權，英代表團堅決反對此種讓予權，法代表則竭力覓取使雙方滿意之方案，故乃建議由亞政府聘用義國顧問，藉使義國在亞獲有特別政治權力，而一方面復不與亞國主權及國聯盟約之規定相抵觸，但義相墨索里尼仍不滿意，而必欲獲在亞更廣泛之政治權。拉佛爾雖謂各方挽回戰禍一舉，今仍未絕望，九月四日國聯行政院會議尚可作最後之努力，但艾頓則不作此僥倖之念。義國之要求實欲使亞國變為其保護國，今非義國減低此項要求，則在國聯行政院集議之前，終難商妥解決條件也。觀於義代表團所抱之態度，義國似決不致有何讓步。十九日艾頓曾訪拉佛爾，討論以後對於彼等擬在國聯會議中所取之方針，迄今尚未作透澈之討論。英法各界人士今皆無一敢料國聯會議能告成功者，惟此番會議如再失敗，則拉佛爾將為痛心，因拉氏曾展其調解者之非常才能，而終不獲義人體諒，故今日法國之地位特為複雜，一方面與英國協力擁護國聯，且甚欲消弭戰禍，而一方面又不欲開罪義國，危及至有益於之法義新友誼關係也。

會議延會後英義代表均於十九日遄返本國，義代表阿洛

關於啓程返國前，向報界發表宣言如下：

略謂安全爲義大利政策之主要目的，關於歐洲之共同安全政策，義國前曾與英法成立協定，此後決定予以繼續，決不因巴黎三國會議之結果而有所改變。義國在歐洲所担當之任務，與英法同其重要。義大利在歐洲之安全地位雖不足慮，然必須殖民安全獲有保障，方可履行其在歐洲之任務。五十年來亞國從未遵守吾人所共同簽訂之各項條約。至謂此次巴黎三國會議中義大利並未提出解決爭端之建議，則屬不確，實則英法義三國均在會議中提出主張，惜其意見未能獲得一致，此後三國間雖仍將由外交途徑進行談話，然能否獲得成效，殊可懷疑。至英義兩國衝突之可能，則斷不成問題，蓋本人與艾頓在巴黎舉行談話，始終出以最誠信之態度也。有人恐義國軍隊集中非洲，將危及義國在歐洲之地位，實則不然，義國在歐洲之安全，並不足慮。義國曾就各方面局勢作審慎之考慮，義國軍隊集中伊里特里亞，及索馬利蘭者，現有二十萬人。而亞國武裝隊伍，足以直接威脅義國殖民地者，共有四十五萬人。然義國軍隊仍能應付裕如，此外義國陸軍百萬人不久將在義大利北部參加大操。義國缺乏之原料品，其惟一足恃者惟在其英勇之士兵耳，抑義國有事于非洲，不致影響義國之對奧政策，義國對奧政策完全與英法一致，仍義國亦不願退出國聯。九月四日國聯行政院開會時，仍擬派代表出席，然最近決定則當視事態進展以定之。總之，欲求東非殖民地之安全，則必令亞國解除軍備，加以嚴厲監督而後可，英法兩國建議，所以遭義國拒絕者，則以僅主張經濟的統制，如監督郵電，及邊境警察之類，義國則認爲實有未足。至就維魯亞事件而論，義國軍隊駐防該地已五年於茲，義軍不惟未攻擊亞國，且遭亞國軍隊之攻擊，論理義國得向國聯提出申訴。最近亞政府選定以希臘駐法公使波里迪斯爲第五中立仲裁委員。義國未加反對，尤見義國息事寧人之意，然此後談判究以何種新基礎爲根據，則本人殊未能見及云。



墨索里尼

亞國自接到巴黎會商決裂消息，認爲戰爭決難幸免，遂於十九日召集國立銀行開緊急會議，討論戰時資金之籌畫，軍需之購買等，軍需品據傳最近已由英領蘇丹輸入，惟尙不充分，遂由政府向美國高爾特兵器公司，大批訂購。十九日政府向全國布告，凡失業之人均須到地方政廳報名，似取失業者訓練後移送前線作戰之方針，在國境一帶，復聘用法人技師晝夜監工築造堅固之防壘，一方亞皇則以大戰當時從軍法國之希臘醫師十八名，進行收容傷兵之設備，戰爭開始期當在雨期後，即九月十五日以後也。

至維魯亞事件混合仲裁委員會，已於十九日午後六時舉行非公開會議，歷一小時始畢，義亞仲裁委員會先行恢復工

作，待雙方委員發生爭執時，再行指派第五中立仲裁委員。

七、英內閣開緊急會議

三國會議決裂後，英政府突顯緊張，英代表艾頓返國後迭與政府各要人報告經過，英首相鮑爾溫提前於二十二日召集內閣緊急會議，討論義亞局勢。倫敦政界咸謂，此事爲義大利與國聯之正面衝突，英政府將研究應付策略。英方認爲目前最關緊要者，爲英國駐亞使館之保護問題，英將增派軍隊保護亞京使館，而毗連亞國之英國各殖民地亦將增加防軍，此層當與英國各殖民地當局協同研究，除此一問題外，內閣將考慮修改對亞國軍火出口之辦法，蓋英國認巴黎會議失敗，咎在于義國，故主張對亞國應取銷禁運軍火也。然以上兩項辦法有所決定以後，問題之核心依然存在，此問題之核心有二，一爲義國實行侵略時應採取之制裁方法，二爲不向國聯作何決議。英義關係究將有何變化，按義代表阿洛錫自巴黎啓程返國前向報界發表宣言，陳述義國立場，就此項宣言，可見義國對於英國在藍尼羅河上游之水利權益，認爲並非必須加以尊重，因此英國人士深恐義國或一旦侵犯英埃蘇丹之水利權，此英國所以不能不爲之焦慮也。其次則人種問題，亦爲英內閣所嚴重注意，蓋義亞戰爭足引起白種與有色人種之衝突，不特非洲全部將因此引起擾亂，即英國其餘各屬地亦必發生糾紛，或至危及英帝國之組織亦未可知。一般人相信，英國各海外自治領有鑒於人種問題之嚴重，咸主在日內瓦採取強硬立場，而以南非聯邦爲尤然，南非聯邦政府並主於義亞發生戰爭時，封鎖蘇彝士運河，並以各種有效方法爲國聯對義亞事件之決議作後援。英國自治領向以國聯爲其政治獨立主權完整之保障，而英本國政府則以爲欲干涉歐洲事務而避免同盟外交之弊病，厥惟由國聯出面，方爲善策，兩者見解雖有不同，其爲主張在國聯採取堅決立場則一也。然欲在日內瓦採取堅決立場，則其最大困難厥爲法國之立場，蓋法國在中歐方面保持與義國聯盟之政策，今欲使法國在日內瓦採取堅決立場，而損及對義國之友誼，則英國必另與法國以報償，使中歐一旦有事時，法國得有恃無恐而後可，此層將由英國閣議加以考慮，總之英國應否出以全力在國聯作堅決之行動，此在閣議中所急解決之問題也。內閣外交委員會二十一日徹夜會議，艾頓報告三國會議經過，外相賀爾發表意見後，即決議如國聯行政院贊同時，最後將採對義實施制裁之策略。英閣員於二十一日下午五時開會，關於對義實施制裁問題，意見不一致，主張制裁者，謂不致引起嚴重結果，其他主張則以爲英應專以限制戰爭於非洲爲務。二十二日晨十時內閣復開會議，其議程已由外委會議定（一）艾頓報告三國會議經過，（二）英政府在日內瓦應持態度，（三）軍火輸出問題。據上述情形觀察，局勢之嚴重，實爲近年來所未有。今後如何演化，須視英法對義態度爲轉移。國聯九月間開會時有無結果，此時未便推測，然義亞問題爲今日歐局和平之一大關鍵自勿庸諱言也。

整理四川財政金融之檢討

甘祠森

一、整理財政之重要

新四川之建設，無論就政治方面言，抑就經濟方面言，其首要問題，厥爲財政之整理，過去財政之紊亂，毋庸筆者之辭費，吾人可於蔣委員長整理四川財政通電中，得如下深刻之描寫：

「……（上略）查四川各縣地方財政之情形，以過去防區分立，政權各樹，及團隊叢多之故，一切軍費政費團費之支付，胥在地方任意誅求，自由攤派。自軍事長官以逮縣長徵收局長團董鄉長之流，莫不巧立名目，肆行榨取。故各縣每年田賦之徵，竟有由七八次以致十餘次者。而其他各種苛雜，尤復不可勝數。一物數捐，一捐數徵，視爲故常。催科胥吏，踵接民間，公私局卡，遍於津路。同時各縣之內，對於一切徵收支付之項目，絕無監查審核之辦法。浮收捏報，中飽侵漁，弊端之多，不可究詰。甚至既經明令豁免之捐稅，而經辦人員，仍復私行徵斂，以是之故，各縣人民，雖竭盡脂膏，以爲供應；而各方軍政經費，仍然不給，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人民痛苦，甚於倒懸，當局坐尸其怨毒，而結果徒使一般貪污土劣，養以自肥。此種地方財政紊亂之情形，實爲任何省份所未有……」——四月二十七日大公報

僅此官方所公佈之寥寥數語，已足表現四川人民所處於水深火熱環境之一般。實則，過去四川問題之癥結，亦莫不可歸因於此：蓋軍閥防區之制，雖或爲其歷史之因緣所形成，然滋長此制者，實因有坐地徵收之利，消極的爲軍閥命脈之延續，積極的則形成搶奪防地之內爭。人民之困苦顛連，走投無路者，以此故；而赤匪之乘虛直入，大張勢燄者，亦莫非此故也。

自剿赤軍興以來，川省當局之最感覺棘手者，亦惟財政問題。良以年來之收括，民間已無復餘力供其羅掘；今驟增此大量之軍費支出，宜其無籌可展。即以二十一軍而論，該軍防區內之收入，淡旺月平均扯計，每月約四百萬元。而其每月支出，至少亦得八百萬元上下，相差不啻一倍。其抵補之法，或發債劵，或發不兌換紙幣，挖肉補瘡，馴至非各業糜爛，無可救藥不止。

此次中央對川省問題具澈底改革之決心，而於一切問題之先，特着手於財政金融之改革，實非無故。雖其結果，吾人尚未敢預期：而就現有諸端，亦未敢盡爲讚許，然其重視

之憂，實與吾人關心者也。

二、過去之四川財政

吾人於討論現在川省財政金融問題以先，於過去川省財政概況，實有一爲叙述之必要。川省地大物博，素稱富庶；昔日每年收入，除正當支出以外，尚有多量剩餘，自民七八年防區制成立後，各軍競相擴充實力，財政遂形紊亂；此種變遷，吾人可分爲三時期以言之。

第一時期，爲民國以前，清代時四川直隸中央；當時歲出歲入，概歸中央統籌。課稅最先只果地丁（正稅），且甚輕微；因當明末變亂之後，所以輕賦稅，與民休息也。後至咸同兵興，乃加津貼，再後石氏作亂，本地紳商，於同治元年，乃辦捐輸，以濟軍用。光緒二十七年，川省攤派庚子賠款，於原派捐輸外，復加派新捐輸，其他則僅收鹽厘，鹽引（即鹽運銷所抽之稅），厘金，肉厘，契稅，關稅數項而已。此時收入，除歲出外，年可餘二三十萬兩，其收支情形如下：

歲入

地丁	六十六萬餘兩
火耗	十一萬餘兩
捐輸	一百九十八萬兩
新捐輸	百萬兩
厘金	七十餘萬兩
肉厘	百萬兩
契稅	二百五十萬兩
糖烟酒	百萬兩
關稅及磧茶雜稅	六十餘萬兩
鹽稅	七百餘萬兩
合計	一千六百餘萬兩

歲出

制營兵餉	八十餘萬兩
防兵兵餉	一百四十餘萬兩
新兵兵餉	一百五十餘萬兩
大小官署公費	二百萬兩
京餉及東北固本兵餉	六十萬兩
雲貴協款	八十萬兩
新攤派洋款（即賠款）	四百萬兩
各局開支及新學各費	未詳

約計除開支外尚餘二三十萬兩

第二時期，爲鼎革以還，民國初年之時期。當時川省仍未脫離中央，其歲入歲出，一仍滿清之舊；除供給自用外，每年亦可省得一二百萬元之餘裕。茲舉歷年預算數字以爲證

歷年四川國家歲入預算表（單位元）

項別	民國二年	民國三年	民國五年
田賦	六•九二六•八三九	六•五七三•六五五	六•八六六•六一一
鹽金	一•四二五•三八八	二六七•○九七	五一九•四○二
正雜各稅	四•○七三•四七三	二•八○七•○四一	二•九五二•四○八
正雜各捐	一•○六六•○三二	—	二一八•○四一
官業收入	四三七•九○○	三九八•六四一	一八二•七一五
雜收入	三五六•六一六	二七七•○五六	八一一•八七五
共計	一四•二八六•二四八	一○•三二三•四九○	一一•五五一•○五二

歷年四川國家歲出預算表（單位元）

項別	民國二年	民國三年	民國五年
外交費	五一•四○八	三六•三四七	三六•二四七
內務費	三•二○○•六八七	二•七三八•七五六	三•○三七•九四五
財政費	五六二•九八七	二九六•二○二	二五一•四四九
陸軍費	七•○四三•八三二	五•二九三•○二一	六•○二四•○七八
司法費	六六七•五六二	三五○•○○○	三八四•七八四
教育費	一三五•一九五	一二○•○○○	七九一•三○六
農商費	六一•二九八	一五一•○七五	三五○•四八八
共計	一一•八二二•九六九	八•九八五•四○一	一○•八七六•二九九
盈	二•五六三•三七九	一•三三八•○八九	六七四•七五五

註：二•三兩年度收支 僅屬國家部份，五年度地方收支 亦包括在內。

第三時期，爲袁氏稱帝失敗以後之時期。方袁氏之初稱帝也，各方紛起討伐，四川爲討袁軍所佔據，於是與中央斷絕關係，以後更無日不在戰亂之中。所謂討袁，護國，驅逐客軍，援陝，及川軍內部之火併，大小不下四百七十七戰。軍隊由民初之兩師，增至二十九師，三十七混成旅，人槍計在四十萬以上。在此時中，軍隊增多，軍費之浩繁，自在意中。財政紊亂，已成自然之趨勢。茲以民國十四年之收支概況爲例，以見一般。

民國十四年四川國家歲入歲出預算（單位元）

歲入		歲出	
田賦	六•八六一•三九四	外交費	三○•○○○
鹽金	八一九•四○二	內務費	二•七四八•五二四
正雜各稅	四•四六六•四八四	財政費	二四○•四八○
官業收入	一三二•二八七	陸軍費	二六•五一四•九一八
雜收入	二六八•○二○	司法費	三八四•七八四
合計	一二•五二四•五八七	教育費	一七○•○○○
		農商費	二○一•六○五
		不足費	一七•七四二•七二四

由上面之預算，可見出下列之特徵：

（一）民衆之負担加重。在民元歲入不過二千餘萬元，此時則增至四千餘萬元，十年來川民之負擔加重一倍。

（二）有入不敷出之鉅量差額，此表示財政拮据之象。

（三）軍費大量增加，而政費則一如往昔，此最足表示四川政治社會情形之糟亂。

（四）開糧稅預徵及加重苛捐雜稅之先例，造成以後日甚一日賦稅繁苛之局面。

以上尙爲十五年以前之四川財政情形，十五年以後，封建割據之形式，日益畢露，不但全省無劃一之財政制度，即各防區內亦無一定歲入歲出之預算，吾人所知者，惟人民之負擔繁重，雖精疲力竭，而各軍之財政，仍呻吟于不足。據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之調査，二十三年川省稅捐總額，有如左表：

鹽稅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烟稅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稅捐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雜捐	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契稅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合計	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僅止稅捐，川民負擔每年已有六千餘萬元之鉅。致正稅田賦，其每年數徵甚至十數徵者，習爲慣常。苟能藉統計數字以表現，當有一驚人之數目，僅以二十一軍而論，民國二十二年之田賦概算爲一五，九九〇，六四四元（實際當不止此），由此可以想見。田賦徵收之未足，復有田賦公債之發行；稅捐誅科之不滿，更有千奇百怪之名目以繼之；其勢似非使民窮財盡不止也。

三、羅掘方法一斑

由上吾人既略知川省軍政當局每年可驚之收支情形，則其羅掘如斯鉅大款項之方法，余敢信世界上最周至之搜括民財方法，無有能出其右者。

一，捐稅之收括　四川捐稅名稱之多，稅率之重，實令人筆難盡書，聞之咋舌。茲根據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四川民生之經濟」一文中所載關于成渝二市之狀況，列舉如左，聊見一斑。

成都市稅捐狀況

1. 郵包稅　有八機關徵收，每年可入十四五萬元。
2. 印花稅　有二機關徵收，每年收入二萬元。
3. 統捐　有六機關徵收，每年可入七萬元。
4. 烟酒稅　有二機關徵收，年可收入四萬元。
5. 稅捐　設有六機關，專門徵收百貨，年可收入八萬餘元。
6. 船捐　設有府河船捐局，年約收入八千元。
7. 城市雜捐　種類繁多，如燈油捐，毛厠捐，清潔捐，糞擔捐，茶棹捐，店舖捐，席棹捐，紅鍋捐，屠宰捐，屠羊捐，汽車捐，包車捐，轎

軍捐，貨車捐，衛滿捐，宣告費，紅燈捐，綠業捐，執照捐，蝦捐，質店營業費，質店執照費估衣牌照費，當攤牌照費，藥業牌照費，攤變牌理費，旅店業牌照費，米業經紀執照費，炭業經紀執照費，居間業執照費，飲食店牌照費，藥業經紀執照費，醫生執照費，戒烟執照費，古董業牌照費，代僱人口人執照費，堂廠場院慈善捐，春夏季藥費，冬季警服捐，影院醫藥費，秤期捐，影戲捐，戲園捐，團防捐……等數十種。

重慶捐稅狀況

1. 統費　原為護商，江防，分收三處合併而成，徵稅額百分之五。
2. 特稅　統徵進口稅，僅限捲烟等十種。
3. 統捐　凡百貨均徵百分之二，五。
4. 渝北護商捐　凡百貨值百徵二。
5. 印花　民十一年開始徵收，進出口皆徵百分之一。
6. 地方附稅　計有進口正稅，出口正稅。進口罰金，出口罰金，進口免票，出口免票，出口絲稅，查驗費，押款等稅。
7. 郵包稅　有進口正稅，進口半稅，出口正稅等。
8. 雜捐　有茶桌捐，糞捐，席捐，戲捐，彈壓費，樂戶捐，工巡捐，團捐……等數十種。

成渝二埠如此，其他無論大小各縣，無不皆然。據四川月報成渝道上之苛捐雜稅一文所述，由重慶運百元之貨至成都，途中經過所抽之稅，即須百元以上，可想見矣。

二、**田賦之收括**　對於田賦之收括有二方面：一為糧稅之預徵，一為附加稅之加重。據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之調查，四川各軍防區內糧稅預徵及田賦附加之概狀如下。

二十一軍一年四徵。二十軍一年六徵。二十四軍在安川戰前防區最廣，每年四徵；戰後防區縮小，每年竟徵至八年之多。二十三軍各縣現已預徵至七十餘年。二十九軍一年臨徵，現已有徵至六十四年者。二十八軍一年六徵，各縣已徵至五十餘年，現又回至二十二年，每年三徵。邊防軍及二十三師，徵收無定，現已徵至六十餘年。年數最高者，如新繁縣，已徵至民國八十年。

川省糧稅附加之奇重，遠非他省所能及：一兩糧當有納附加近百元者，超過正稅凡七八倍。二十一軍防區，每糧一兩，除納正稅六元外，另徵軍費三十元，附加二十元，臨時派款十元，烟畝捐六元二角，團費六元五角（此係正供，其他各縣區鄉鎮更藉詞附加），合計在七十元以上（見中行月刊）。次如川陝軍，每糧一兩，徵至八十餘元，以達縣一地為例，每兩徵正稅五元，軍費三十六元五角，烟畝捐六元二角，保衛團六元五角，其他名目，不及備述。有時尚加徵臨時軍費，一兩糧輒徵至百元左右。二十軍每兩糧徵繳赤費，外加附加三十七元，總計亦不下五十餘元。且納糧有嚴格之期限，過期則課滯納罰金，每石至九元六角。再有所謂抬墊

，如過期不納罰金外，尚加十倍或二十倍之抬勢。以故土地收入，除納糧外，百無一遺。地主棄田，農民流散，諸般慘狀，不忍卒睹。

三，公債　年來各軍吸髓挖肉之結果，已至吸無可吸，挖無可挖之地步；而前者以軍人之火拚，繼之以赤匪之蠢起，需用浩繁，籌款無着，乃不得不籌發公債，以應急需。殊不知此項公債雖能勉強發出，然以利率過重，償還基金無着，其影響金融，遺害民衆，實非淺鮮。

二十一軍發行有田賦公債一千五百萬元，及一期整理金融庫券，一期鹽稅庫券，二期整理金融庫券，短期鹽稅庫券，二期鹽稅庫券，三期整理金融庫券，一二期整理川東金融公文，軍需債券，印花烟酒公債，統稅庫券，四期鹽稅庫券……等十數種，合計金額五千三百二十萬元。其他各軍，亦有發行；惟因所處區域不若二十一軍之爲商業中心，故爲數較少耳。

此大宗擔保薄弱之債券流通于市場，其潛伏之危機，實非吾人意想所能及。二十一軍自民國二十一年始發行公債後，尚以此爲可通之故，三年以來，繼長增高；但自去年度重慶市金融恐慌爆發以來，不特產業界之危象畢露，而政府財政之走投無路，亦昭然若揭。其應付此種困難之艱險歷程，特詳敘於下節；由是吾人談今後之治本方策　，亦知所遵循也。

四、財政與金融之錯綜

財政與金融，本非一事，惟因上述川省當局羅掘財源之已竭，不得不以大部之注意力轉而求諸金融界方面，遂使此二者發生深切之關係；在恐慌危象中，互爲因果，莫由劃分，茲述民國二十三年中重慶財政與金融情況之一般。

以商務之繁榮而言，或以政治地位之重要而言，在事實上重慶皆爲四川之首府；現立于支配地位之二十一軍，其款項之籌劃，無不以重慶爲源泉。民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軍因預計全年用度，共差七百二十萬元，遂照此數與渝埠銀錢幫議定大借款；並約定此項大借款成立後，二十三年全年即決不再向金融界議借。此款並由債權者分十二個月，每月半底，共二十四比期分交，每比期交洋三十萬元。其中三百萬元以統稅庫券爲償還品；此券從民二十三年八月底起，至民二十四年七月底止，每月除履行債券本洋二十五萬元外，仍逐期付息，其餘四百二十萬元，則在四期鹽稅庫券六百萬元中劃出四百二十萬元作償還品，由民二十四年一月起，至是年十二月止，分十二個月還清，商界因見是時川北剿赤軍事勝利，不久可望肅清，爰決助成政府剿匪工作，且免逐比提議借款，數目或不止此，而償還之法，亦未必如此整當，其

約遂定。

時政府方面，雖匪亂未平，惟因剿匪之特別用款，對鹽士及百貨稅均加徵十分之一，名爲繳赤經費。雖加徵之數，尙苦不敷，然提後挪前，特別用款，一時勉可敷衍。故在上述七百二十萬元借入之後，於一二三四五六等月，確尙照約履行，未另借款。

及至秋初，前方指揮失利，赤匪由萬源潰出，官軍節節敗退，劉湘於八月辭剿匪總司令職。是時因軍事緊迫，用度激增，軍餉奇絀，匪氛復熾，從此時起，重慶金融業於大借款外，又由政府將四期鹽稅餘額一百八十萬元，十足由銀錢業扣息承買。嗣又陸續借用二三百萬元，金融業遂頓呈困乏之象。

自九月起，政府知金融界實無力再負派借巨款之重任，乃以「公單」救急，始則由聯合公庫借用公單四百餘萬元，繼又由全市紳商負責轉向公庫借出公單四百萬元，均以銀錢幫爲樞紐，其數遂共達八百餘萬元之多。

公單既多，重慶人心賤視渝銀，於是申票遂漲，由八月底之每千一百八九十元，漲至一千六七百元。因籌碼過多，致劃帳洋與現洋補水，每千元亦高至一百六七十元。金融至此，已形恐慌矣。

公單政策，既瀕絕境，乃於十一月半由政府延集金融界人勉力墊出八百餘萬元，將公單全數收回。當公單收回之後，重慶各銀行錢莊，每家平均擔負者已達三十萬元上下。此外中國銀行與聚興誠銀行又各特借一百五十萬元，約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半底及二十四年一月半底分期歸還。

至期因劉氏預期可以撥濟之款，歸於泡影，償還無力，而各行莊因墊累太多，多數均週轉不靈，市面皇皇，不可終日。此時金融界同業，又將有總崩潰之勢，乃商由政府，以地方銀行券提前歸還，因此金融界始得稍蘇，惟地方銀行鈔票因此發行增多，存底空虛，地方銀行爲二十一軍官辦之銀行，劉氏前單獨對金融界所負之責任，至此又移轉一大部份於社會矣。

地行鈔票發行既多，社會不免發生疑慮，其發行者又多爲五元十元之大票，民間使用亦多困難，於是又發生地方銀行之擠兌；幸每日人衆雖擁擠，然所兌者總數僅爲十餘萬元，該庫所存準備金勉能應付。又一面赴外縣購買生銀，預備補充，得以未致停兌。及劉航琛氏返川就任二十一軍財政處長後，以地券擠兌，非長久之策，遂又組織抵解證委員會，發行一萬，五千，一千之抵解證三種，由各行莊封存所有地券，換領抵解證行使，每家先以二十萬元爲度，得增至四十

萬元。該證半月一換，並將半月之子金附於證上，與從前發行之公單，名稱雖異而性質則同。地券經此銷納一大部份之後，擠兌風潮遂平，民間亦漸重視。惟政府對於地券所負之責任，則又移至於抵解證。財政不敷之狀態，則仍如故也。

五、中央整理之方策

四川素以其特殊之政治環境，形成為一特殊之區域。北伐以後，名雖隸屬於中央，而川省各軍閥實則不受任何人之節制，中央對之，亦有鞭長莫及之感，但至前年共匪竄川以來，川中局勢，每況愈下，中央當局亦覺不能坐視，遂由一向放任之態度，進而為積極經營之策謀。去秋有參謀團之入川，襄贊軍事，蔣委員長本人復於本年三月蒞渝，舉凡政治軍事社會諸端，無不有所擘劃，川中局勢，遂煥然一新；同時新省政府亦於二月中成立，新政設施，一切皆正着手進行。特於財政方面，去冬有財政特派員陳紹媯之入川，本年四月復調中央銀行總秘書謝霖氏繼任斯職，為補助財政金融改革計劃之實施，重慶中央銀行分行亦於同月中開幕。此皆為中央着手四川政治及經濟整理之一般也。

中央對川省財政及金融整理之方策，就近來報端所見者加以分析，約有下列諸端，分述於後。

一、為田賦之整理——川民之困苦，凡稍具人心者，無不憫惜。故不欲紓解民困則已，否則第一步減輕人民之負担，即須減輕糧賦，使能安其所業，然後始得恢復其再生產之能力，而一切乃可得昭蘇之機。中央勢力及於四川後，於糧賦及捐稅之輕減，吾人能略見其端倪者，有劉湘之東電二通，其一如下：

「全川各縣縣長各征收局長均覽，吾國以農立國，田賦一年一征，義取農田稅收相應，歷代承平之際，恒守永不加賦原則。吾川不幸，軍事頻仍，需用浩繁，以致借墊預徵，遂成慣例；苦我黎庶，時切疚心。本主席此次勉膺艱鉅，原期與民更始，田賦稅租，本應立復舊制。無如匪氛未靖，軍事方殷，欲民樂業，必先安居；如圖薄賦遷名，影響軍事，必巨。爰本兩害取輕之義，定分期改善之策。茲由本府會議決定，全川各縣田賦，自二十四年起，一年一征；在軍事未經整理就緒前，暫照一年田賦數目，附征臨時軍費，此外不得再有借墊預征情事。至時間手續，由各征收局細心體察當地情形，務求簡便，力杜紛擾。一俟匪患肅清，軍隊整理就緒，即行停止。所望我全川父老昆季，共體時艱，勉抒忠藎；諒當局兼籌並顧之苦衷，知時代使命之嚴重，忍一時之痛苦，策永久之安寧；自經此次規定以後，各經征人員，務須清白乃心，砥礪廉隅；倘有違法取巧，自便私圖者，一經本府查明，或人民指控屬實，定即執法以繩，決不寬假。除分電外，仰該縣局即便知照，並電佈告民衆週知，以示政府洞念民艱之至意。仍將遵辦情形具報備查。省政府主席劉湘東印。」——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五日大公報

二、爲捐稅之整理——川省苛捐雜稅之繁重，吾人已述于前；欲使貨物暢其流，並人民之日常生活能得安定，則非徹底廢除苛雜不爲功。故有東日之第二電：

『査稅收原則，義取公平普遍，必須稅制單一，方能保護生產，培養稅源。川省各縣稅收，名目繁多，局卡林立，商賈貿遷，留難阻碍，胥吏剝削，弊害尤深，以致百業蕭條，上下交困；若不力圖整頓，何以救濟民生。本主席奉令改組省府，深維市廛凋敝之狀，輒殷體恤商困之懷。爰經會議決定，將各縣稅捐，化繁爲簡，改設地方稅局，凡屬商人貨物，完稅一次之後，在全川境內，無論販運何地，不再重徵。此外舊有一切苛捐雜稅，槪予廢除，以免紛擾。除厘定稅則，另令頒佈實行外，合電遵照，并飭電佈告人民週知。仍將遵辦情形報查。省政府主席劉湘東』。——同上

三、爲金融之整理——金融之整理有二方面：

(甲)爲幣制之統一。川省幣制之複雜，爲其他任何各省所未有。除輔幣之千形百態以外，即通用之正幣，在全省各區域內，亦極複雜之能事。尤以民二十三年匪患以來，紙幣亂發，金融紊亂，莫可名狀。政府自在重慶設立中央銀行分行以來，對幣制之統一，似已着手進行。惟幣制統一，一方須對現行流通之通貨，有確實之統計；一方須籌有底欵，以爲整理之用途。據財政特派員謝霖氏調查四川地方銀行發鈔狀況後上財政部文內所叙（見四月二十八日申報），計共發出主輔兩幣三千三百○七萬六千八百四十一元七角（本年四月九日止），現金準備計共三百○六萬七千九百○四元九角八分，不敷則有三千萬○○○八千九百餘元。而其整理之法，則爲向中央銀行借欵三千三百萬元作爲收回此項鈔票之用。而此借欵，則於每月在省欵項下撥還五十五萬元，四年共撥二千六百四十萬元。除以二千三百萬元還本外，所餘之三百四十萬元，即作此項借欵之利息，其餘尚短現金準備七百萬○八千餘元，則由財廳督飭該行該庫將所有保證準備變現作償。

(乙)爲舊有債務之淸償　二十一軍負債共達四五千萬元（地方發行之準備不足之紙幣尙不在內），自陳紹嬀到川後，即會同劉湘設法整理，由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及省政府發行整理四川金融公債一萬二千萬元，以資整理舊有債券及各種債務。從前舊劵分別收回銷毀。並將原有債劵基金保管委員會改爲整理四川金融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

統觀以上諸端，似中央對四川財政金融各方均已有具體辦法，惟成效或有早遲之別耳。然按諸事實，則吾人仍不能不有所竊疑者在。先言田賦，劉氏之通電，雖明言實行一年一徵之制，然其附語所謂『在軍事未經整理就緒前，暫照一年田賦數目，附徵臨時軍費。』實乃一種換湯不換藥之勾當。據筆者家鄉來訊，謂現日之稅款，並未與昔者有別，川省

人民經數年之搜括，其能苟延殘喘者，亦屬朝不保夕；其謀救濟，似非專憑口惠即能奏效也。

次論捐稅之整理，所謂「一稅制」者，方其提出之日，即衆議譁然。謂其一次所徵，反較舊日零敲碎割之總積爲重。是所謂減輕，實不啻變相之加重。

至金融之整理，則亦似非僅舊鈔舊債之清理可盡其務。以言幣制之統一，則除地行之鈔票而外，須廓清整頓者正不在少；而地方金融之調節，異地匯牽之維持，對民生經濟，產業發展，在在關係至鉅，皆不可不兼籌並顧者也。

四川金融之整理，吾人深信，若中央不加以實力之援助，則必終成泡影而無疑。雖然，吾人亦誠信政府對四川有澈底改革之決心，然四川現日之處境，有若一團亂蔴之紛亂，實非條抽縷析之緩步進行可爲功。治之者應具有大魄力，大力量，以大刀闊斧清理之，或可望井然就緒；然仍踟躕不前，則人類之惰性，不待新積之產生，又將重返于舊軌矣。握管思之，不禁憮然。

六、結　語

綜觀以上之論述，吾人對民國以來以至近日川省之財政金融狀況，或已有一簡明之概念。至改進方策，此間余暫不欲有所供獻；蓋余深信於大前提上吾人皆具有同一之信念，其進行步驟，雖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然究屬末端細節。惟吾人可得而省悟者，過去川政當局，對于財政之「開源」，實已盡其能事，是則今後端在如何「節流」方面以努力耳。例如過去財政不敷最大之原因，爲軍費之浩繁，是以「裁軍」實爲當前必不可少之急務。據近電所傳，蔣委員長嚴令限期裁編部隊，劉甫澄軍長遵令于最近一月中裁減官兵三萬人、餉額由每月二百九十四萬餘元減至二百十餘萬元（見七月二十三日申報川財政廳長劉航琛氏談話），此皆爲當局努力之結果。

川省問題非四川一省之問題，居今日而言四川問題之重要，諒已盡人皆知。現川中共禍並未完全蕩平，隱患正多。而最迫切之財政金融問題，亦並未能得徹底之解決。惟吾人所深信者，事並非不可爲。今後政府果能於現有之目標戮力進行，首先解除民衆之痛苦，待元氣漸復，進而言經濟之建設，產業之開發，則山明水秀，物產豐饒之四川，在我國家復興路程中所佔之地位，誠不言可喻矣。



入秦訪驗記

張玉鳳

陝西醴泉唐太宗昭陵有石馬六，二石已歸美國，其餘四石現存西安省立圖書館，各馬原有贊，而記載紛歧，莫可究詰，今春隴海路西展，直達西安，爰於休假之暇，至陝一遊，一致其究竟，此外洛陽之龍門諸勝，開封博物院中新鄭所出之銅器，以及安陽近年發掘情形，皆包括於遊程之內，計於四月十七日夜車自北平開，十九日下午八時到西安，在西安四日，二十四日往醴泉舊縣住寧家村，二十五日遊昭陵，住店張鎮，二十六日回西安，晚車離西安東下，過洛陽未停，二十七日夜到開封，住三日，五月一日到彰德(即安陽)住一日，五月二日返平。為時半月，為地數千里，雖於石馬無所發明，而耳目所及，不無可記，因拉雜書之，以誌泥爪。

——七月三十一日於北平——

四月十七日至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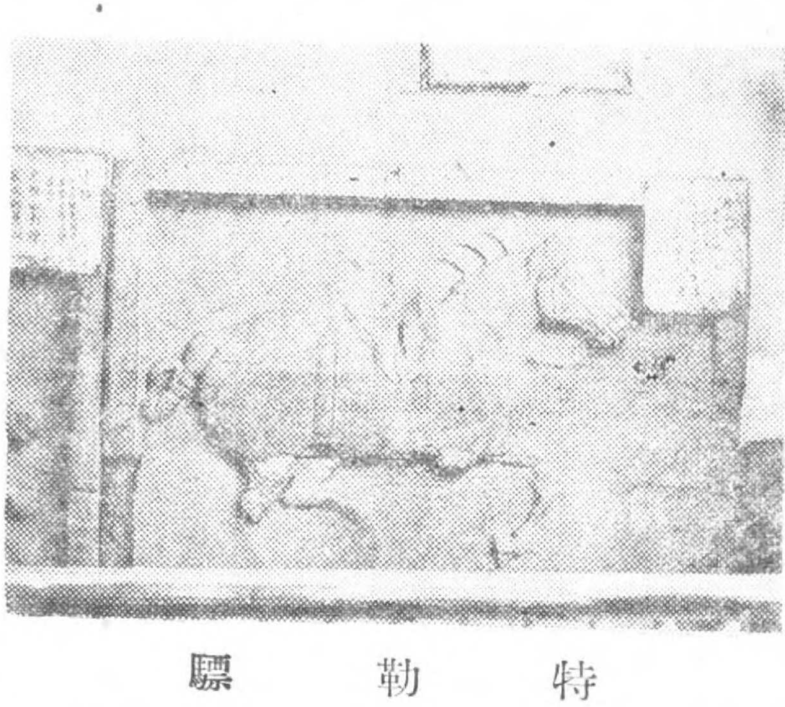
四月十七日，星期三，晚十一點四十五分車自北平西站開，十八日夜十一點五十分到鄭州，即轉乘隴海車，十九日下午八點到西安，在車中所見，河北北部，以雨水缺少，麥田瘦小，其南部自順德至河南之新鄉一帶鄉人多於田中鑿井，取水灌田，苗之肥敗，不視天時直視人力，故田苗有極佳亦有極不佳者。自鄭州往西，又皆倚賴雨水，麥苗黃瘦，又成普遍現象，自潼關以西則景象大異，田苗肥茂，大非河北河南一帶可比。據同車陝人云，今年可得十成豐年，值此開發西北聲中，關中豐收，誠好現象也。

隴海路自洛陽以西至潼關，沿大河，鋪軌，河之兩岸皆為黃土山岡，夾河而立，故黃河此處無橫溢之患，自車中望之，河岸壁立，似非出自天然。車過山岡之間，皆鑿山穿地而行，其山岡過高者，鑿山成洞，普通則皆開地鋪軌，山多土質，含石者極少，兩旁劈作斜坡形，車行其間如在夾壁中，工程之鉅至足驚也。土質堅密，異於他處，故坡雖高，而經雨水沖洗，不易崩潰，是以人民多於山坡鑿洞而居，人之洞居冬溫夏涼，別具風味，惜未能下車一試耳。

華陰車站在太華之麓，南望華嶽近在目前，惟見羣峰重

疊，雲霧瀰漫，想見其中風景之勝。車自渭南以西，路基尚未墊石，故其行奇緩，臨潼車站正在修築，西安車站在城北面新開之中正門外，站臺亦尚未築。

至西安腐東大街端履門路南西北大旅社，其名雖為「大旅社」，而成立未久，極為簡陋，未見其「大」也。



特勒驃

四月二十日（星期六）

上午往省立第一圖書館，在館正樓之東廡下見昭陵石馬四，自右至左，一曰特勒驃，二曰青騅，三曰白蹄烏，四曰什代赤。相傳各石原有歐陽詢書馬贊，總章二年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元祐四年游師雄刻六駿圖碑於醴泉縣西門外之太宗廟，以便傳拓。此碑各馬皆有贊，當係錄自原石。今圖書館中所存四石，不帶石座，歐陽原題石存，仲容所書亦無從見，前館長張君俊青，為便利遊人，於各石角上貼油紙，依游氏六駿圖碑格式，書各馬之贊，且於什代赤贊後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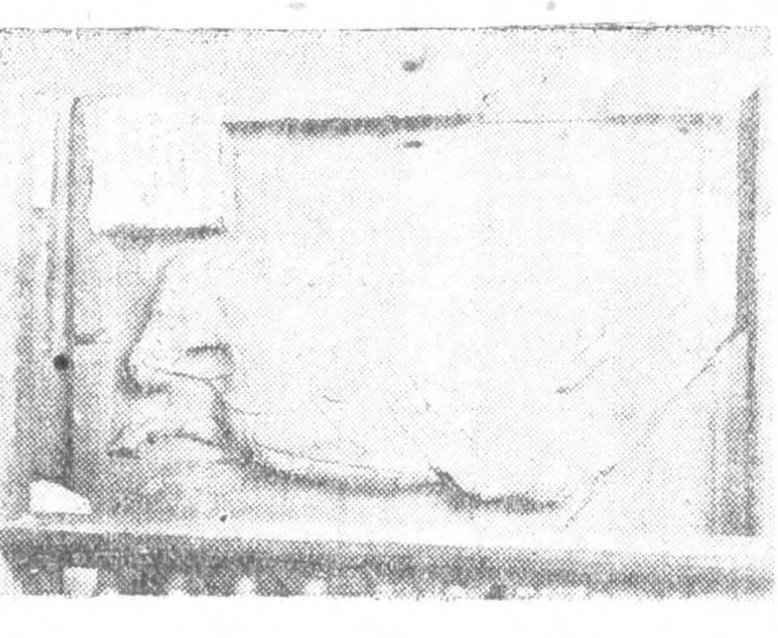
右昭陵六駿，民國五年為權要盜賣於外人，敲碎釐去，至函關為陝人追阻，收回其四，移至於此。按此石乃太宗葬文德后時所刻，並敕歐陽詢書贊，刻之石角，因久經風雨，馬身所中之箭，及歐陽詢所書之贊，均剝落無餘矣。逸馬二，一曰颯露紫，一曰拳毛騧。民國二十一年冬月陝西省立第一圖書館館長張俊青識。

張氏之跋述馬之歷史言簡而明，惟紙貼於石角，似不如貼於牆上近角處為是，蓋石角題字，雖宋時已無存字，今又過千載，自無可尋之理，而觀者為好奇心理所驅，又無不思細加摩挲，一尋究竟者。

青騅

館中所藏石刻佳者不少，其中尤以北魏道敎造像二石，

最爲少見，惜無拓本，且無照片供流傳也。後遊孔廟，見其規模之大，髣髴北平。遊碑林在博古堂李子俊處購「西京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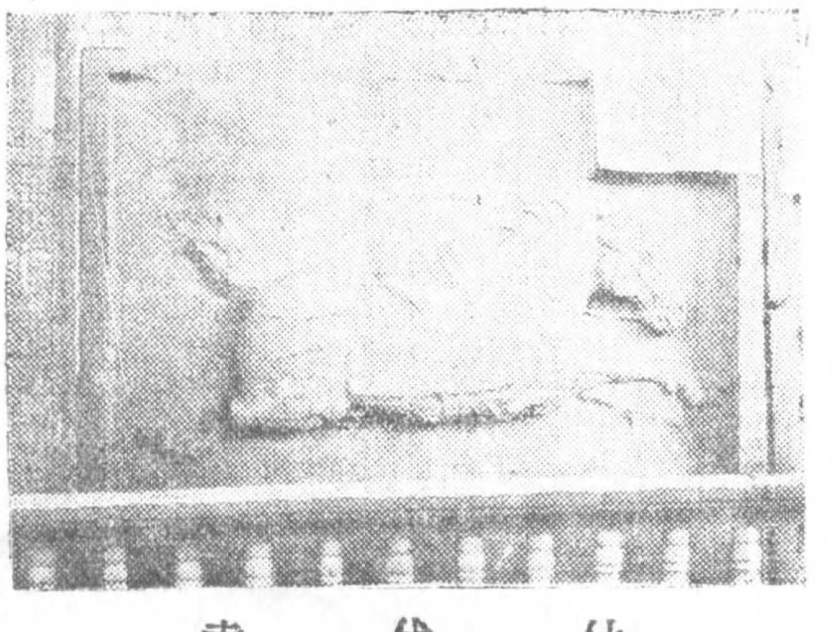


白蹄烏

林」一書，手此一編，於各碑有按圖可索之快。李君云，石馬無眞自原石拓者，市上所見皆鈎畫而成，有與原名大小不差者，亦有將馬形縮小者，要皆鈎畫，非拓自原石。據彼所知，惟光緒二十八九年間日人曾至昭陵，僱工拓得二三分，其法將紙裁作小塊，貼於石上，拓後再連綴而成，所費每份約合銀四五十兩之多，此外未聞有拓自原石者云。

下午往城東南隅下馬陵董子（仲舒）祠。按仲舒爲漢代醇儒，武帝極重之，每幸芙蓉園過其墓，必下馬，其地因名下馬陵，後訛爲蝦蟆陵，其墓即在屋後，因展拜焉。墓前有明代碑，題「漢董仲舒先生墓」。

後至南苑門內五味什字一帶，在商務印書館購張長工編「西京勝蹟」及陝西省教育廳編「陝西謠諺初集」，在路南一古玩鋪中得銅鏡一，凸花作臥牛昂首望月形，海水星雲，極爲生動，上有刻文「陝西東路口鏡口口」鏡下數字剝銹時爲人鑿壞不能辨，又得「半兩」泉十枚，又徧遊附近一帶小古玩鋪，復至民衆教育館東集古山房，據鋪中人談，近年古玩業極不振，購求者少，佳品亦不易見，即偶有佳者，商人多私存家中不敢陳列，畏爲公家收沒也。詢其近日有無新出



什代赤

土器物，彼云去歲曾有一鎏金器蓋，以三百金售與北平尊古齋黃百川，近月又出一器蓋俱全者，其器三足巨腹，口微縮，各家合資千餘元購之，已派人運至北平，尚未售出云。據其所言形象，蓋亦敦之類也。

晚往南大街銀匠會館新舞台觀劇，是晚演罵殿，斷后，

燭影計，萬里尋夫等曲，喝打皆近海派，然能於此地見之，亦不爲惡，上座甚多，幸戲塲爲蘆棚，上破巨洞，故空氣極佳。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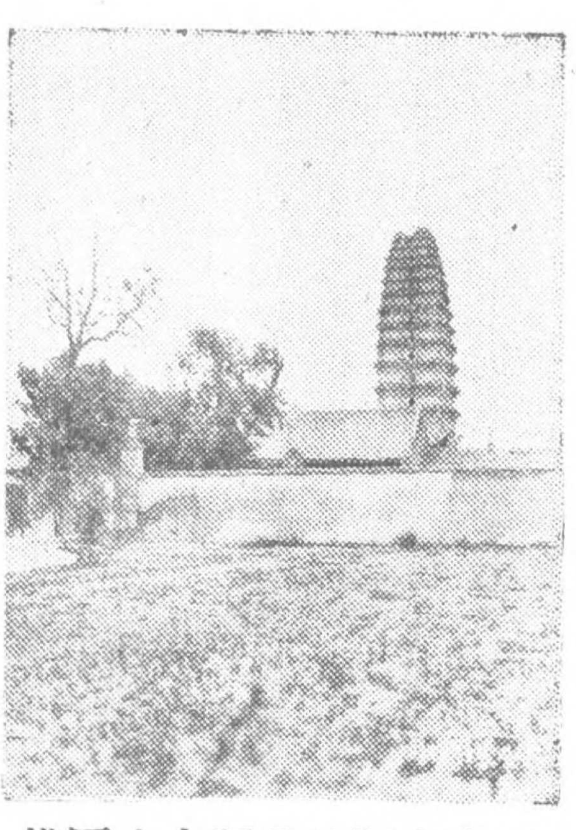
上午往東大街見路南一胡同牌書「古物商場」意必有售古物者。進內爲一大院，院中爲開元寺，亦名勝也，現駐警察，入內巡視無所見 。 寺有明皇像，詢之謂係石刻已移置碑林，出寺環視，則見四圍皆娼寮，是其地非出售古物者矣！



西安鐘樓

自是至鐘樓下，鐘樓位於東西南北四街之交叉處，建築宏壯，與平市之鼓樓相似，其下通行人，四洞正對四街，其上現駐兵，兵士所洗衣服，於臺上拴繩，曝之，顏色不同，迎風飄揚，有如旗幟，亦異觀也。

自鐘樓步出北門，觀築牆者，其法用杉杆多根橫排兩面，中實以土，以杵搗之，既堅則將下面之杆取而加於上，再實土搗之，巡環不已，直至所欲築之高度而止，其牆下面寬，漸上漸小，加之土質特富黏性，故雖全係土質，而頗能持久。自北門回至距鐘樓不遠路東一小古玩舖中，得「見日之光天下大明」鏡一件，裂。



西安南門外薦福寺小雁塔

下午步往南門外薦福寺，寺中有塔，十五級，高三百餘尺，名小雁塔，塔有裂縫，傳係地震所致，塔下石門框上有明人題名甚多。寺有巨鐘，相傳出於武功河畔，號稱神鐘，已裂，觀其上所鑄字體，似係六朝時物。寺現改孤兒院，僧人已全無，遊人至此，守門童子加以盤詰後，始令入覽。

寺之東南約五六里有慈恩寺，寺有一塔名大雁塔，神龍

後進士每集此塔下題名，雁塔題名爲唐時盛事，至今題字尙存，以時晚未往遊，然自小雁塔望之，大雁塔固宛如目前也。

西安娼妓甚多，且多寄居於旅館中，每當夕陽西去，率多盛裝聚門前，以誘遊客。余之旅社中亦住有一家，有妓四五人。日間以行路過多，晚飯罷，八點許即睡，睡夢中，隔房歌聲忽起，臥而聽之，亦頗有趣。所唱小調，甚爲悅耳，聽之如置身滬上遊藝場中聆蘇灘也。至所唱京戲，則皆字音不正，聲調不實，聽之未免令人失笑。

此地通用錢幣爲銀元。陝西省銀行，四省農工銀行及中央銀行鈔票，零鈔除各行毛錢票外，有本地銀號之銅元票，銅子有當十文及當二十文兩種。銀每圓換本地銅元票五百五十枚，而銅元票按八折合銅子，故每元合換銅元四百四十枚，較北平少約百枚也。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上午往碑林在博古堂購拓片數種，詢游師雄所刻昭陵六駿圖碑，謂此碑自清末至今，久無人拓，故拓本市無售者，問其何不派人往拓，則云碑在鄉間，距城甚遠，且鄉間在風日之下，上紙不易，至少須二八方可拓，告以我可幫忙，彼笑謝不敢，未得結果．遂之寶經堂，主人夏姓字子辛自刻有六駿圖，爲石六方，又宋伯魯，跋刻石一方，石存鋪中，工人正拓制也，購拓本二份，此係夏氏依大石縮小而成，頗能得其形似，然與昭陵石馬固無關也。惟宋氏之跋有關考據，茲錄其文於下：

案宋游景叔六駿碑，記昭陵六馬，世傳以爲閻立本筆十八學士爲之贊，後檢唐陵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立於陵後，勅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始知贊乃太宗自製，歐書不可見，唯仲容書尙存，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時，始知唐史作果之誤云云。自同治初元，花門變作，昭陵殿廡盡燬，東西兩壁六馬皆斷泐，露立風雨中，歐書在石左角，早劘滅，殷書亦不見！其贊獨存游氏所刻石，今在舊縣鎭，記中所謂西門外太宗祠是也。民民國初，某師長謀運六馬置會城，聞余言而止，然已致其二，尋爲某權貴盜去，民國五年當道又取其四置城中，今圖書館東廡所陳是也。長安夏君子辛者，精氈蠟，能以朱墨任意伸縮，而滅其斷泐之迹，以示良賈，往往得善價，並能追摹已亡之二馬，其技可謂神矣。而余醜人也，深愧不能護視，至於淪亡，猶幸夏君工摹寫，使當日神駿，躍躍紙上，而令觀者無遺憾，千餘年古物，一旦得君以傳，不可謂非幸也，然則君之有功於古也大矣，且使後世談金石者有所據，不遠勝於雨淋日炙哉。旣爲補書各贊，復記其顚末如右。

民國十七年歲在著雍執徐寎月宋伯魯跋　時年七十有五

夏氏之石高英尺二尺，寬一尺半，分二截，上截刻贊，下截刻馬，馬身長約一尺，贊刻陰文，馬身陽文，就石面平雕，與原石之凸雕幾得半圓形者不同。

碑林附近一帶拓片者甚多，徧詢游氏碑皆無有。

自碑林乘洋車，出東門遊八仙庵，相傳為唐興慶宮地，宋時有鄭生見八仙於此，因建庵。前殿有扁題「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懿旨陝西省八仙庵着改為敕建萬壽八仙宮」！蓋庚子之變，慈禧及光緒奔陝，於西安寺觀多所修葺，此庵亦在修葺之列，殿後有碑紀其事，此則慈禧回朝後特賜之匾額也。庵中殿宇高敞，庭院清幽，惜現駐有軍士，道士三數人偪促殿隅，大失清虛氣象耳。



西安東門外八仙庵長安酒肆碑

庵前牌坊下有一碑刻「長安酒肆」，旁刻「唐呂純陽先生遇漢鍾離先生處」。

自八仙庵回城在東大街路北一小古玩鋪得四乳破鏡一枚，徑英尺七寸花紋甚精，又得大泉五十及崇寧重寶數枚。

下午往圖書館，值休息，至其旁民衆教育館一遊，其中有兒童運動場，有陳列室，又有鳥獸數種，任人參觀，不似北平之動即售入門劵也。

四月廿三日（星期二）

早起往圖書館，以時間過早，遊南苑門街，在前買銅鏡鋪中，得八乳小鏡一件，徑英尺三寸又一寸之八分之一，花紋甚精，又「見日之光長不相忘」鏡，徑與前鏡同，及「道光通寶」錢文柳筐式洗一件。

九時許到圖書館，見館長張知道先生，承其殷勤接談。據云，石馬係自九嵕山上移來，確係唐石。詢其原來石座，答云不知。此石座游師雄稱，有殷仲容所書贊。然游氏之後，從未有親見之者，座之有無，關係極重，今館中之馬無座，余告以擬往昭陵一行，一覓石座。張君云，九嵕山上現時一無所有，即親去亦必不能有所見，後詢其館中馬像可否任人傳拓，因市上從未見原石拓本也。答云，原石不能拓，陝名拓手李友松處有拓本，然亦依原石鈎畫，非拓自石上。據

原石馬作半圓形，非全不可拓，張氏之意，似不欲人之試拓，蓋石上積土甚厚，非先行洗刷不能上紙，其工非小也。談至此僻出，至館之東廡，將各馬細加研究，量其尺寸如下。

自南數第一，特勒驃。通高英尺五尺六寸半。通寬六尺五寸又一寸之四分之三。邊寬，上四寸，下十一寸半，右三寸半，左三寸半。角連邊高一尺五寸，寬一尺一寸半。馬長，自鼻至尾五尺一寸。馬高，前端自耳至足三尺十一寸。後端身至足三尺二寸。

第二，青騅。通高，五尺七寸半。通寬，六尺五寸。邊寬，上三寸半，下一尺又半寸，右三寸半，左三寸半。角連邊，高一尺二寸又一寸之四分之三，寬一尺八寸。馬長，前足至後足五尺九寸半。馬高，頂鬃至足二尺七寸。

第三，白蹄烏。通高，五尺六寸半。通寬，六尺五寸。邊寬，上三寸又一寸之四分之三，下一尺，右四寸，左三寸又一寸之四分之三。角連邊，高一尺四寸，寬一尺六寸又一寸之四分之一。馬長，前足至尾五尺二寸。馬高，頂鬃至足二尺十寸。

第四，什代赤。通高，五尺七寸。通寬，六尺六寸半。邊寬，上三寸，下一尺二寸，右三寸又一寸之四分之一，左三寸。角連邊，高一尺二寸，寬一尺七寸半。馬長，前足至後足五尺七寸半。馬高，耳至足二尺七寸。

各石作屏風形，就石面下刻，馬身作半圓形，四面留邊，馬首上留角，石質作青色，面極粗，凸凹不平，馬身有殘泐，尤以馬足為甚。馬身所中之箭不能見。角上石面，高下不平，與他處相似，不能有字。四石皆破，並有裂痕。四馬照片，惟在正學街廿六號娛樂攝影合作社有出售，然無現成者，定購三日後始可洗出。照片係四寸版，石在廡下，距欄杆甚近，不能攝於檻內，自檻外攝之，石之下部為欄杆所蔽，故不見其底。余正在察視之際，適上海暨南大學西北考察團徐女士，江君祉菴(宗淮)等數人亦來，江君攜攝影機，來攝石影，余以彼或能攝金石也，遂以余之照片示之，詢其是否能作較佳者，且告以欄杆之障礙，彼測試再四，謂欄內不能攝，如攝自欄外，須將相機架起，自上攝之，余自館中借得椅子，架其相機，江君又借得一椅，立其上以對光，費時約一時許，始將四石攝畢，熱心可佩。江君自稱性好藝術。在龍門攝影不少，彼允將所攝石馬，以一份相贈，惟余擬明日赴醴泉，彼約二日後赴蘭州，在西安將不能見，彼於到蘭州後，將轉包頭，約於五月底到平，遂約在北平相會而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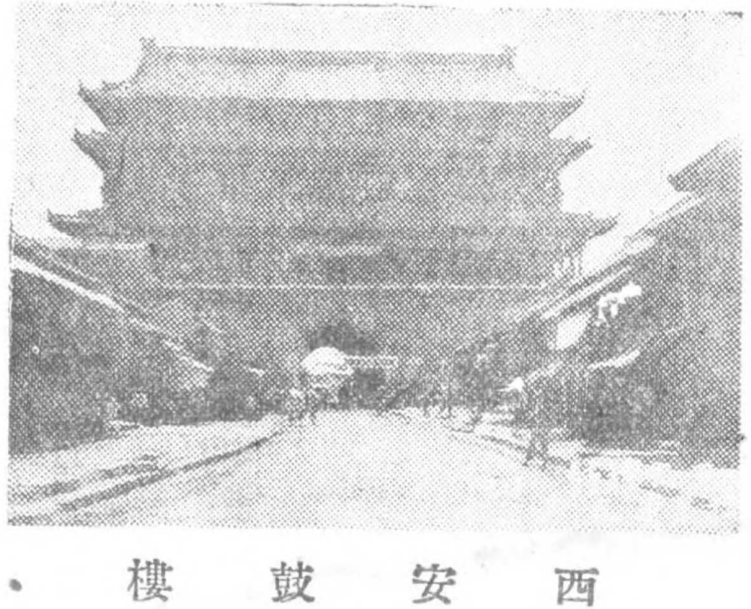
自圖書館出來，過西木頭市，進一小古玩鋪，未見佳品。因與其鋪長閑談，據云洛陽所出墓誌，偽者極多。有一老人專作偽魏誌，為之有年，其法乃先自史書中覓得人名，作志上石，埋田野間，由鄉人掘出，經報章宣傳，每得善價，其計至工，書法亦好，故其偽不易察，惟其書體不能變化，

凡所僞造者，細察之自知其爲一手所書耳。又云，于右任所收墓誌，眞僞雜出，非盡佳品也。

下午以在西安城中關於石馬者，已無可再查，定於明日往醴泉，看游氏六駿碑，再往九嵕山遊昭陵，一尋馬之石座。又以游氏碑無拓本可買，遂往碑林博古堂與李君商借拓碑用具紙張等物，以備自拓，彼允爲備紙張墨汁等必用之件，以紙須上水，約天黑時往取。自是順道往西，在南苑門大街道旁地攤上得銅鏡一枚，無字，花紋甚精。由此折而往北至鼓樓，其北門下路東有一小古玩舖，主人馬姓，回人，其舖前陳古玩，後售羊肉，且營飯館，其人貌凶悍如屠人，而與之談古玩，其言亦娓娓動聽。因笑語之曰，「古玩富於藝術性，而飢不能食，寒不能衣，不切實用，羊肉可食，而其事乏美感，今君前陳古玩，後售羊肉，美感實用兼而有之矣」，其人聞而大笑。此地古玩舖門前，皆懸布一方，上用彩色繪古錢及古銅器形式，以爲招徠之用。鄉人之來城中者，見其器物形狀之可異，每多圍聚而觀。

鼓樓高兩層，自外觀之，有屋簷三層，其下爲高臺，有門洞通行人，勢極雄偉，其形與北平之前門樓相似。樓上現設有西京金石書畫會。上層陳有書畫，標有價目，惟樓中光線不足，屋宇太大，所陳無多，且無佳品，不足引人興趣，然其樓高聳雲際，四圍有廊，環樓一行，則全城在目，洵壯觀也。

六時許往博古堂取拓碑用具，至見李君云，彼再四籌思，定於明日派一王姓工人同我前去，此人新近曾爲張溥泉拓此碑，知其地，且知其村人，此碑在田野間，日烈風大，我一人去，必不能拓，彼亦喜得此機會，拓得此碑，以備出售，余聞之甚喜，約爲工人買車票，供食宿，並約於明晨五時，其人往余店中同往汽車站。



西安鼓樓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早六時許，博古堂王姓工人携拓碑用具來店，同至汽車站，購得往醴泉票，每人三元。係搭乘西安至平涼七號車，原定七點開車，惟久候不至，及他車皆去，而此號猶不見來

。詢之站上人員，則謂此車往他處上貨，少候必來。在站無事，間與王姓談，據云，太宗廟在醴泉舊城，其地距今城約三十里，現成鄉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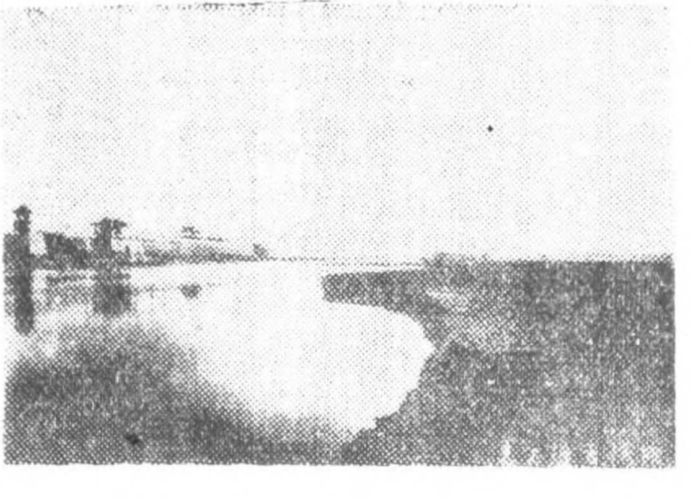
候至九點許，站門外有貨車一輛，來站領平涼路籤，而非第七號車，候車者四五人，遂一擁而上，車上裝貨已甚多，高據貨箱上，車行風起，倒亦別饒風趣。車行至東大街上油，至北門內駐兵上車檢查，至門外又有稅局驗稅，直至九時五十分，車始自北門開。西北行過三橋鎮，過豐橋，渭水已在望。十一時車至渭水南岸。河上無橋，惟賴渡船駁送，河中有駁船四五支，每船每次載汽車一輛，惟載重行緩，到時集於南岸者，汽車有十餘輛之多，魚貫而行，不能驟過也。一路塵土極大，至此堆積滿身，遂下車就河邊蓆棚小販處洗手，飲水，食麵條一碗。飲食後，在河邊閒眺，見河寬約里許，水挾有黃土極多，流不甚急，甚淺。渡船底平，身寬，首尾平齊，寬與身幾等，載時船身橫靠岸旁，汽車直開船上，及達彼岸，再開下，船身之寬，恰如車身之長，故上船時，不能過亦不得不及，足見開車手段也。

每船有船夫約六人，集於船頭，以杆入水撐之，惟船頭可進退之地，不過四五尺，似不若北方船之撐於兩旁者之易於用力也。

待渡時，有飛機一，過河北去，少時又一機南來，行動自由，不爲山河所限，回視河邊羣集人車牲畜，欲渡不能，不禁令人生沖霄想也。

十二點四十分，車上渡船，一時過河，至咸陽車站。車過咸陽西北行，至兩點二十分，老王在車上遙指一村，謂游氏六駿碑，即在是處，詢其醴泉何在，則謂尚須西行三十餘里，余以此行目的不在醴泉，而在游氏碑，而碑又在目前，遂相偕下車。東北行約七里，至一小村，村門外道之兩旁，立石碑二。老王云，前來拓二碑時，住於村中一家，村名甯家村，共七家，皆寧姓，遂同入村中投之。至其門，一幼童出，問其「大」，答曰「不在家」。問何往，答以不知，令往尋，又不去，久立其門外，頗無聊賴，遂獨步出村門，至碑下細觀，留老王守焉。

村門南向，門外道之西邊一平場，道之東邊爲一舊廟殘址，屋宇已無存，嵌入牆中者尚存有泥製小神像，其地似係



自渭水南岸遠望咸陽

土地廟之類。石碑位於塲之南端，相對立於道之兩旁，距村門約二十步。碑石作青色，質堅細，額作蟠龍形，刻工甚精，碑身上端寬厚，皆較下端爲小，故能立而不傾，碑下龜趺，已埋入土中，止露首及背於外，東面之首已失去。道東之碑，刻昭陵陸駿，碑額篆書「昭陵陸駿」四字。碑之上端刻游師雄六駿題記，楷書二十五行，行十一字，記下刻六駿之形，分兩行對立，每行三馬，每馬之上刻馬名及贊。碑陰刻紹聖四年薛嗣昌李宰題字四行，及明昌五年劉仲游題詩十一行。碑通高英尺八尺八寸，碑身上端，寬二尺九寸，厚十寸半，碑身下端，寬三尺五寸，厚十一寸半。

道西爲太宗廟碑，楷書碑額「大宋新修唐太宗廟碑」行書二十三行，行五十字。碑陰刻昭陵圖，篆額「唐太宗昭陵圖」六字，圖上刻游師雄題記，楷書四十一行，行十九字。碑通高九尺五寸，碑身上端，寬三尺一寸，厚十寸半，碑身下端，寬三尺四寸，厚十一寸半。

二碑字刻極深，驟視之，有如銅器鑄成之銘字，故雖露立風雨中，而剝蝕極少，其殘泐之處，皆村童持鐮割草，出入過其旁，每擊之以爲戲之所致。其六駿碑上之別一小馬之形，亦村童之所爲也。

少頃老王自村中出來，謂已覓得屋主人，允留宿其家，領余往其家相見，蓋其人初未嘗出門，只以見有生人來，不敢出見，及余出來，老王入其屋，告以來意，始允相留也。其屋之大門面西爲房三間，中爲門，南頭有土坑一，北頭爲牛圈，飼大黃牛一頭。主人年四十餘，人頗溫和，識字，鄉村中之知識階級也。寒暄已，同往村外，彼指東邊里許一村，其中有高墻一段，謂係舊縣城遺址之僅存者，其他則無有。詢甯家村之歷史，彼不知其詳，告以其地舊爲唐太宗廟址，二碑即唐太宗廟中之碑，彼爲訝然者久之。

時間尙早，與老王試拓得昭陵圖一張，余手拓得六駿圖碑陰題字一張，又拓昭陵圖碑額不成，以額無人拓，積苔甚厚，兼之郊外風大，額係凸雕，紙方上即爲風吹起也。拓畢回屋，息於大門內土坑上，主人殷勤爲磨麥麵作餅，以大葱片一碟，辣椒醬一碟佐餐，鄉間風味，固與城市有不同，即屋中牛糞，聞久之，亦不覺其味之惡矣。

飯後與主人閒談，謂今年年景極好，有十成收成，繼謂從前連接有五年荒年，「幾乎沒把人餓死，我的老天爺！」言下尙有無窮餘痛。後又議明晨往昭陵辦法，據云，昭陵距此村約五十餘里，山上荒凉，無所可觀，村人有老死未嘗一游者，初擬倩彼代僱驢一頭，彼謂大荒之後，村中驢皆賣盡，惟村之西約七里店張鎭上，有人力車，春間中央有委員來陝掃墓，新修有汽車路，車可直達山下，遂定於明晨往店張鎭，僱人力車往昭陵。

（未完）

希忒拉國策演詞全文（續）

率生譯

離開這些原則上的討論，目前的情形是一個特殊的情形。今日的德國是國社主義的國家，我國的理想和蘇聯正相反對。國社主義是專與德國有關係的學說，飽爾希維主義則注重國際的使命。

我們國社主義者相信，一個人最後只有生活在本民族中，才會快樂。我們相信，歐洲的快樂，命運，和成就是和獨立自由的民族國家的制度連在一起，分不開的。飽爾希維主義主張建立一個世界國家，並只承認一個國際中央權力各個的部分。

我們國社主義者承認每一個民族都有按着它自己的需要與自己的生活方式，過它自己的生活的權利。飽爾希維主義則要一切國家，不管他們的特殊國情和習尙如何，都來接受一種獨斷的理論。

國社主義主張用和我們一般人性的，精神的，文化的和經濟的觀念，習尙，及情況相合的方法，來解決一國的社會問題與糾紛。飽爾希維主義則宜傳以恐怖與暴力爲方法的國際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

國社主義的目的在調和人類社會生活的敵對形態，把全人類聯合起來，共同努力。飽爾希維主義主張以一階級的獨裁政治推翻另一階級的統治。

國社主義不注重勞動階級統治那種理論上的空談，而置重於他們生活情況與方式的實際進步。飽爾希維主義爲一種學說而奮鬥，爲它犧牲了無數性命，和不可計算的古代文化與遺産；但和我們比較起來，它所得的只是極低的一般生活標準。

我們國社主義者對於過去的偉大成就都表示尊崇，不僅是我國的，他國的亦然。我們很快活，能爲歐洲文化團體的一員，它給現代世界留下這樣深刻的印象。飽爾希維主義完全否認過去文化偉績，主張人類的眞正文化與歷史始於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關於某種特殊組織的問題，我們國社主義者的意見或與宗教團體的不同，但我們決不要廢除宗教與信仰，並不要將教堂變成俱樂部和影戲院。反之飽爾希維主義則主張無神論，因此有反對神的行爲。

國社主義視私有財産爲人類經濟發展中的較高階段，它將勞動的成果按着各個人努力的分量之不同，而分配給大家；它給與並保證每一個人較高的生活程度的利益。飽爾希維主義不僅要取消私有財産，並要消滅個人的創制力量與責任觀念，這就是蘇聯以一個世界最大的農業國家，不能使巨萬人民免除苦難與死亡的原因。

要令德國也受這樣的大災難是不可想像的。因爲蘇聯人口中鄉村人口佔百分之九十，城市人口佔百分之十，德國則前者爲百分之七十五，後者爲百分之二十五。

這樣我可以無止境的說下去。但國社主義者和飽爾希維主義者都明白

，我們中間有一條永遠不能越渡的深淵。還有，四百多國社黨員被他們暗殺了，其他團體中又有數千國社黨員因抵抗鮑爾希維的暴動而犧牲了，數千兵士和警察於抵抗繼續不斷的共黨的變亂，防衛德國與各邦時被殺了，國社黨員受傷的尚有四萬三千多人。其中有數千人是半瞎半跛，終身殘廢了的。

鮑爾希維主義如只是俄國的問題，那和我們毫不相干，因為每一國家都可以自己的方式去尋快樂的。但如鮑爾希維主義也想將德國放在它的權力之下，我們就是它的最勇敢的敵人。

事實是這樣，鮑爾希維主義自以為，並自稱為一種世界革命的理想與運動。現在我舉出過去十五年中革命運動的事件，這是鮑爾希維報紙書籍，以及要人演說家承認和鮑爾希維主義有關，並引以自豪的。

一九一八　一月：奧國與德國的革命
一九一九　三月：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
　　　　　　　　朝鮮的暴動
　　　　　四月：巴瓦利亞的無產階級革命
一九二〇　九月：義國工人佔據工廠
一九二一　三月：德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之變亂
一九二三　秋季：德國的革命鬥爭
一九二四　十月：愛沙尼亞的變亂
一九二五　四月：摩洛哥的變亂
　　　　　　　　蘇菲亞教堂之暴動
　　　　　　　　中國革命運動的開始
一九二六　十二月：爪哇與荷屬東印度羣島共產黨起事平服
一九二七　七月：維也納的變亂
　　　　　　　　中國革命運動之展開
　　　　　　　　美國黑人共產主義運動
　　　　　　　　波羅的海諸國共產黨的暴動
一九二八　　　　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波利維亞，拉特維亞，義大利，愛沙尼亞，立陶宛，日本等國共產黨之示威
　　　　　　　　中國共產黨的變亂
　　　　　　　　馬其頓共產黨的暴動
　　　　　　　　阿根廷共產黨擲炸彈
一九二九　五月：柏林的紛擾
　　　　　八月：共產黨反帝國主義之世界日
　　　　　　　　哥倫比亞的變亂
　　　　　九月：德國炸彈爆炸
　　　　　十月：蘇聯赤軍進攻滿洲
一九三〇　二月：德國共產黨示威
　　　　　三月：共產黨失業者的世界日
　　　　　五月：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暴動
　　　　　六月至七月：芬蘭共產主義運動之平服
　　　　　七月：中國的共產黨內戰
一九三一　一月：中國與共產軍的鬥爭
　　　　　　　　美國官方公布共產黨的活動情形

五月：　西班牙革命爆發

六月至七月：　中國與共產軍的戰爭

八月：　阿根廷與共產主義的鬥爭

　　共產黨商業代表團到南美，逮捕多人

這一個表簡直沒有完！

假如我沒有弄錯，我歸納英國掌璽大臣艾頓君最近的演說爲下面的意見。他以爲蘇聯決沒有這種軍事行動，尤其是侵略的趨向。如果將來能證明這種見解是對的，恐怕沒有人比我們再快活的罷。

過去的事實全不能證實這話，假如我提出反對的意見，我可以指出下面的事實。我自己一生的奮鬥的成功，不能歸因於我個人的過於無能。我在德國活動的開始，約和鮑爾希維主義在德國獲首次勝利同時；那就是說，德國第一次內戰的時候。經過十五年的鬥爭，鮑爾希維克黨有黨員六萬人，我們國社黨有黨員十三萬人。決鬥的結果，鮑爾希維主義終被我們擊敗。這樣國社主義把德國，乃至全歐洲都從古往今來最可怕的災禍中救出來。假如西歐各國對我們的批評家，有和我們一樣的實際經驗，他們的論調恐怕就完全不同了。關於這一點，我可以斷言，如我在德國的鬥爭不幸而失敗的話，鮑爾希維的革命因征服德國而威脅全世界，大家便認識了我們的歷史成功的偉大。因此我要警告世界各國，不理他們的譏笑。僅就德國的關係來說，我根據我的良心與責任，作下列的敘述。

沒有世界的鮑爾希維主義的道德的物質的幫助，德國共產黨的暴動與起事永不會發生。這些首領不僅他們的革命活動受蘇俄的訓練與資助，並得到蘇俄的榮譽獎章，甚至任命爲蘇俄軍隊的軍官，這都是事實。

德國從任何歐洲的戰爭中都得不到什麼東西，她只要獨立與自由。我們的目的既在此，所以願意和一切鄰邦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如以立陶宛爲例外的話，那不是因爲我們想和她戰爭，而是我們不能和一個忽視人類合作之最基本法則的國家成立協定。非常不幸的事是，歐洲的民族分布在各地，很難按着民族的界限，劃淸彼此的疆界。同時有些條約故意的置民族紐帶於不顧。但是至少，一種民族已不幸而和同種人民分開，是沒有受極端痛苦與虐待的必要的。幾個星期之前，我在一個很大的國際報紙上讀到這樣的話：德國已竟够大了，她可以放棄在米麥爾(Memel)的利益。說這話的大慈善家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這十四萬人終久還有自由生活的權利，問題不在德國要不要他們，而是他們要不要作德國人。他們本來就是德國人啊！他們是因立陶宛人的侵略，與事後各國承認了這侵略行爲，而自德國分開的。現在因爲他們還固守德國民族的特性，遂受人家極野蠻的磨折與虐待。如果這種悲慘的命運落在英國或法國民族身上，試問二國的輿論將如何呢？一個民族，違反了一切權利與自然，被人强迫與同種分離開來，如果有同種感情便算是犯罪，這就等於說，每一動物都有的和舊主人與老同伴公同生活的感覺的權利，竟不許人類享有了。在立陶宛的十四萬德國人就被奪去這種權利。所以，米麥爾條例的負責保護者一天不能勸說立陶宛尊重這最基本的人權，我們是不能和立陶宛成立任何安協的。

除了這一個例外，(這是對此事負責任的列强隨時可除去的)我們願意和任何鄰國訂立互不侵犯與廢除武力的條約，以鞏固安全的觀念，這對我們是有益的。但是我們不能負起互助的義務來補充它，所謂互助的義務是和我們的國際展望，政治態度，與物質環境不相容的。國社主義不能求它

的實成者——即德國人民——來爲一種制度而戰爭，這種制度在我們國內是我們的最大的敵人。我們要有促進和平的義務，是的。但是以武力援助飽爾希維主義決不是我們所願作，與所能作的。

還有，在締結對我們提出的互助公約中，又看出一種發展的趨向，它和舊式的軍事同盟沒有一點區別。我們尤其覺得遺憾的是，法俄軍事同盟的結果，將歐洲最確定最有價值的互助條約，羅迦諾條約，的法律地位發生動搖。近來各方面所提出的對於新軍事同盟的法律義務的各種質問，大概也是由同樣疑慮而來；從這問答的方式中，可以證明有很多的機會產生紛歧的意見。如有人將法俄軍事同盟對於羅迦諾條約簽字各國的過去與將來的影響加以正當的解釋，德國政府眞是十二分的感謝。但同時德國對於自己的意見也不願旁人發生疑問，就是這種軍事同盟和國聯盟約的文字與精神都是不能相容的。

在我們看來，和這負無限援助義務一樣不可能的，是所謂不干涉條約，這條約的意義是未經嚴格規定的。能夠找到一種方法來阻止外來勢力干涉一國的內政，對於德國眞是値得歡迎的消息。歐戰以來，德國總是作外國勢力干涉的犧牲。我國的共產黨是一種政治運動的一支，它的根源在外國，並受那兒的指揮。我國一切暴動，精神上的領導與物質上的援助都來自外國。世界各國都知道這種事實，但對此從來沒有什麼義憤的表示。

一羣逃亡的人，正在國外進行反對德國的工作。在布拉格，巴黎，革命的報紙用德文印好，並時常偷運到德國來。不僅這些報上公然宣傳暴動，幾個較大的報紙亦然。所謂黑廣播電台便是宣傳在德國暴動的，其他電台也用德語宣傳從事恐怖組織，這在德國是被禁止的。外國公然設立法庭來干涉德國司法行政。我們很關心，將這些工作與方法都停止，同樣我們也注意到一種危險，如果這種行動沒有加以極確切的規定，那末一個沒有法律基礎，僅憑武力支持的政府，常誤以本國的活動爲外國的干涉，因此便求和它締結條約的國家，以武力維護它的獨立。

歐洲的政治疆界與文化疆界不相符合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自從基督教輸入歐洲後，某種思想沒有間斷的傳播到爲共同命運束縛在一塊兒的許多民族間。他們超越了政治的與民族的分野，成爲一種結合的因素。如外國的內閣閣員對於全歐所崇奉的觀念不受德國的重視，認爲遺憾，便易於了解德國的思想對於德國以外的德國民族，不會全沒有影響的。

德國沒有干涉奧國內政，或吞併奧國的意思與願望。不過從共同的民族性產生共同利益一點看來，德國人民與政府自當和其他民族一樣，要求自決的權利。我不相信，一個不以人民爲根基，不自人民產生，不爲人民所擁護的制度可以永久存在。德國人和瑞士的大部分人（它也屬於德國民族）所以沒有這種問題發生，不過因爲瑞士的獨立與自治是眞的，瑞士政府是全國民意的眞正合法的表現，沒有人加以懷疑。

我們德國人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做鄰居，她的大部分人民是德國人，國內非常安定，又能眞正的獨立，眞是十分滿意。德國政府對於與奧國衝突而引起的緊張局勢很覺遺憾，尤其是因此打斷我們和義國的友誼關係，更覺不安，我們和義國的利益是沒有一點相衝突的。

從一般的討論到當前問題的更確切的敘述，我提出下列幾點，表示德國政府的態度。

(一)德國政府反對四月十七日日內瓦的決議。單方破壞凡爾賽和約，並使問題中各點無效的不是德國，而是那些不能根據和約，繼德國之後裁軍的國家。日內瓦決議對於德國的新的歧視態度，使德國政府不能重返國聯，除非建立起來一切會員國眞實平等的法律基礎。因此德政府認爲凡爾賽和約與國聯必須嚴加區別；因前者是建在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區分上，後者則建在一切會員國的平等待遇與平等權利之上。此種權利平等須施於國際生活中一切機能與一切所有權上。

(二)其他國家既未履行裁軍的義務，德國政府便廢棄了和約上那些永遠歧視德國民族的條欵，因它將片面的，非法的負擔加在德國身上。德國政府正式宣言，她所廢止的純限於對德國民族加以道德上與物質差別待遇的條欵。因此對於其他關係國際合作，連領土的規定在內的條欵，德國政府都無條件的遵守，而那些因時過境遷非改不可的條欵也將以和平方法加以修改。

(三)德國政府不願簽字於任何沒有實現可能的條約，但她將遵守任何她自願簽字的條約，甚至於在她掌德國政權以前所訂的條約。對於羅迦諾條約，只要他國遵守，德國也必遵守，並履行其一切義務。德國政府以爲遵守非武裝地帶的規定，當作對歐洲和平的貢獻，對於一個主權國家是異常困難的要求。我們必須指出，在非武裝地帶那邊，軍隊的繼續增加決不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工作。

(四)德國政府準備隨時參加集體合作的制度，以保証歐洲的和平。但必須以打開修改條約的門戶，來承認永久演進的原則。德國政府認條約的修改爲維持和平的一個因素，如以壓力制止必要的變革，正如築堤防水，終非潰決不可。

(五)德國政府以爲歐洲合作的工作不能以一方面提出條件，他方面接受的方式來完成。各國的利益既應一致，應當以最低的要求爲滿足，不要提出那不能實現的最大要求，使合作破裂。德國政府認這種理解的程序應當一步一步的前進，時刻注視着最高的目標。

(六)德國政府準備在原則上與每一鄰國締結不侵犯條約，並用以交戰者的孤立與交戰區域的地方化爲目的的規定來補充。如其他簽字國都遵守關於平時與戰時運送軍火武器的一切義務，德國亦將擔負這種責任。

(七)德國政府同意締結天空公約以補羅迦諾條約的不足，並願開始討論。

(八)德國政府已公布德國國防軍發展的程度，在任何情況下，不會縮減。在海陸空各方面，重整軍備程序的完成並不能爲任何國家的威脅。但她準備隨時限制其軍備，如其他國家都一致接受的話。德國政府已通告她限制軍備之意，這證明了她要避免無限的軍備競爭的好意。她限制空軍與西歐列強平等，可以在任何時定下一個最大限度，這是德國願與他國共同遵守的。德國海軍總噸數限於爲英國海軍的百分之三十五，比法國海軍總噸數仍少百分之十五。一般報紙評論，德國這種要求，不過是第一步，將來必有更大的要求，尤其是在佔有殖民地的時候。德政府特此宣言，這種要求是固定的與最後的。

德國既沒有從事海軍競賽的意思與需要，也沒有方法。德國政府承認英國有強大海軍保護其世界帝國的絕大重要性與理由，正和我們願以一切必要的方法來保護我國在大陸上的生命與自由一樣。德國政府誠意的願盡力達到並維持與英國及其人民的友誼關係，它將永遠防止兩國間衝突的重演，直到現在那還是兩國間唯一的衝突。

(九)德國政府準備積極參加一切能實際限制那無限軍備的努力。它相信在現狀之下，唯一達此目標的路徑是回到日內瓦紅十字條約的觀念上去。它認這是漸次廢除與既存之日內瓦條約不合的戰爭器具與方式，並使其無法律效力的唯一可能方法。

德國政府相信，達姆彈從前曾禁止使用，實際上亦被廢止，因此其他特殊武器也同樣可以被禁止使用。德國政府所指的這種武器是那以殺害非

交戰員的婦孺為主要目的的。德國政府以為一方面廢除飛機，同時又允許天空轟炸，乃是錯誤而不合實際的政策。但它仍可視國際間使用某種武器為違反國際法，而禁止使用；並將仍使用這種武器的國家置於人類社會，權利，與法律之外。這裏德國政府又感到一步一步的前進，總有成功的可能，並提議禁止使用在實際作戰區域之外，使用一切毒氣，燃燒彈，爆炸彈等。這樣發展的結果，又走向國際間完全禁止轟炸的目標。只要允許轟炸，任何限制轟炸機數目的方法都沒有多大價值，因為代替物的發展是非常之快的。

反之，如認轟炸為野蠻行為，與國際法不能相容，那末轟炸機因成無用贅疣，也就無人再製造了。過去的紅十字條約既可漸次廢除殺戮手無寸鐵的傷兵與俘虜的行為；現在同樣也可以相似的條約，來禁止並廢除，轟炸同樣手無寸鐵的人民。

德國相信，循此途徑來研究這個問題，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貢獻比一切互助公約與軍事條約大得多了。

(十)德國政府贊同軍備限制，來廢除重武器，尤其是以攻擊為目的的。這些武器包含重砲及重坦克車。法國邊界上既有那樣堅強的防禦工事，所以各國取消最重的攻擊武器自然給了法國百分之百的安全了。

(十一)德國將同意各種方法，來限制重砲，戰艦，驅逐艦，魚雷艇上砲的口徑，或軍艦的大小；或潛艇的噸位；或各國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將潛艇完全廢除。

德國並宣稱，她將同意任何以國際行動限制或取消戰爭工具的方法，只要它在同一期間內各國都發生效力的話。

(十二)德國政府以為用一切國際條約，或幾個國家間的條約的方法，想真的消滅那些國家間的緊張情形，除非各國採取適當的方法，防止用不負責任的演說，文字，電影，戲劇等來毒害輿論，決沒有成效。

(十三)德國政府準備隨時締結國際條約，有效的防止一國干涉他國的內政。但是她主張這種條約必須是國際上能適用的；即是能施於一切國家。我們看見有些國家的政府不能得人民的完全信任，常常以國內的變亂歸罪的國外的干涉，覺得「干涉」一詞的意義應加嚴格的定義。

國會議員諸君！

我已竟把目前推動我們的動機說明了。不管我們對於某特殊問題多麼憂慮，我覺得我以德國民族元首與德國總理的地位，不能使維持和平的可能性發生一點疑問。各國人民都希望和平，所以各國政府很能應此要求維持和平。我相信，德國恢復國防軍是維持和平的一個因素，原因不是在從事無意義的擴軍，而是在國防軍的存在消滅了歐洲危險的空地。德國沒有無限制擴軍的意思，我們沒有一萬架轟炸機，也不想製造。反之，我們自已加上某種限制，一方面足能保護本國的安全，一方面又和集體安全的觀念的方法不相衝突。假如這種方法可用我們的精力於比製造毀滅人類生命財產的工具更有用的生產事業上，那真是再快樂沒有了。

我們相信，假如全世界的人民都同意大家一齊毀掉所有的毒氣彈，燃燒彈與爆炸彈等，這比互相殘殺的政策高明得多。我不再代表一個毫無防衛的國家說話，這種辦法對它只有利益，沒有責任。最近各國都在討論關於他國軍隊與本國軍隊比較的價值，外國軍士的犧牲，本國軍士的勇敢的話，我無意參加這種無謂的辯論。歐戰中我們遇着無數不怕死的敵人，但我們德國人在過去歷史中定可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我們理解合理生活的藝術不及光榮的死的藝術。我知如德國受人攻擊，德國軍人，受了過去十五年戰敗國家的命運的教訓，必能盡他們的職務。這種信念把一種嚴重的責任與最高的義務放在我們的肩頭。我重述我們信仰和平的誓約來結束這次對我奮鬥的同志，與國民的代表諸君的演詞，此外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我們的新憲法可使我們在德國壓迫戰爭煽動者，使他們不能活動。其他國家也許可以勇敢的表示他們內心的真實願望！任何人燃起歐洲戰爭的火把，除了大亂之外，不能更有什麼希望。但是我們還是堅定的相信，在我們時代裏，所看到的不是西方文明的崩潰，而是復活。德國對這偉大工作將有它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我們引以自豪的希望，與不能動搖的信仰。

(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起至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蔣委員長行踪，官方已解禁露佈。蔣於十四日由成都飛廬山小憩，孔祥熙等均往晉謁，商中樞政務，蔣派張羣飛青島慰留汪院長，並約汪入京會晤。蔣於十九日入京，汪同日由青赴滬檢驗身體，二十一日到京，即與蔣會晤，蔣力勸汪復職，二十二日中常會決議，一致慰留，汪即允復職。中央局面自蔣汪到後，數月來冷落氣象，立顯開展，關於內政外交大計，均於本週中大致決定矣。

本週國外大事：義亞局勢，雖經英法斡旋，與義代表開會於巴黎，英法所提出條件，爲義拒絕，會議遂破裂。英代表回國後，英內閣召集緊急會議，截至發稿時，英閣尚在開會中，結果如何，須俟下週方能報告。惟據倫敦電傳，英閣員中主張亦不一致，一派主擁護國聯，採取對義經濟制裁，一派主張英應專以防制非洲戰爭爲務。今後演化如何，須視英法對義態度爲轉移，總之目前歐陸局勢之緊張，近年來所未有也。

國內

蔣由廬山到京汪允復職

本週中樞政局，因蔣由川遠道來京，勸汪復職，中央要人亦先後入京與蔣商要公，此誠首都數月來未有之盛況也，汪院長因蔣派張羣赴青約期晤面，汪遂離青飛滬入京，與蔣數度傾談，蔣力勸汪復職，勉任艱鉅，中常會亦決議懇留，汪已打銷辭意，即將復職，政局波瀾，至此平息，茲記述如次，

蔣由蓉到京經過

蔣於本月十四日由成都乘機飛廬山，孔祥熙宋子文等赴廬晉謁，商談中樞局勢，官方對於蔣之行踪，禁止揭載，孔等赴廬亦藉詞係視察長江水災，及蔣於十九日下山，由潯飛京後，中央社始發表其經過，茲照錄如下，中央社南京十九日電云，在川督剿赤匪之蔣委員長，十九日下午五時飛返首都，蔣係十四日晨偕宋美齡·陳布雷·何雲及侍衛等由蓉飛潯，下午到達，即轉牯嶺謁林主席，並接見孔祥熙宋子文等，在山休養五日，十九日下午一時，乘輿下山赴潯，除陳布雷乘輪東下外，蔣偕夫人及何雲等，於三時分乘福特機三架，起飛來京，五時左右，三機先後在明故宮機場降落，機場由憲警嚴密戒備，朱家驊陳調元等數十人，在場歡迎，蔣衣灰綢長衫，黑革履，神采奕奕，下機後即偕夫人返軍校官邸休息，陳調元谷正倫曹浩森吳思豫馬超俊等隨往晉謁，稍談辭出，當晚接見張羣有所晤談，蔣係一月間離京西上，在牯嶺漢口等地稍駐後，三月二日飛渝，旋赴黔滇巡視，督剿赤匪，五月二十五日由黔返渝，二十六日飛蓉，迄今川省殘匪已將肅清，蔣現以離京半載有餘，故此次特返京巡視一切云，蔣在廬山時，中樞要人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葉楚傖陳立夫唐有壬蔣作賓等均先後赴廬謁蔣，二十日返京。

汪由青飛滬入京

．汪精衛自八日向中央辭職後，中央除電慰留外，並派葉楚傖蔡元培前往慰問，蔣委員長接汪電後，於十四日離蓉先到廬山，即派張羣於十七日晚乘義相贈蔣之薩伏亞巨型機飛青謁汪，懇切慰留，汪意亦活動，不堅持辭職，當電復蔣，報告汪意，蔣遂於十九日由廬到京，便與汪晤談，張羣十九日晨乘原機返京覆命，汪經蔣慰留後，即於十九日晨九時乘中航大型機赴滬，先檢驗身體，據汪發表談話云，『本人標病雖去，本病未除，蓋因此次治療爲避免施用手術起見，膽石迄未除去，是故雖尋常談話，祇須逾一小時，即覺頭暈心跳，據醫士云，此後每日工作不得過四小時，然院部公務繁重，即數個四小時，亦難應付，本人之身體，固無足重輕，但以病弱之軀，而負此重責，設若因此而貽誤國事，其將何以對國人，此爲本人呈請辭職之原因，中央雖來電挽留，惟本人辭意堅決，刻已再電中央請辭，設若中央准予辭職，本人當立即入京服務於中常會，本人

目前則暫留滬，繼續就醫，蔣委員長擬與本人會晤，本人業於今日電蔣，詢問會晤日期與地點，俾得面談一切云云，至於汪病狀據諾爾談，汪目前身體仍未復原，寒熱雖退，但胃口與精神尚未見佳，尚須作相當時期之療養云，汪雖云暫住上海，然已於二十日夜車偕李石曾吳鐵城入京矣，

蔣力勸汪即復職

汪二十一日晨到京後，蔣立即往晤，並約其出席中政會，汪辭以旅途勞頓，及中政會散後，十時許蔣又訪汪，至正午始辭出，蔣汪對中樞政務，晤談極詳盡，蔣力勸汪復任院部職務，汪已首肯，



蔣委員長　汪院長

中常會決議留汪

中央常務會議二十二日晨開會，汪蔣均出席，討論汪辭行政院長並外交部長案，汪首起立報告近月病況及辭職苦衷，蔣及各委相繼發言，均主張懇留，當經一致決議，仍請汪繼續負責，主持院部職務，汪於散會後返鐵道官舍，對復職事初未完全表同意，十時許，孫科・張羣・葉楚傖・陳立夫聯袂赴鐵道官舍訪汪，懇切勸慰，十一時汪偕孫張同乘汽車至陵園汪邸時，蔣已先在等候，何應欽旋亦前往參加談話，至十二時半始散，談話內容大抵為汪復職問題及中樞政務，汪經各氏一再懇留，允加考慮，不再堅辭，下午汪在陵園稍憩後，再赴鐵道官舍，五時往訪黃郛，談一二小時之久，晚間蔣汪又再度暢談，行政院下午三時，補開例會時，孔祥熙即席報告，汪已允復任，一時許並先由秘書長褚民誼正式發出通告，致各部會長官，報告汪復任消息，通告內稱，「今晨中常會汪院長陳說辭去本兼各職理由及經過後，經全體懇切慰留，院長已允打消辭意」云云，各報社記者下午四時會訪汪，叩詢辭職事，汪用書面批答「辭職未准，現正考慮，故暫難奉答，」但據可靠消息，汪以連日與各當局晤談，頗感勞頓，故將作小休息，下週即行視事，重肩重任，汪對目前中樞行政意見，待六中全會時討論。

至辭職慰留之各部會長陳公博陳紹寬王世杰何應欽陳樹人黃慕松等均打銷辭意，出席行政院例會，孔祥熙二十二日發表談話云，前以汪院長因病請假，余奉中央及汪院長命，以副院長資格，依法代理院長職務，自揣才力綿薄，曾迭電汪早日命駕返京，俾卸重責，二十二日晨中常會對汪辭職已議決仍請其繼續負責，汪亦允打銷辭意，余自應依法解除代院長職務，在余代理院務期間，幸承院部會各同僚熱誠襄助，差免隕越，此余所引為自慰，並對於各同僚深為感謝者也。

中日問題沉寂

本週中日問題，無新消息，大體甚沉默，我方對日態度，此次蔣汪會晤後，聞已有決定，大致仍本敦睦邦交宗旨，日方對汪兼外長辭職事，甚為關切，南京日領須磨時往外部探詢，汪允復職消息傳出後，東京日本各報認為『調整中日關係之長足的進步』，日外務省方面亦謂『中國當局將仍持從來之對日方針，視此為足予中日關係以良好影響之一可慶之事』據此我國目前對日政策，可知之矣，蔣到京後，黃郛亦由莫干山入京晉謁，並與汪及中樞各要人會晤，黃雖在病假中，然於對日外交問題，似有意見貢獻也，駐日大使蔣作賓自回國以來，適汪病中，未得晤談，遂先入川謁蔣，此次蔣委員長由蓉到廬山時，蔣作賓亦曾往謁，汪回京後，始與汪晤談，據蔣作賓二十二日發表對日意見云，

此次返國，除向中央報告日本朝野對我意見，並請示對日外交方針，中央對報告各點，業經縝密討論，我對日外交政策，當本過去事實，繼續促進兩國邦交，中日有如唇齒，甚願日政府以平等為原則，開誠相見，余返任後，當本此精神，與日政府切商，期打開中日外交一切難關，六中全會，余擬返國參加云云，

蔣作賓定二十三日晚赴滬，二十五日搭輪赴日返任，蔣使同任後，但不知日方果真開誠相見否，

其次為北方近來發生之問題，如劉佐周案仍正嚴緝兇犯中，所獲嫌疑犯，亦正審詢偵察，將來不難判明，陶尚銘案日方雖未答復我抗議，然經北平當局與日方交涉結果，陶已於十七日由日使館返寓，此中經過，事關外交，未便詳為報告，

至於日方開發華北產業問題，其調查部分，雖已大體完竣，但日本滿鐵及關東軍方面，鑑於適應華北之局勢，認為調查結果，頗不充分，故決於九月初旬再派遣大連商議所書記長長永偕書記二名，赴平•津•濟南•青島•綏•晉•陝等地再度調查，以三個星期為期，此次調查工作，注意於礦產之開發，及農作物之改良，然後滿鐵及關東軍方面即將根據此次調查結果，開始向華北五省當局進行交涉，滿鐵方面總裁松岡，尚未就任，目前仍在東京與日軍部交換意見中，據東京二十日日本新聯社電云，滿鐵總裁松岡於二十日午前十時訪問陸相林銑十郎於其官邸，對滿事務局次長川越，陸軍次官橋本，軍務局長今井，軍事課長橋本均列席，關於滿鐵經營問題，談約一小時半，交換重要意見，該次會見，林氏以陸軍大臣之資格，向松岡談稱，「滿鐵因事變以來，與關東軍相協力，努力於對滿國策之實行者，非常感謝，頃值國防國策強化上極重要之時期，更希協調努力，以達成滿鐵之重大使命」，並以對「滿」事務局總裁之資格談稱，滿鐵係實行日「滿」經濟集團之根幹，為對「滿」國策之主體，務祈力圖滿鐵之合理的運用，以盡力於產業之刷新，而達成其使命，滿鐵附屬地行政權移讓問題，前次閣議已決定為日本之國策，曩必於最近期內漸次實行，關於此事之善後處置，尚請滿鐵首腦部予以慎重之考慮，日「滿」經濟集團之現實的統制，已有日「滿」經濟委員會之設，滿鐵在滿蒙上有數十年之豐富經驗與知識，請與此協力，以盡力於其使命之達成」云，而加以訓示，松岡氏亦對其所抱負之滿鐵經營根本方針，開陳意見，並作種種懇談，始行辭去，云云。

目前中日問題雖云停頓，惟吾人更須注意者，據日本報紙揭載，日軍部已決定派羽山少佐設特務機關於綏遠，並擬於寧夏有同樣佈置，日方計劃顯然藉口防俄而在我西北從事軍事準備，可知日軍部對我國固無一時肯放鬆也。

黃河奪運入淮

黃河自七月十日在山東鄄城境臨濮董莊間決口後，大溜分向東南流，魯西十三縣盡成澤國，經委會雖與黃河水利機關商有防堵計劃，短時期內亦難實現，蘇省前恐大溜奪運入淮，在蘇北築大堤防堵，會引起魯省之反響，不意本週中微湖水大漲，微西大堤被水沖毀，水勢洶湧，沖破藺家壩口門，豐沛各縣，情勢危急，奪運入淮，勢難倖免，此黃患又一大變遷也，爰將水勢略誌如下。

微西大堤被水沖毀

自十六日滕縣微山湖在吳口潰決，大水直沖韓莊掩護津浦鐵路之新堤，十七日沖毀微西大堤兩處，十九日，水勢益洶湧，沖毀藺家壩口門，微水入馬廠湖，逼近舊黃河堤，數萬民夫，哭號遍野，退到車道口搶堵，大溜由微湖趨入中運，徐州修築九里山至琵琶山間之車村口，回修黃河故道北大堤，以固徐城，十九日晚藺家壩被黃流將口門衝大，兩端均潰，微湖西堤同時大段潰決，巨量黃水，大部出藺家壩，南流一部出張孤山，北流分兩路宣洩均呈氾濫之勢，張孤山藺家山變成海島，四面汪洋，湖陸不分，十數村莊均成澤國，民夫全部散盡，各顧生命，在水中忙於搬家，秋禾淹沒千百頃，災情甚重，琵琶山橫堤二十一日已完成，車道口口門，二十三日竣工，然後再修環城故堤，不老河南堤微湖套堤，統限三日完成，但湖水仍漲猛，中運河亦漲二公尺，宿遷五公寸，奪運入淮已成，如氾濫，徐埠難免，沛縣龍固集二十日淹沒小四段，水將出岸，城內民衆逃空，黃水由微湖南洩後，分洩入中運及六塘河，二十一日勢轉急，入中運一股，又分洩一部入臨河，形勢益趨危緊，中運六塘沿堤各縣徵夫，晝夜加築民埝，又津浦路局以徐州防黃之第二道防線由琵琶山東至津浦路已築大堤，將以津浦路基用作屏障，並擬堵塞該路迤南橋梁涵洞，防水回流，灌入徐埠，路方涵洞路基，不足為防黃堤壩，恐被沖斷，影響交通，特由該路工務段長朱咸冰二十一日晨訪晤邵專員，商請津浦路東再沿不老河南岸築橫堤入邳，邵允俟察勘地形後，再為決定。

韓復榘等董莊會議

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十六日沿黃河堤出發赴董莊口門，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李儀祉視察魯西水勢後亦由東平赴董莊，許世英自上週

北上到魯視察災區後轉赴汴視察，十七日亦趕到董莊，十八日在董莊開堵口會議首由韓報告財政·採運·技術·問題，決議，（一）材料用沙土稭料柳條架麻包鐵絲石料，先訂一標準，調查取土地點，取沙稭數目，採辦次序，柳條在秋後，稭在收穫後，徵船運輸，欵不敷時，請庚欵撥補，均通過，（二）由韓派員請鐵部准膠路撥舊鐵軌，鋪蘭董鐵路，（三）大楊樓設材料廠，（四）在江蘇壩擇地築挑水壩若干道，沖刷對面新淤，蓋溝民埝外灘地上挖引河，自江蘇壩起，沿灘做土壩及石護沿，作堵口下壩基，李升屯東西小埝南端，作為東壩基，兩面進佔合龍，（五）堵口方法，稭料磚石並用，會後全體赴朱口勘查，當晚返董莊，十九早返濟，

英記者瓊斯在察東被匪殺害

英記者瓊斯氏為英國孟楷斯德前衛報駐北平記者，對中國素表好感，常以公平消息電致本國，上月赴內蒙遊歷，與德記者慕勒同行，自多倫返張家口時，取道寶昌，於七月二十八日在宜馬溝被土匪綁去，慕勒先期被匪釋同，而瓊斯於十二日竟在寶昌附近被匪殺害，本週初始證實，察當局已分別電呈軍政兩會，德記者慕勒十七日由張垣偕英使館武官米勒赴寶昌認屍，確係瓊斯無疑，其遺骸已於二十一日運抵北平，二十二日火葬，英大使賈德幹現在北戴河避暑，一俟接到本國復訓，即返平辦理善後，我外部電晉冀察綏特派員，程錫庚協助北平當局，辦理瓊斯案件，關於此案，迭經營救，迄未出險，最近且傳聞遇害，記者頃探悉此案經過如左，瓊斯與德記者穆勒，係於七月十一日同抵張垣，請遊內蒙，當地官憲告以蒙地不靖，禁止遊歷，但二人意甚堅決，願簽具甘願冒險與中國官廳無干甘結存查，彼時百靈廟適有廟會，始准其遊二連百靈廟兩處，並當面切實聲明，萬勿他往，詎該二人竟由滂江轉赴多倫，回程時由多倫至寶昌，又復不走沽源正道，誤由蒙古黃旗大營子到寶昌哈叭嘎，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經過馬溝村時，遂致與特殊之土匪相遇，橫遭架綁之禍，二人被綁消息傳出後，即迭由中央電平政整會，軍分會·察省府·察特派員·寶昌縣長等，指示一切，竭力營救，穆勒幸未幾即脫險，瓊斯則匪方居為奇貨，要索甚奢，且以現下察省之處境特殊，警備非易，復以匪方之遷徙靡常，行蹤詭密，於是正當我方竭力營救之際，瓊斯已有遇害之說，雖此項消息現尚未克完全證實，但終恐不幸與事實相距不遠也，此案經過情形略如上述，以後外人遊歷內地，自宜格外謹慎，絕對聽從中國當局之指導，凡經指定不准前往之區域，萬勿輕於嘗試，致遭不測。

國外

英日與海縮會議

自英國數週前發出照會美日法義等簽字華盛頓與倫敦海約國家，陳述英方籌備五國海軍會議事所持之見解與目的，英政府建議目前應速進行兩邊的談判並宜速為結束，然後推廣談話之範圍而進行多邊的談判，因於本月三日起分向日美法義四國大使正式通告，希望於本年十月舉行五國海軍會談，據電通社倫敦十七日電云，英政府向日·美·法·意·提議召開軍縮本會議內容，據聞㈠當廢棄海軍比率主義，㈡因總噸數之限制，難獲取一般的承認，故在軍縮本會議中，當作質的限制討論，㈢日美兩國若不允諾，則英亦碍難允作質的限制。

又據電通社傳英對法義提出之備忘錄，其內容㈠望予接受以各國現有兵力量為基礎，而用片面的宣言方式，通告自一九三七年起之六年間造艦計畫案，㈡望同意於作質的限制問題之商議，㈢英政府提示具體的私案如次，（甲）主力艦每艘二萬二千噸，備有六·一吋口徑砲，（乙）將來完全廢除甲級巡洋艦（丙）乙級巡洋艦每艘七千六百噸，備有六·一吋口徑砲，（丁）驅逐艦仍維現狀，（戊）潛水艦完全廢除，或定為每艘二千噸，備有五·一吋口徑炮。

日方以英國所提出意見，勢難同意，日外務省發言人於十七日對路透社記者聲稱，日本希望英國早日提出海軍限制之新意見，日本準備熱切加以研究，俾成立國際海軍公約，又謂日政府所接英政府提議召集海軍會議之文，並非請書式，故日政府不能即予答復，發言人繼乃否認日本報紙所載日政府懷疑英國之動作，或將拒絕參加多方面海軍談話之說，謂英國現乃遵照去年十二月三國會議終止時所定政策行事，發言人未謂英當局之意

見，固與日本平等要求相抵觸，但日本根本原則之一，乃在竭力謀使海軍新公約得底於成云，

日本代表，已內定海軍中將永野及駐英大使松平，日本海軍方面意向（一）英國之對裁軍態度，預想至全般的協定成立困難，似擬實行建艦宣言案，或質的限制方式，（一）尤以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孟塞爾海相在議會之演說，謂英國對於建艦宣言案方式之提案意思，至爲强大，此爲英國始終一貫所提倡者，可見其欲實行質的限制之意向堅强，（一）該案係全般協定無何希望時之代案，實則爲外觀加以裝飾，以敷衍目前依然維持其英美優勢，（一）如按該案則現在保有劣勢海軍之國家，勢將有不能奪回之不利，（一）希望達成公正安當之裁軍案之我日本海軍，實難加以贊成，（一）因而在此範圍議題之下，而舉行之會議，要不過爲無用之議論，徒使反復加以爭辯，故認爲無參加之必要。

二十二日日本內閣會議，廣田報告與海軍當局研究結果，決定答復英國，並訓電日本駐英代理大使藤井，原電如下，本月十一日，英政府向帝國政府送備忘錄，謂與法意兩國間之預備交涉，若告成立，則希望於十月左右，召開預備會議，茲將其對法意通牒抄件，亦附寄前來，此雖非屬直接東請日政府參加會議者，但依該項備忘錄，即可知英政府軍縮方針，顯在縱即不能獲得關於量的限制之同意，亦擬使之與軍艦噸數配砲口徑等之質的限制相分離，而圖成立新協定，並謀間接探詢日方意向，故若果對該項備忘錄持沈默態度，則英必將於與法，意，美，各各訂立兩國間協定後，即轉向日本提議，開始交涉，是時日方若仍堅決反對，殊有由日方負會議決裂責任之憂，因之，日方現不得不出於事前闡明其方針，而資抵制英方巧妙的責任轉嫁策之態度也，其回答內容，大體如次：一，茲特通告帝國現仍持在預備會議中所表明之不威脅不侵略之根本方針，而毫不變更，二，量的限制，既不可能，則對僅擬就質的限制而訂協定之英方方針，勢難贊同，蓋日方固認爲質的及量的兩種限制，實互相關聯，而應一併加以考慮也，三，英政府與法意兩國所訂協定內容，不足拘束日方所持方針，四，若能容納日方之實質的平等權要求，則願就造艦宣言案，加以考慮。』

又日海軍方面，爲補救依據倫敦條約之兵力不足情形計，近正建造乙級巡洋艦四艘其中最上，三隅兩艦，將於日內竣工，而自九月一日起，編爲第七戰隊，俾隸屬於聯合艦隊之第一艦隊，該兩艦係屬日本最初之三聯裝置，並備有六吋口徑砲十五門，故其攻防力，實與甲級巡洋艦相匹敵，現第七戰隊司令官，已內定爲軍令部出身之山本中將，且將於兩艦編爲戰隊後，俾參加海事大操，又大角海相，亦擬於下月內，乘坐該艦，而考察其威力，屬於其姊妹艦之鈴谷，熊野兩艦，亦定於來年內竣工。

菲首次總統定期就職

菲律濱獨立一事，業已積極準備，首次大總統就任儀式，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在馬尼拉舉行，菲方除請美國派使節參加外，並請美政府通知日方，歡迎日本代表蒞菲觀禮，日本外相廣田對派遣使節，曾加考慮，其意須派一聲望素著者，爲日菲親善之柱石，其候補人物爲貴族院議長南洋協會會長公爵近衛文麿，日菲協會會長侯爵德川義親，據日本通信社所傳，美國擬派副總統嘉納，中國擬派王正廷，

美副總統將訪日本

日方對美副總統嘉納赴菲，將訪問日本，頗爲重視，據東京二十一日電稱，日政府對嘉納之行程，尚未接到正式通告，惟外交觀察人相信，如日方於接到正式通知後，將準備盛大之歡迎程序，並利用此時機，以促進美日兩國間之友誼將令一行能與日本各界，包括官場在內，獲得接觸之機會，又外務省當局表示意見云，『美副總統之來訪，尚未接到美政府正式通牒，往菲島而路過東京之事，亦屬可能，俟來訪通知到達，即着手準備歡迎，依期待日美關係緊密化之根本方針，以盡力於兩國親善之强化，由美赴菲之使節甚多，擬使民間各方面與一行接觸，以爲增進日美兩國理解親善之機會，然一般對此，謂其訪問日本，由時期上觀之，則欲在海軍會議之前後，且彼以羅大總統之特使，於此次赴菲律濱，故各方對該事實，極爲重視，如「華盛頓日報」則載稱，副總統之訪問日本，將使日美關係之將來，劃一新紀元』，嘉納定十一月十六日由西雅圖出發，二十九日到日本橫濱，同行者計上院議員中有共和黨下院總務巴恩斯，上院總務駱濱遜等錚錚之領袖人物，上院軍需工業調查委員長拉德氏，政府方面代表則有陸長德恩，偕同陸軍部島務局長科賚庫斯少將及其他高級官吏，嘉納對外傳將赴日本，作重要協議，已否認此訊，據氏稱，余之赴日，僅係赴菲島而路過完全係非正式，並未負特別任務，非以副大總統之資格前往訪問云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八月十六日起
至廿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止

八月十六日　星期五

▲孔祥熙宋子文抵廬山謁蔣。

▲梁寒操自青返京過泰安時訪馮。

▲許世英，方覺慧由魯過徐抵汴。

▲韓復榘由濟出發赴董莊堵口會議。

▲英法義三國代表在巴黎開會討論義亞糾紛。

▲美獨眼飛行家普斯特，在亞拉斯加附近，因機損殞命，滑稽明星羅傑士亦遇難。

八月十七日　星期六

▲張羣奉蔣派乘巨型機抵青謁汪。

▲魏儆由青抵京，談汪於最近期內可返京。

▲外部向日抗議日機隨意飛平津領空。

▲傅作義赴包頭勘查水災。

▲簡易人壽保險決自九月一日先於京滬漢三地辦起。

八月十八日　星期日

▲韓復榘李儀祉等在董莊開會通過堵口原則。

▲許世英向中央建議發行救災公債五千萬，財部正加研究。

▲英記者瓊斯在寶昌附近被匪殺害已證實。

▲三國會議決裂。

八月十九日　星期一

▲蔣委員長偕夫人由蓉乘自備機飛京，下機後，即返官邸休息，張羣往謁報告赴青謁汪經過。

▲黃郛由莫干山抵京。

▲中航大型機飛青迎汪，汪由滬再電京懇辭。

▲新任華北日駐軍司令官多田駿到津。

▲何成濬自漢赴湘，代中央爲湘新委就職監誓。

▲微水沖毀微西大堤，蘇北危急。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二

▲汪院長偕李石曾，吳鐵城夜車入京。

▲蔣委員長乘汽車視察首都市政建設。

▲孔祥熙宋子文蔣作賓，何應欽，唐有壬，陳布雷，葉楚傖自廬山抵京。

▲粵政務會例會決推鄒魯，林翼中，黃季陸，起草對六中全會提案。

▲行政院指令慰留陳紹寬辭海長職。

▲中央舉行廖仲愷殉國紀念會。

▲湘新省委何鍵等宣誓就職，何宣布兩大施政方針，財政方面厲行節流以紓民力，習尚方面提倡人德，挽救人心。

▲日司令官多田訪河北省主席商震。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汪精衛到京，蔣先往晤談，面致慰留意，午黃郛謁汪，汪下午赴軍校答訪蔣。

▲蔣出席中政會。

▲張學良由蓉飛漢。

▲駐美大使施肇基向美總統呈遞國書。

▲李曉生電京辭銓部政次。

▲商震在津召開保安會議。

▲王用賓由平赴保視查司法。

▲天津救濟水災會開第一次全體大會，募捐辦法決定限期一月。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中央常會蔣汪均出席，一致決議留汪。

▲行政院會議，孔報告汪已允復任，議決(一)核定遼省教育補助費，(二)修正中央博物院組織章程，修正會計師條例施行細則。

▲蔣作賓談對日政策，願日本開誠相見。

▲教部通令推行簡體字。

▲英內閣開緊急會議商義亞糾紛事。

論評選輯

三國會議與義亞爭端

本日爲英法義三國代表根據本月三日之國聯行政院會議之議決案，舉行三國會議，以討論關於亞比西尼亞之整個糾紛問題之日　連日有所紀載，英代表艾頓義代表阿洛錫到法後情形，全世界因關心世界和平而關心義亞爭端者，羣注視於巴黎消息，亟欲一知義亞爭執問題之究竟。我國與亞比西尼亞同處於被壓迫地位，同時又係希望世界和平能長期繼續，不希望歐非發生戰爭，因以波及遠東者，故中國國民對於三國會議前途之關心，絕不亞於其他各國民，而並不因亞比西尼亞之遠隔而有所減少。吾人依此意義，願於此時一測三國會議之前途，並述吾人之希望。

請先述此次三國會議之根據及目的，以爲預測之前提。按此次三國會議，在表面上雖係根據八月三日之國聯行政院議決案，而似以解決義亞爭端爲其主要目的，實則因此種會議之根據又在一九零六年英法義關於亞比西尼亞之條約，而此條約却係以劃分英法義在亞國之勢力範圍爲內容，始終爲亞國所未承認者，故此次三國會議之目的，與其謂爲主要目的在依正義及和平之精神而解決義亞爭端，毋寧謂爲主要目的在和平的重分英法義在亞國之勢力範圍，副次目的始爲解決義亞爭端。義國所以一面極力反對國聯之强制式的調處，一面又欣然參加三國會議者，原因在此；亞國國民所以一面請求國聯調處義亞爭端，一面又於三國會議消息傳播之時作反對的示威運動者（亞王之最後承認開三國會議，當係出於當局者委屈求全之苦心，未可視爲亞國國民之情願），原因亦在此。至英法義三國所以能同意於三國會議之舉行，又各有其不同的理由：英國希望藉此種分肥式的會議以保障英國目前最需要之歐洲和平；法國希望藉此避免在國聯內諸弱小國袒亞傾向及法國袒義傾向間矛盾，而保持國聯之表面的尊嚴威信；義國希望藉此達不戰而勝之目的，至少亦希望藉此爲緩兵之計，以便集中更大兵力於東非並渡過義軍所最畏懼之非洲雨季。

如更進一步研究英法義何以各有其贊同舉行三國會議之上述理由，則吾人當能發見其與整個歐洲政局有不可離之關聯。關於此點，吾人前昨在社評欄『義亞戰爭之可能性及局限性』一文內，已詳述之，茲不多贅，僅舉其要點如下：在目前英法義德四强角逐的局面之下，英志在操縱德法，保持和平；法志在抑制德國軍備復興，保存凡爾賽和約及國聯；義志在利用英法德間之利害衝突，乘千載一時之機，以攫得爲原料缺乏之義國所最需要之殖民地；德志在利用英義及英法間之矛盾，蓄積實力，以謀復興大業。茲四强者，俱非有愛於亞國，然德因對亞不發生直接關係，故對義亞爭執，暫守緘默。義因亞比西尼亞爲義國目前所便於獲取之最好地方，故志在必取，如不能依外交方式取之，則不惜以力攫之。法因不急需擴大殖民地而急需在歐洲的與國，以抑制德國，保存國聯，故一方面不惜依本年一月之法義協定，放棄在亞比西尼亞之條約的權利，一方面亦不妨利用一九零六年之條約，以爲外交工具。英國在非洲之其他殖民地，從經濟上及軍事上言之，俱與亞國有密接關係，故不贊成亞國之義大利殖民地化，然而在德守緘默，法主棄權之現狀下，又無法依實力以抗義國之行動，故只能於表面的强硬對義之輿論聲中，力謀對義之妥協，而不惜犧牲亞國或其他弱小國之利益，以圖和平，例如本月十日倫敦電英國提議將以亞國東部及南部之經濟權讓與義國，並以非洲葡萄牙屬地，依財政上抵補之法，分讓與義德兩國，即其著例。

三國會議之內部關係既明，則其前途當不難預測：依三國之共同壓力，以國際聯盟之名義，並一九〇六年條約之理由，迫使亞國接受義國在亞國一部分領土內之宗主權要求，而在其餘部分承認亞國之獨立自主權——

此殆爲三國會議之唯一可能的出路乎？觀路透十一日電傳，亞國國王對法國新聞記者發表，願以一海口及經濟借款對義交換沃加丹一帶土地之割讓，即可知主持三國會議者正向何方面製造輿論，同時亦可知三國會議今後之發展傾向矣。

然則義亞戰爭竟可避免乎？是又不盡然。蓋一則亞國過去對義有戰勝歷史，目前世界輿論又於亞國有利，故三國會議之結果未必爲以武勇著名之亞國國民所容易接受，二則義國在目前國際關係上機會太好，所抱希望太奢，未必能滿意於三國會議之結果，或一面同意於會議之結果，一面進行其軍事上的事實發展，亦未可知，故三國會議之舉行，只可謂爲義亞爭端良化之徵，而未可謂爲眞有化干戈爲玉帛之力也。於此吾人甚願義當局引解鈴繫鈴之意，本民族互存之精神，臨崖勒馬，適可而止，同時亦只有望亞國當局在可不危及國家獨立自主之範圍內，爲世界和平而讓步！

（錄八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被擄英記者之惡耗

昨日路透北平電，忽傳前在察邊被擄之英記者瓊斯氏竟被殺害，屍骸已發現。中英雙方迄今尚無公報，但據云消息確實，路透社並已電告其老父，是則此不幸之消息，殆爲事實矣。

在此惡耗傳出以前，殆無人逆料其遇害。理由甚簡：其一，同時被擄者二人，德記者穆勒氏，當即釋放，假令匪有仇視彼等之意，穆勒氏亦斷不能生還，釋穆勒而殺瓊斯，不能想像其理由。其二，匪之釋穆勒氏也，爲令其同平備贖，可知匪志在得金，而不在害命。我當局得訊，即擬設法贖救，並不採嚴厲手段，是匪並無怒殺瓊斯之必要。

但昨日竟有此不幸之惡耗，吾信我國民聞之，將無不悲悼。中國報界，對此不幸之英國同業，當更感痛惜。在此案出後，報紙迄少完全紀載，穆勒博士釋歸之後，中外當事者俱忙於救人，關於匪中詳情，似尚無假發表，今一旦惡耗傳來，中國公衆直不能想像匪輩何以從擄贖而變爲害命，此中經過，殊屬費解，抑在此案之轉變，自匪輩遷地起。匪釋穆勒時，本期待價贖，乃正在磋商，而匪忽遷匿，爾來多日，對於匪踪所在，傳說紛紛。大抵自匪遷地以來，即不能與匪接觸，匪輩當待贖望金之日，何以忽變更踪跡，以至最後下此慘酷手段？此誠百思不解者也。

吾人今尚存一線希望，盼所傳惡耗，或能萬一不確，惟路透既言之鑿鑿，則事實上竟不能不信。吾人現請求中英當局迅速發表正式報告，望將瓊斯氏被擄後以至最後所得消息，事無鉅細，詳告公衆，以爲死者紀念。

同時吾人由中國國民及中國報界之立場，實表萬分悼惜之意。近代以來，新聞記者，爲一特殊的公人職業，其工作，乃以人類公共福利及社會一般需要爲對象，雖各有其國家觀念，但有時亦能超越國家或民族自私自利之企圖。新聞記者之奔走勞作，與官商各界不同。蓋不必有特殊目的，更與其私人利益無關。大抵於認爲有新聞價值之地域及事件，輒依其興味之發動，而考察紀述之。記者雖亦各有主觀的見解，但大體言之，凡良記者，自其良好分子論之，對職業上大抵有共同之興味與理想。全世界之新聞記者大抵有義俠與公道之心。其評論臧否，要之不爲私也。除非爲受狹隘自私的極端國家主義所陶鎔者之外，大抵俱願主張公道。抑記者之奔走，爲盡職務，爲發抒興味理想，其志不在贏利得權，而勞苦則甚，有時或遇危險，而亦甘之，吾據此義以衡瓊斯氏之行動，更有不勝痛惜者。內蒙一帶，就新聞界言，直一未開之地。當此東亞多事之秋，察熱逆情，更惹注意，然中國報界，迄少旅行該地者，瓊斯氏炎天奔走，其勞可知。然亦不過爲職務觀念與研究興味所驅，此種冒險耐勞之精神，洵足爲記者之範。瓊斯氏服務於孟楷斯德前衛報，該報爲世界第一流之報紙，平日持論，於擁護英國利益之外，猶能發揮自由公道之精神，對中國國民，亦有一貫的好意。今該報駐平代表，在其盡尋常職務之時，竟遭不測，至於殞命，中國公衆，能不抱憾無窮乎！瓊斯氏遇禍之地，爲中國領土，而加害之者，乃中國盜匪，中國國民，自感覺其責任。然事實上，察邊近甫撤兵，瓊斯氏所經路線，又爲一情況複雜地帶，中國本不免有匪盜，而察熱邊界，更易於聚匪，匪團之形成，與內地情形又有不同，中國官吏在此機微緊急之時局，對於旅行者甚不易爲有效之保護。此固中外所周知，瓊斯氏度亦知之甚悉，今竟遭禍，可勝痛歎。死而有知，當能爲中國國民諒也。所不堪者，以青年有爲之才，竟殉身於平和的職業，遠遊異國，死於非命，而海西萬里，尚有倚門望子之老人，吾儕中國同業，實不知所以爲唁也！在平之外報記者，尤其幸運之穆勒博士，更不知如何感傷矣！

外交與內政

（錄八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張群氏銜蔣命赴青島，慰視汪病，昨晚青電，汪已定今日返京，同時傳胡漢民氏歸國有期。由各方形勢推論，可判斷自現在起以至六中全會前後，當爲國家政治上之重要時機。

吾人處於民間言論界地位，於國家許多問題，尤其涉於機術範圍之外交情形，不能知悉，故不能，亦不便，爲具體的建議。然現時無疑的可先建議一點：即無論如何，須在最短期內，先掃盡內政上人的或事的糾葛或隔閡，國民黨先自形成一堅固統一的壁壘，而進一步準備依國民黨自已之約言，改造政治，求取得全國人才之積極的有效的合作，是也。

目前國事，較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困難倍甚，但認識則易，故多年來輿論要求各方覺悟而卒未一致覺悟者，以勢以理，在今日應易能之。蓋今日大勢太易明，而覺悟機會到最後之故也。

九一八之時，日本雖具非常決心，但關於其軍事行動之範圍止境，與其最後希望，彼之國論，實未一致，即執行軍事行動之軍人，亦非自始即有一致的遼遠之計畫。當其時，日本內閣與前方軍人，非盡抱一致之見解，雖至犬養內閣時猶然。是以中國在當時固以不認識日本而失敗，而日本自身之計畫，亦與時俱進，常在演變之中者也。今日之局則不然。蓋日本現已有堅固一致之國策，對於東亞全局，有其一套之抱負與決心。其國策之形成，自以軍部爲主體，然其他勢力皆樂從之，在其國內，無牽制，無反對。所或不同者，只方式步驟時機之問題，非本質上之問題也。日本之國策爲何，則去年四月十七日之天羽聲明表現一斑。最近在華北之活動，爲其實行之序幕。中國人在過去，往往以無止境一語，評論日本政策，此種評論，根本幼稚。日本政策，既以全中國爲對象，有何有無止境之可論。故時至今日，日本對華政策之尖銳甚明，非如九一八時代之混沌也。

中國在九一八後，除不知彼，不知已之外，且不知世界。今則既易認識日本，且當然應已認識世界。故在今日言立國之道，當然須在自負全責，不躲閃，不游疑，認定問題核心，以自決其運命。吾人敢坦率聲言：若依現在之國情，常作此種枝節應付，一定不至亡國不止！何則？日本既強有力，而有一定之國策，中國既弱，而手忙脚亂，枝節爲之，此步步趨於亡國之道也。且中國今日所待決者，非原則主張之問題，而爲如何實現之問題。蓋以原則主張論，塘沽協定以來，在政府本來已定，即務求中日之平和親善。日方動指摘我當局施行二重政策，中國國民，但見政府步步附和日本，求免須臾，此外別無政策，從何論上二重。然而今春外交部雖發親善宣言，而並未能緩鉤察事件之發作；月前國府特下睦鄰之明令，而一紙文章，又能有幾許緩和環境之效？中國一大部分人，實希望經濟上謀提携，或能政治上得安定，然實際如何，又顯然可知。不觀日方近已極少用「提携」之名詞，而昌言北支開發？提携爲雙方互願，開發則一面作主，意義之間，恐又歧異。況經濟只爲問題之一部分，華北只爲地域之一部分，日方政策，根本中又有根本，步驟中又有步驟，總之，彼有整個國策，不達不止，且一切取可能的急進態度；返觀我國近狀，雖極力逢迎，而實有望塵莫及之感。河北事件，察哈爾事件，新生事件，風雲疊起，事事依從，而全局關係，並未得到絲毫安定。初則悚然，繼而茫然，對走馬燈的時局之進展，竭力順應，而依然不得段落，且更加劣焉。國家自處及對外之態度如此，非步步趨於亡國而何哉？

處茲危險悲觀之國際關係，第一仍惟有希望自己覺悟，內政上先樹立不亡之規模，欲求日本親善，此爲一線希望之所寄也。吾人所樂觀者，國家地位，今已洞明，任何愚不肖之人亦當知身在覆巢之下。夫過去鬧派別，講恩仇，分意見，諉責任，當此大廈既傾，一切皆成空幻，惟有樹立統一鞏固之國民的壁壘，共同肩負責任起來。不互怨，不自鬨，不受離間挑撥，對此危殆之國家誓共同守護。於我强鄰，應坦白堅決，告以中國立國之最後的立場，不作游移模棱之詞令，日本在此範圍內之發展，必許，其逾此範圍者，必拒，凡此允拒之責任，以一致之公意負之。國民黨將汪胡等諸領袖及張閻韓陳李白等諸軍人幹部，今日所最亟者，即覺悟共同負責，先安定內政，解決方針，進一步準備今冬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之事。吾相信中國自身果能成爲精神上不可侮之國家，則日本將可刮目相看，然後國府睦鄰令主旨有實現之希望。諸公今再不努力，眼看在歷史上成罪人，且國民亦勢不能放任到底也。

（錄八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評褚輔成氏貨幣革命論

前衆議院議員褚輔成氏近在滬主張貨幣革命論，其要旨大致如下：「自一九二九以來，各國經濟戰爭之策略，已由守勢改爲攻勢，而採用貨幣鬥爭政策。中國在各國貨幣鬥爭之中，尤其在美國實施白銀國有政策之後，深受其害，白銀外流不止，金融梗塞，農村衰落，商工業凋弊；非改革本位制，實行貨幣革命，殆不足以謀自救。欲實行貨幣革命，非熟察現社會之需要不可，而一察中國貨幣之歷史，自古代以迄今日，則知貨幣不必用金銀，其他各種貨物亦可成貨幣，皆可爲交換之媒介，物價之尺度。昔日孫中山先生之主張以貨物價值爲担保而發行鉅額紙幣，蓋深明貨幣之原理及社會之需要者。今師其意，主張改現制爲貨物本位制。貨物本位之紙幣名曰貨物兌換券，定爲法幣，單位仍稱元，與關金單位規定比率，在國內可以兌換貨物，遇有國際貿易，可向國際匯兌局兌換各國匯票，且中央及地方各公共機關祇准收受法幣，以擴大法幣之效用，使現行其他貨幣漸歸消滅。一面將全國現有的約值二十萬萬之金銀，收爲國有，以一部爲國際匯兌準備金，以一部淸償外債。爲堅各界人民對於政府之信用，可使由政府及商業團體合組之種種委員會分司紙幣政策之施行事務。如是則社會上計算籌碼充足，血脈自然通暢，不但在經濟方面可復興農村，救濟工商業，安定金融，挽救入超，防止白銀外流，而且在政治方面，在貨幣革新後可眞正以經濟謀統一，可實施生產建設，可編遣軍隊，可增加救國力量」（據上海法學院發行之貨幣革命十講，撮要摘旨）。褚氏在社會上富有地位，且又值江浙一帶金融周轉不靈，錢莊倒閉者相繼之時，故貨幣革命論頗爲世人所重，本月初，上海各業聯合會曾正式派代表向中央政府請願實行褚氏之貨物本位制，是褚氏之貨幣革命論，已非褚氏個人之主張，而有漸成貨幣革命運動之勢矣。目前政府方面雖表示絕無實行貨幣革命之意，然當美國收買白銀政策最近仍在進行，中國金融緊急日甚之際，恐難免無貨幣革命方案眞上政府日程之事，故吾人願於此際對褚氏之主張略加批評。

褚氏所論具有許多獨到之卓見，例如：（一）能從中國貨幣史上之證據，認定貨幣本是貨物，此足以袪中國的流俗金屬論者之惑；（二）能一方面適應世界新潮流之管理貨幣制而另一方面斟酌中國特殊情形加以剪裁，此足以補模倣的通貨膨脹論者及外匯管理者之不足；（三）能本革命的精神，主張由尚未完全統一之幣制過程，一躍而達最高度的統一完成的幣制過程，此足以鍼砭世之因敷衍坐待外力者；（四）能着眼於全中國的整個的貨幣統制及經濟統制，褚氏所謂『政治割據則可自由，經濟割據反感不便。政治之領域愈小愈易措施，經濟之領域愈小愈難展布，破各省經濟自爲統制論者之迷夢。凡此等等，皆含至理，不可忽視。

然在另一方面，褚氏所論却含有極大缺點：第一，從經濟關係方面觀之，（一）褚氏只顧貨幣之交換媒介及物價尺度之職能，而忘却其價值藏儲之職能。貨幣在發生史上雖從交換媒介及物價尺度之職能而起，然到商品社會成熟時，其價值藏儲之職能，却掩前二者而上之，而此種職能之發揮，在持久及安全關係上又始終須以金銀爲基礎，所謂『貨幣雖不就是金銀而金銀却天生是貨幣』，即係從此種職能立說者。誠然，貨幣此種職能亦可依以私有制爲根基的商品社會之變爲非商品社會（例如否認私有制之社會主義社會）而失其存在，然跡褚氏論旨，不但不以商品社會之廢止爲目標，且方以其保存爲前提，故褚氏之方案能見諸實行，則因貨幣之價值藏儲職能之故，亦即因所謂格勒沁氏法則之故，將見金銀悉藏地下而國民經濟之必須現金銀的對外結賬且變爲不可能。（二）褚氏忘却貨幣之支付手段的職能，蓋貨幣在無政府無計畫的商品社會中，在平常能依其所藏儲之價值或依其代表物而作支付之手段，在恐慌時則只能依其所藏儲之本身價值而供支付之用，今如不企圖廢止商品社會的無政府性及無計畫性（例如蘇俄至少亦當如美德），而但以貨物爲本位，則積貨難消之時當如何？今上海紗業存貨之山積及道契之無從抵押，其根本原因豈非在棉紗無消路及房屋無人租用之故耶？（三）褚氏所謂幣制革新後的經濟上之利益，如復興農村，救濟商工業，安定金融，挽救入超，防止白銀外流，等等，以吾人觀之，亦甚可疑，蓋此等利益須待多方面之設施，尤其須待整個合理的經濟計畫之實施，如謂幣制一變，即一切解決，則未免小視中國今日之種種經濟難題矣。

第二，從政治關係方面觀之，（一）如無財政更鞏固，事權更統一，信用更昭著的中央政府，如何能使貨物本位不變爲完全紙幣本位？如何能使信用通貨膨脹不變爲財政通貨膨脹？而褚氏對於政治方面之變革無論在對人民一般關係或對集團的勢力關係上，概未顧慮，不能不謂爲缺點。（二）即姑捨上述之點不論，而外來之政治壓力亦足爲根本的障碍，如不恢復革命外交的精神，則在日本英美俱欲拉我國入其集團，同時反對中國加入其他集團，甚至各國共同援華亦遭反對之今日，如何能得列強之事實上的贊同或不反對？而褚氏對此問題幾毫未顧及，亦屬缺點（蘭丹馬克係在國際銀行對德國中央銀行的非實的担保之下始發生作用，不可引爲貨物本位制之前例）。

總之，褚氏所論雖具許多卓見，或可在中國新幣改革上有甚大貢獻，然同時在貨幣職能之考慮上尚未周到，對於幣制所必需的整個統制經濟計畫雖已顧到而無說明，政治關係的考慮之缺如，尤爲大大缺點，故吾人以爲，國人以褚氏所論爲新幣制改革之端緒則可，若竟欲照此原則草草實行，則恐利未見而害先至矣！

（錄八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讀拔可同年游黃山詩因寄　　疑盦

六十。氣。猶。龍。來。探。太。古。雪。初。覯。九。疊。泉。駭。詫。歎。奇。絕。更
進。乃。愈。奇。創。遇。出。幽。折。停。筇。登。始。信。一。覽。罄。萬。謫。掛苔。
剗。怪。壁。歷歷。駭。初。瞥。振衣。文。殊。宮。雲。物。洗。澄。潔。天都。與。
蓮。花。左右。兩。提。挈。殷勤。丐。君。詩。異矚。爲。君。設。軒皇。手。植。
松。迎君。亦。愉。悅。爲君。聳。霜。顱。突兀。相。不。別。況有。浩。蕩。胸。
兼具。廣。長。舌。含咀。傳。能。貯。牢揣。巧。無。缺。是皆。山。所。喜。故
與。重。要。結。君宜。通。此。意。游事。戒。中。輟。窮搜。五。岳。外。一一。
破。肩。鑷。從人。羨。園。居。娛遨。至。期。耋。

爲拔可題晚翠軒遺札　　吷庵

子嘗。稱。晚。翠。佳句。誦。在。口。不死。無。以。進。此評。孰。能。否。遺
牘。付。裝。背。知子。隱。痛。久。公案。三。十。年。因果。愈。紛。糾。僻塗。
士。自。噬。枉命。歸。駢。首。至今。論。國。是。清議。翻。負。咎。黨事。始。
甘。陵。補袞。復。何。有。讐唐。八。司。馬。吾尤。惜。劉。柳。

有懷佶子吳門園居却寄　　纕蘅

甚日。從。君。坐。綠。陰。每因。撫。事。念。冰。襟。穿簾。幽。鳥。應。窺。坐。
解籜。新。篁。定。滿。林。別思。無。如。今。歲。酷。勞生。終。悔。世。緣。深。
故人。豈。有。圖。南。興儻。爲。追。涼。一。動。心。黔中爲道暑佳地私意謂突過匡君
意外得此亦一快也

聞客談賽金花近事漫賦　　子威

西風。送。冷。到。儂。家。此是。當。年。歷。刼。花。一代。美。人。歸。掌。故。
三間。破。屋。老。京。華。梨園。白。髮。天。猶。醉。湓浦。青。衫。淚。似。痲。
窮巷。偶。聞。車。馬。至。樽前。怨。煞。舊。箏。琶。
一曲。新。聲。傳。彩。雲。九天。花。雨。散。繽。紛。神光。留。影。璇。垣。朗。
蠻語。噙。香。寶。帳。聞。博望。槎。中。隨。使。節。柔儀。殿。上。坐。將。軍。
達官。走。避。王。孫。哭。烏散。延。秋。日。已。曛。
不合。時。宜。劉。孝。標。訪求。古。艷。慰。無。聊。殘編。五。國。城。中。傳。
怪事。三。思。宅。裏。妖。閃電。窗。窺。新。色。相。結風。裾。想。舊。娙。嫿。

翠眉。顰。皺。紅。脂。褪。坐閱。滄。桑。幾。市。朝。萊公。愛。聽。柘。枝。顛。指點。褰。帷。一。面。緣。（昔隨樊山豫章館顧曲曾識賽娘時猶新嫁娘也）客婦。眞。成。垂。老。嫁。舊人。猶。門。及。時。姸。朱門。晝。閉。今。何。所。白紵。歌。殘。又。幾。年。喚起。燕。京。岑。寂。夢。爲。君。故。事。說。開。天。

方來　疑庵

方來。難。可。測。前識。古。無。之。生世。偏。成。創。先幾。敢。致。疑。幾回。憂。潤。礎。一夕。擲。枯。蓍。揚。墨。商。量。徧。逃。歸。總。未。宜。彈指。興。亡。事。何。渠。國。土。無。稽。天。豨。蟻。色。鑠。石。燎。蝂。都。豈汝。跳。能。免。看。誰。溺。不。濡。中。風。狂。走。後。共。盡。有。微。吁。抉牆。施。一。牖。人。意。每。躭。新。况。夢。華。胥。國。中。皆。極。樂。民。靑冥。方。欲。綆。玄。浩。尙。無。津。此。際。持。衰。朽。相。從。道。苦。辛。

金陵雜詩　衆異

避兵。張。孔。算。完。人。智。井。猶。留。舊。日。春。楊。氏。諸。姨。翻。笑。汝。未妨。歌。舞。閱。胡。塵。（胭脂井）

捨宅。曾。聞。署。報。寧。祇。今。病。馬。溷。堦。庭。衆生。與。佛。何。差。別。郤。誦。公。詩。解。聽。熒。（半山寺寺夷爲厩衆生不異佛佛即是衆生荊公題半山寺詩也）

高風。無。復。蒲。葵。篷。舊。迹。惟。餘。草。樹。岡。能。解。爭。墩。見。懷。抱。淺人。何。用。測。貓。郎。（謝公墩）

折節。爲。儒。勇。者。徒。山。堂。垂。圯。見。規。模。羣。兒。自。貴。矜。身。手。翻笑。先。生。好。讀。書。（周處讀書臺）

廢圃。菘。田。路。未。諳。十年。長。夢。冶。城。南。平生。身。世。汪。容。甫。不忍。經。行。孔。雀。庵。（訪馬守眞故居未果）

坊曲。凋。疏。剩。酒。家。秦。淮。無。復。舊。時。花。擬。兒。那。解。承。平。世。十四。樓。中。盡。狹。邪。（秦淮集飲）

百無。一。用。魯。諸。生。老。作。靑。溪。勃。窣。行。容。我。高。眠。免。行。酒。一籌。聊。勝。鄭。康。成。（旅宿）

滬上旅舍漫題　樹人

萬重。樓。閣。倚。天。齊。煤。癉。車。雷。一。片。迷。郤。羨。數。椽。茅。屋。子。半灣。流。水。綠。陰。低。

水龍吟（賦示同學諸子）　榆生

十年。湖。海。飄。零。眼中。何。物。令。吾。喜。狂。濤。怒。撼。橫。流。蕩。決。天胡。此。醉。幾。輩。推。排。無。端。歌。哭。漫。悲。螻。蟻。但。茫。茫。後。顧。殘陽。誰。挽。偷。視。息。眞。堪。媿。　惆悵。天。涯。老。矣。渺。予。懷。滄。溟。焉。濟。歲。寒。同。保。雞。鳴。風。雨。待。張。吾。幟。脫。屣。妻。孥。關。心。桃。李。知。應。有。事。看。三。千。水。擊。弋。人。何。慕。展。靑。雲。翅。

凌霄一士隨筆

常熟孫師鄭(雄)月前卒於北平，年七十，聞晚境頗不佳也。其友好及門人經紀其喪，且擬籌設鄭齋圖書館，爲之長留遺念。館如有成，亦足慰其憔悴著書之志矣。孫氏近著「詩史閣筆記」，分日刊登北平晨報，其絕筆也。頃見其數則，中有錄張志潛函，述陳寶琛典試江西以「歲寒松柏」命題事云：

……先是同治癸酉，弢老分校順天鄉闈，年才廿六，房首乃一耆宿，年已六十有二。光緒乙亥，又與洪文卿同任順天鄉試分校，文卿戲語弢老，謂：「衡文應取少年文字，氣象崢嶸，他日桃李成陰，羅列鸞台鳳閣間，師門得以食報，無再取老師宿儒迂疏寡效之松柏爲也。」弢老頗不謂然。洎壬午典試江右，洪適督學，弢老詢以士風如何，洪戲對云：「來此三年，盡栽桃李，無一松柏。」弢老入闈後，遂以歲寒松柏命題，所取多章江碩彥，陳散原即於是科獲雋。……

與拙著隨筆所錄楊苓泉君來稿述陳洪論取士一節，(見本報本卷第二十四期。)大指不殊，而情事頗有異同。楊君云：「此節弢老爲余面述。」張君亦謂「立雪所聞」，則均親聞諸陳氏者，二說孰爲最確，殆難質矣。以語氣論，楊君所述，洪以春風桃李爲言，陳以歲寒松柏尙之，較之張君所述，洪於稱揚桃李時即先將松柏罵倒，似更於事實爲近。

「詩史閣筆記」又一則，錄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云：

長沙張文達公百熙，善化瞿文愼公鴻禨，……同歲舉於

鄉，先後入翰苑，均爲高陽李文正公高弟。文正每與長白榮文忠公祿談讌，極稱許兩君不置。……庚辛之際，兩公駐蹕西安，樞臣端邸載漪剛相毅趙尚書舒翹啓尚書秀，因庇拳獲嚴譴，樞府乏人，文忠密薦於朝，特旨令迅速來陝，預備召見。時文達任廣東學政，文愼任江蘇學政，相約交卸後會於漢口，聯轡入秦。文達先到，詎知文愼莅鄂需時，爰紆道回湘省墓。詎文愼到漢，接秦中友人密函，星馳而去。文達由湘返漢，乃知文愼已著先鞭，竟不稍待，有孤前約，意頗不懌。迨赴行在，定興鹿文端公傳霖已先入政府，（亦文忠所保。）祇須再簡一人充數，兩宮無所可否，轉詢文忠，擇一委任。文忠密奏：鑾駕計日回鑾，舉行新政，可否令張百熙瞿鴻禨各抒所見，繕具節略，恭呈御覽，再求特旨派出一員，較爲得力。上頗然之。奉諭後，文達力論舊政如何腐敗，新政如何切用，並舉歐西各國治亂强弱之故，言之歷歷，何止萬言。文愼不逞辭華，但求簡要，略陳興利除弊四端。兩宮閱竟，謂文忠曰：「張百熙所言，劍拔弩張，連篇累牘，我看去不大明晰，還是瞿鴻禨所說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較妥。」文愼遂入直軍機，……。

按瞿鴻禨之成進士，入詞林，早於張百熙一科，（瞿辛未，張甲戌。）庚子之歲，瞿方以禮部右侍郎督蘇學，張則以內閣學士督粵學。（戊戌政變，張以曾保康有爲獲革職留任處分。）迨瞿升左都御史，張乃遞補禮侍，瞿升工部尚書，張又遞補總憲，兩人資序，雁行相次如此，雖樞臣簡畀，不必盡循階資，而瞿既班在張上，當時選用樞臣，以地位論，機會自屬較優，其得入直軍機，亦自無足異耳。庚子各省學政報滿，未及簡放新任。瞿在蘇聞兩宮西行之訊，即專摺馳問。嗣因頭風自額頂至腦後苦作掣痛，病體難支，再奏請先行交卸，給假兩月回籍就醫。奉旨准假後，於十月間移交關防，十一月初二日抵長沙，十二月初八日啓程赴西安。見「長沙瞿氏家乘」卷五「

止僉年譜」坿錄。是瞿實迂道回湘也。瞿自蘇西行，張自粵北行而後西，自以瞿之行程爲尤便，所謂蒞鄂需時云云，蓋有未諦。至應詔陳言一事，乃緣辛丑三月初三日之通諭，中外大臣皆有條奏。瞿以是月二十三日遞摺，所陳確係四條，主張擇要以圖，行之以漸，大略謂：

……今日情勢，譬如大病之後，元氣盡傷，不獨攻伐之劑不可妄施，亦豈能驟投峻補？若欲百廢俱興，一時並舉，不惟無此財力，正恐紛更罔濟。……

一曰整飭吏治。……請飭下各省督撫，愼委州縣，必以盡心民事興利安良爲考成。至命盜案處分，則應從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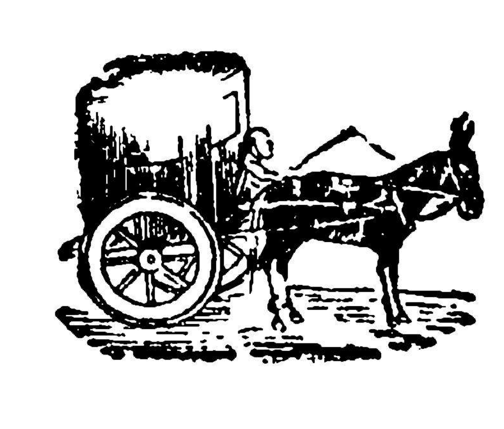
一曰造就人才。……學堂創辦之始，除京師原有大學堂外，但於各省會立一時務學堂，……期以十年，各省府廳州縣次第自興學堂矣。

一曰變通軍制。……請各省建一練兵學堂，……學成之後，使分充隊長，轉相教習，推廣多營，就中擇尤委爲管帶，即以督撫統之。

一曰開濬財源。……一切搜括病民之政，斷不可行。除加抽進口洋稅及改定鎊價二端，爲出入大宗要欵，應由全權大臣與各國公使商議，期於必行外，其餘別無開源之法，計惟有求之於地，猶可資以裕民。……又見在鑄造銀元，已有數省，惟湖北廣東兩省爲精，擬請飭下戶部，將機器提至京師，仿照湖北廣東辦法，由部鑄造精式大小龍圓，頒發各省，一律通行。

又，鹿傳霖於庚子閏八月初二日即奉旨入軍機，時尙未召瞿張，榮祿亦尙在保定，未至行在也。(是月十三日始諭令榮祿前來行在，入直辦事。)瞿於辛丑正月十五日抵西安，(四月初九日奉旨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鹿已爲軍機大臣數月矣。

嘗聞人言，陳氏筆記叙戊戌事有甚失實處。



閑讀偶記

孟師孔

今之賣文賣字者，其廣告文多爰引託始子雲相如以解嘲，案相如得千金，售長門賦，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闌中之羊也，安得妄載，見論衡，又潛居錄云，子雲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益之曰，「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自唐以還，賣文獲財，未有如李邕者，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受納餽遺，多至鉅萬，見舊唐書本傳，杜少陵詩，聞斛斯六官未歸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疏煙」，何斛斯翁之寥落一至於此，其無當於圈鹿闌羊，視子雲殆有甚耶。

四庫全書總目存目，交友論一卷，明利瑪竇譔，（按明時西人入中國者，皆自稱歐羅巴人）萬曆己亥，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有云，友者過譽之言，大於仇者過訾之言，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自餘持論醇駁參半，西洋人入中國，自利瑪竇始，其所著書文有二十五言一卷，按西洋宗教傳中國，亦自二十五言始。

雜劇傳奇之屬，元人分若干折，後人作齣，明王伯良（驥德）校注古本西廂記凡例，謂元人從折，今或作齣，又作出，出既非古，齣復杜譔，字書從無此字，診癡符傳，以爲齣蓋齝字之誤，其言謂牛食已復出嚼曰齝，又引元喬夢符云，牛口爭先，鬼門讓道語，遂終傳皆以齝代折，不知字書齝本作𪘲，又作呞，以齝作齣，筆畫誤在毫釐，相去更近，非直台句之混已也，即用齝，元劇亦不經見，故標上方者，亦止作折云，蓋元明人製曲，以通俗爲得體，遣詞且然，何論用字，必欲一一訂正之，或詞意轉不可曉，聲調亦復失體。」

金陵隨園有二，揚州亦有隨園，又關中雜賢，亦有隨園，其自記云「余關地殊茆，偶有怪石，便疊爲山，偶臨水便濬爲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喟然歎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之亦隨地而樂之，孔子曰樂亦在其中矣、遂自號曰隨園云，見無事爲福齋隨筆。

機器製造，中國古已有之，璇璣玉衡，以齊七議，萬世巧藝之祖，無出歷山老農矣，皇帝之指南車周公之欹器，其次也，公輸之雲梯，武侯之木牛流馬，又其次也，南齊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及欹器指南針之屬，皆能製造，北齊胡太谷，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三十六戶，各有婦人，手各執鏁，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皆出戶前，唐「馬登封」爲皇后製粧臺，進退開台，皆不須人巾櫛香粉，次第迭進，見者以爲鬼工，元順帝自製宮漏，藏壺匱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腰立玉女，按時捧籌，二金甲神擊鼓撞鐘，分毫無舛，鐘鼓鳴時獅鳳在側，飛舞應節，匱兩旁有日月宮、飾以金烏玉兔，宮前飛仙六人，子午之交，仙目耦進，度橋進三聖殿，已復退，立如常，憶十數年前廣州猶有銅壺滴漏，亦元人遺製第略昉其意，不能如宮漏之精美耳。

專載

破產法（立法院六月二十一日例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依本法所規定和解或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停止支付者，推定其爲不能清償。

第二條　和解及破產事件，專屬債務人或破產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管轄，債務人或破產人有營業所者，專屬其主營業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主營業所在外國者，專屬其在中國之主營業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不能依前項規定定管轄法院者，由債務人或破產人主要財產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第三條　本法關於和解之債務人或破產人應負義務及應受處罰之規定，於左列各欵之人，亦適用之。一·無限公司或兩合公司執行業務之股東。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三·股份兩合公司執行業務之股東。四·其他法人之董事，或與董事相等之人。五·債務人或破產人之法定代理人，經理人或清算人。六·遺產受破產宣告時之承繼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第四條　和解在外國成立，或破產在外國宣告者，對於債務人或破產人在中國之財產，不生效力。

第五條　關於和解或破產之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第二章　和解

第一節　法院之和解

第六條　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在有破產聲請前，得向法院聲請和解。已依第四十一條向商會請求和解，而和解不成立者，不得爲前項之聲請。

第七條　債務人聲請和解時，應提出財產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並附具所擬與債權人和解之方案，及提供履行其所擬清償辦法之擔保。

第八條　法院認爲必要時，得傳喚聲請人，令其對於前條所規定之事項補充陳述，並得隨時令其提出關係文件，或爲其他必要之調查。

第九條　法院對於和解聲請之許可或駁回，應自收到聲請之日起七日內，以裁定爲之。前項裁定，不得抗告。

第十條　和解之聲請，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時，應駁回之。一·聲請不合第七條之規定，經限期令其補正而不補正者。二·聲請人曾因和解或破產，依本法之規定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者。三·聲請人曾經法院認可和解或調協，而未能履行其條件者。四·聲請人經法院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不爲眞實之陳述，或拒絕提出關係文件者。

第十一條 和解聲請經許可後，法院應指定推事一人爲監督人，並選任會計師或當地商會所推舉之人員或其他適當之人一人或二人，爲監督輔助人。法院認爲必要時，得命監督輔助人提供相當之擔保。監督輔助人之報酬，由法院定之，有優先受清償之權。

第十二條 法院許可和解聲請後，應即將左列事項公告之。一・許可和解聲請之要旨。二・監督人之姓名，監督輔助人之姓名，住址及進行和解之地點。三・申報債權之期間，及債權人會議期日。前項第三款申報債權之期間，應自許可和解聲請之日起，爲十日以上二個月以下。但聲請人如有支店或代辦商在遠隔之地者，得酌量延長之。債權人會議期日，應在申報債權期間屆滿後七日以外一個月以內。對於已知之債權人及聲請人，應另以通知書記明第一項各款所列事項送達之。對於已知之債權人，應將聲請人所提出和解方案之繕本，一併送達之。

第十三條 前條公告，應黏貼於法院牌示處，並登載於公報及新聞紙，如該法院管轄區域內無公報新聞紙者，應併黏貼於商會或其他相當之處所。

第十四條 在和解程序進行中，債務人繼續其業務。但應受監督人及監督輔助人之監督。與債務人業務有關之一切簿冊，文件及財產，監督人及監督輔助人得加以檢查。債務人對於監督人及監督輔助人關於其業務之詢問，有答復之義務。

第十五條 債務人聲請和解後，其無償行爲，不生效力。配偶間・直系親屬間或同居親屬或家屬間所成立之有償行爲，及債務人以低於市價一半之價格而處分其財產之行爲，均視爲無償行爲。

第十六條 債務人聲請和解後，其有償行爲逾越通常管理行爲或通常營業之範圍者，對於債權人不生效力。

第十七條 和解聲請經許可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民事執行程序。但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監督輔助人之職務如左：一・監督債務人業務之管理，並制止債務人有損債權人利益之行爲。二・保管債務人之流動資產及其業務上之收入。但管理業務及債務人維持家庭生活所必需之費用，不在此限。三・完成債權人清冊。四・調查債務人之業務，財產及其價格。監督輔助人執行前項職務，應受監督人之指揮。

第十九條 債務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監督人應即報告法院。一・隱匿簿冊，文件或財產，或虛報債務。二・拒絕答復監督人或監督輔助人之詢問，或爲虛僞之陳述。三・不受監督人或監督輔助人之制止，於業務之管理，有損債權人利益之行爲。

第二十條 法院接到前條報告後，應即傳訊債務人。如債務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關於其行爲不能說明正當理由時，法院應即宣告債務人破產。

第二十一條 法院應以左列文書之原本或繕本，備利害關係人閱覽或抄錄。一・關於聲請和解之文件及和解方案。二・債務人之財產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三・關於申報債權人之文書及債權表。

第二十二條 債權人會議，以監督人爲主席。監督輔助人應列席債權人會議。

第二十三條 債權人會議，債權人得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二十四條 債務人應出席債權人會議，並答復監督人，監督輔助人或債權人之詢問，債務人經通知後，無正當理由而不出席債權人會議時，主席

應解散債權人會議，並向法院報告，由法院宣告債務人破產。

第二十五條　債權人會議時，監督人或監督輔助人應依據調査結果，報告債務人財產業務之狀況，並陳述對於債務人所提出和解方案之意見。關於和解條件，應由債權人與債務人自由磋商，主席應力謀雙方妥協。

第二十六條　債權人會議時，對於債權人所主張之權利或數額，債務人或其他債權人得提出駁議。對於前項爭議，主席應即爲裁定。

第二十七條　債權人會議爲和解之決議時，應有出席債權人過半數之同意，而其所代表之債權額，並應占無擔保總債權額四分三以上。

第二十八條　和解經債權人會議否決時，主席應即宣告和解程序終結，並報告法院。

第二十九條　和解經債權人會議可決時，主席應即呈報法院，由法院認爲可與否之裁定。前項裁定應公告之，無須送達。

第三十條　債權人對於主席依第二十六條所爲之裁定，或對於債權人會議所通過之和解決議有不服時，應自裁定或決議之日起十日內，向法院提出異議。

第三十一條　法院對於前條異議爲裁定前，得傳喚債權人及債務人爲必要之訊問，並得命監督人監督輔助人到場陳述意見。

第三十二條　法院如認爲債權人會議可決之和解條件公允，提供之擔保相當者，應以裁定認可和解。

第三十三條　法院因債權人異議，認爲應增加債務人之負擔時，經債務人之同意，應將所增負擔列入於認可和解裁定書內。如債務人不同意時，法院應不認可和解。

第三十四條　對於認可和解之裁定，得爲抗告。但以曾向法院提出異議或被拒絕參加和解之債權人爲限。前項裁定，雖經抗告，仍有執行效力。對於不認可和解之裁定，不得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

第三十五條　法院駁回和解之聲請或不認可和解時，應依職權宣告債務人破產。

第三十六條　經認可之和解，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對於一切債權人其債權在和解聲請許可前成立者，均有效力。

第三十七條　和解不影響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人之權利。但經該債權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八條　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保證人及其他共同債務人所有之權利，不因和解而受影響。

第三十九條　債務人對債權人允許和解方案所未規定之額外利益者，其允許不生效力。

第四十條　在法院認可和解後，債務人尙未完全履行和解條件而受破產宣告時，債權人依和解條件已受淸償者，關於其在和解前原有債權之未淸償部分，仍加入破產程序，但於破產財團應加算其已受淸償部分，以定其應受分配額。前項債權人，應俟其他債權人所受之分配與自已已受淸償之程度成同一比例後，始得再受分配。

第二節 商會之和解

第四十一條 商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在有破產聲請前，得向當地商會請求和解。但以未經向法院聲請和解者爲限。

第四十二條 商會應就債務人簿冊或以其他方法查明一切債權人，使其參加和解並出席債權人會議。

第四十三條 商會得委派商會會員，會計師或其他專門人員，檢查債務人之財產及簿冊，監督債務人業務之管理，並制止債務人有損債權人利益之行爲。

第四十四條 商會接到和解請求後，應從速召集債權人會議，自接到和解請求之日起，至遲不得逾二個月。

第四十五條 債權人會議得推舉代表一人至三人，會同商會所委派人員，檢査債務人之財產及簿冊。

第四十六條 債務人有第十九條各款所列情事之一者，商會得終止和解。

第四十七條 和解經債權人會議可決時，應訂立書面契約，並由商會主席署名，加蓋商會鈐記。

第四十八條 債權人會議得推舉代表一人至三人，監督和解條件之執行。

第四十九條 第七條，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關於法院和解之規定，於商會之和解準用之。

第三節 和解及和解讓步之撤銷

第五十條 債權人於債權人會議時不贊同和解之條件，或於決議和解時未曾出席亦未委託代理人出席，而能證明和解偏重其他債權人之利益致有損本人之權利者，得自法院認可和解或商會主席簽署和解契約之日起十日內，聲請法院撤銷和解。

第五十一條 自法院認可和解或商會主席簽署和解契約之日起一年內，如債權人證明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對於債權人中一人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之情事者，法院因債權人之聲請，得撤銷和解。

第五十二條 債務人不履行和解條件時，經債權人過半數而其所代表之債權額占無擔保總債權額三分二以上者之聲請，法院應撤銷和解。依和解已受全部清償之債權人，不算入前項聲請之人數。第一項總計債權額之計算，應將已受清償之債權額扣除之。

第五十三條 法院撤銷和解或駁回和解撤銷之聲請，以裁定爲之。對於撤銷和解之裁定，不得抗告。對於駁回和解撤銷聲請之裁定，得爲抗告。

第五十四條 法院撤銷和解時，應依職權宣告債務人破產。

第五十五條 法院撤銷經其認可之和解而宣告債務人破產時，以前之和解程序，得作爲破產程序之一部。

第五十六條 債務人不依和解條件爲清償者，其未受清償之債權人，得撤銷和解所定之讓步。前項債權人，就其因和解讓步之撤銷而回復之債權額，非於債務人對於其他債權人完全履行和解條件後，不得行使其權力。

（未完）

兩姊妹

王西彥

第一信

妹妹：

我眞沒有卒讀你來信的勇氣，想不到你現在的情緒會惡劣到這種田地的。

幾個月來，你的來信一封比一封沉悶，每次接到你的信時，我的手禁不住發抖，一摸到那麼厚一疊信紙，就知道那裏面一定又帶來了無數嘆息，無數絕望的淚！妹妹從前那顆快樂而輕鬆的心到那兒去了？你的年紀這樣輕，爲什麼一定要那麼神經質地儘往不幸處想，儘往黑暗處想呢？

是的，你近來的脾氣不好。既然你自己知道，爲什麼又要跟爸爸淘氣呢？你說爸爸不愛你，把你看作「路人」，妹妹，這都是你自己在自作自受，爸爸何嘗會像你所說的那樣？你應該知道，爸爸老了，而你呢，也已經不再是小孩子了，你得體貼體貼他老人家的心，不要一味的誤解他，寧可以使他心傷的話去給他不愉快。我眞不明白像你那樣聰明的人也會想不透。你一味的怪爸爸怪哥哥嫂嫂，怪我；可是，你得明白：爸爸他希望着自己的兒女能給他的希望與滿足的心是永遠地不會如願的，我們不能給他的安慰，我們便不應該怪他；你當然不能了解一個老年人的悲哀與寂寞，但你是他的女兒，他是你的父親，在父女的情分上你得給他一點平靜。哥哥嫂嫂呢，並不是他們忘記你，至少哥哥是不會忘記你的；可是，你得不要忘記他還是嫂嫂的丈夫，姪女兒們的父親，他的「愛」在丈夫跟父親這兩個名義上已經使他不能像從前那樣地關心到你了。你怪那短命媽，那麼，妹妹，你就拿着鋤頭去把媽的坟墓掘開吧，從那裏面你去拖出媽的屍體來，問她：「爲什麼要那麼早就把我們丟在這世上？」然而，恐怕連媽的骸骨也將變成泥土了呢。至於我，妹妹，教我怎麼說起呢？他是那樣地用熱愛和柔情把我纏得緊緊的，他會說：「在我的眼睛裏，親愛的，連宇宙也超不出你的絲裙的周圍呵！」是的，他——噢噢，隔壁他又在叫喚着了。他昨兒起身體有點兒不舒適，說是微覺頭暈，沒有瞧過醫生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只是一刻也少不了我，要我伴着他，我不能在他不適意時再加上不適意。我要過去了。

妹妹耐心一點，別橫橫豎豎的儘往壞處去想，快樂一點過過好日子不是很

好嗎？

快快來信……

你的姊七月二日

第二信

妹妹：

眞該打萬分，我在這邊怪你沒有來信，而你又在那邊生我的氣，爲什麽要生我的氣呵！我再三再四地叫你別把人類看得太冷酷，別儘往壞處想（算算看，這句話我對你說過幾遍了），而你却偏偏要不聽我的話，並且對我生着這麽大的氣，這樣做姐姐的人也實太難了。

你知道，當我沒有接到你的來信時，我是怎樣的焦急，不安，猜疑到種種緣由上面去：或許是沒時間，或許是害着病，更或許是——我想起來了，是不是那叫小明的男子纏住你了？妹妹，你一向就沒有對我提起過關於這一方面的事，還是你不願意告訴我，抑是你故意要等到某一個時候給我一個不意的好消息？你有這個好玩的脾氣，這使我回想到從前在學校裏時，你我彼此都秘密着那些無聊男人的來信，而在同一個時候才想給對方一個意外把它公開出來的那事情了。

回想到那時候的一些瑣瑣碎碎，對於現在你這種情緒實在使我謎似的不能了解，我眞不敢且也不能相信你竟變得這麽快！妹妹即使拿你自己的話來說吧，沒有媽，爸爸已經老了，哥哥有着嫂嫂，有着兩個姪兒了。而我呢，你不是在對我生氣，說我有了丈夫便連信也不給你寫得長一點嗎？就算是吧，那是，我的好妹妹，心眼兒細得比針眼兒還小的好妹妹，你的年紀也已經不輕了啊。

僅僅爲了我的信短了一點兒，你就生氣了，一連半個月沒來信，駡我沒情沒義，有了丈夫便不顧孤零的妹妹，叫我索性把你當做死了，咳咳，這眞從何說起呢？妹妹，不長遠了，你自己也會有一個愛你的丈夫的，到那時候你才能原諒我，了解我，同時也原諒你自己。

請想想，他，君健，他是一個好男子，他能夠愛我，體貼我，他對我做一個好丈夫，我怎能不對他做一個好妻子呢？半個月前，他有點兒不舒適，一刻也離不了我，就連是喝一口茶，楊媽給他遞上杯子去，他搖搖頭，他一定要我親自把杯子邊挨近他的嘴唇去，像一個慈母對待小孩子那樣地服侍他，他才滿意。我問他：

「又不是小孩子，這麽少不了我嗎？」

「是的，」他笑着回答：「我少不了你，連一刻鐘，一秒鐘！」

「那麽——」

我想說：「如果我死了呢？」——然而，我不願意在他面前說這樣的話的，剛說出口便咽了回去。但是，他却非

要我說出來不成，他釘着我，逼着我，把嘴角的兩邊小孩子似的噘着，稚氣十足地求我救救他，說是我再不說出要說的話來他將立刻急死了（你道可笑不可笑？）於是，我就隨口編出一句，說：

『如果我也病了呢；』

『那麼，』他很快的答應道：『我倆也同睡在一張床上，有你在我身邊，那是連害了病也極愉快的！』

他便是這麼一個小孩子。

我這麼說，妹妹，或許你又會對我生氣了吧？不過，現在你不能了解我，將來會有一天能了解我的。在平時，我們總是咒罵男人，說他們沒有良心，什麼『多情女子負心郎』，其實，有良心能真正愛我們的男人何嘗沒有呢？

你幾時離開家呢？人家都說西湖怎麼好，怎麼美麗，可是在我們生長在西湖濱上的人看來，西湖還不過只是那麼一個淡水潭而已。說來真好笑，前些日子一個君健的朋友新從法國回來，他是北方人，生平只到過西湖一次，而且僅僅在湖濱住了一夜，他問起我的『府上』來，君健笑着回答他：『是杭州天堂上的××（我不好意思把這兩個字寫出來）呢』。你道他怎麼樣？他那種欣羨的表情真使我開心，他說西湖比他到過的愛維昂城的利芒湖還好。我不知道利芒湖的桃花是紅是白，但西湖實在並不比這兒的北海好，妹妹，我真不禁又要想起去年中元節跟君健在北海划船看花燈的情景來了。

北平是多麼可愛呀，妹妹，我真願意永生在這個古城裏生活下去啊。

你的姐七月十八日

第三信

妹妹：

十八日給你的信收到了沒有？今天我跟君健一起來西山了，他為了職務上的關係，整個夏天沒有到別處避過暑；這一次抽閒來了，大概可有一個禮拜的停留。妹妹，告訴你，別再噘着小嘴儘罵世間的男人了，有時候，男人的溫柔真夠你回味的。昨晚，為了要上西山去，一個禮拜內不打算進城來，所以特地去進了一次電影院。在銀幕上看到好萊塢的那種人間仙境，君健把嘴唇貼到我的耳朵邊親親切切地對我這麼說：『明年我倆上美國去走一趟，在好萊塢照個相回來！』

早上從城內動身，坐了汽車，還騎了騾子，現在累極了。請恕我這一次的簡短和潦草，要知道在這兒是連電燈也沒有的呢。

你的姐七月二十二日夜

第四信

妹妹：

又有着半個月了，你怎麼這樣懶於

寫信喲！

難道你還在對姐姐生氣嗎，爲什麽在信裏要寫得這麽冰冰冷？我眞不明白你爲什麽要這樣仇視着所有的男人，爲什麽，你說說看，爲什麽呢？

我當然爲你喜歡，你能夠對小明漸漸地有好感起來。眞的，妹妹，你的年紀也不少了，女人一上二十歲，便再也少不了一個能體貼自己的男人的。別提過去吧，妹妹，我何嘗否認或是忘記呢，那時候我也是一樣的討厭着男人的。試想想，我們兩姊妹同在一個學校裏，我倆是一對「姊妹花」，有着多少男人追逐着我倆，讚美着我倆，像那個矮子詩人（你還記得嗎，那個姓韓的醜鬼？），做起詩來把我倆讚美做「上帝的傑作。」——然而，『男人眞像一大羣不知香臭的紅頭蒼蠅，』我倆當時是那樣的一邊高興而一邊又討厭着他們呀！後來，君健把我的心扉推開了（他眞是世間稀有的好男人，倔强時像一個希臘中世紀的英雄，溫柔起來簡直把你的心也給揉麻了。），我在跟你一起從中學裏畢業出來便自願地輟了學（算算看，僅僅是前年夏天的事情呢。），爲的是——噢，妹妹，當時你是如何的駡我：，卑鄙，下賤，苟安，怯弱，所有的惡劣字眼你都把它們用在我身上了，是不是？然而，老實告訴你，你對我那樣的輕藐到了極度，但在我，妹妹，我在心裏只覺得好笑，笑你的年紀雖然僅僅少我兩歲，而人情世紀却短我十年還不止。這話你會不懂得吧？我現在明白地告你訴：一個女人，長得漂漂亮亮，一雙眼睛能夠把成千成萬的男子跟着你發狂，一聲嬌唾能夠使成千成萬的男子跪在你跟前求饒，就像你現在，看不起所有的男子，然而，妹妹，想得更透一點，天生我們是女人，女人能少得了男子嗎？我知道，我們女人有時即使是很熱烈地想委身於一個男子，也必定要假裝不願，假裝憤怒和驚異，須要，經過那個男子的再三哀求，說誑，跪在我們的跟前發誓，許下天大的願，方肯答應他的請求。眼下你還年輕美麗，不愁沒人戀你，追逐你，可是你得知道那無情的時光會奪去你的年輕和美麗的，所以我們雖然在他們追得發狂的時候，爲了要使他們知道我們的身分，更增加他們對於我們的尊敬起見，而裝出討厭或厭惡的神情，可是我們却應時時留心，在這一大羣男人中間選出我們的永久情侶來。因此，對於你那時的那種孩子氣的嘲駡，我一點兒也沒有介意，便跟着君健跑到北平來了。一年後我跟他結了婚，婚後的生活不但沒有使我聞到坟墓（不是有人說結婚是愛情的坟墓嗎？）的氣息，反而更加增强對於自己的決定的信仰。妹妹早爲之計吧，別再一味倔强了。

我下西山已經有一個多禮拜了。不是只過了十天上下的舒適日子嗎，君健的體重增加了六磅，而我們的愛情也增加到了無可再增的田地。……嗯，不說這個吧，你看了一定要生氣，是不是？

小明的爸爸不就是××公司的經理嗎？妹妹，你也真太自高了，你的心目中的男子難道一定要神話裏的王子不成？自然我並不是說一個經理的兒子便能夠用金錢買得到你的愛情，不是的，我們還要求着那男子懂得到愛情。在這兩方面，小明實在沒有寃屈你。妹妹，切莫太固執，太給他感到無可挽救的絕望；因爲，一個男子對於絕望之後，他便會投到別個女人的懷裏去，再也不回頭來了。

上海的學校裏幾時開學，你怎麼還不曾離開杭州呢？

你的姐八月九日

第五信

妹妹：

算算看，多少日子沒來信了？

北平的天氣真可愛，才到八月尾，就這麼涼爽得舒人了。今天是禮拜，君健伴我逛北海，在爬上白塔的石級上，我要君健攙着我，他搖搖頭，獨個兒搶先上去了，又像小孩子一般的回頭來笑着說：

「誰敎你穿高跟鞋來的？」

嘿，他竟然拿這個來欺我了。

他自然是假意的，可是我生氣了，把手提包挾着回頭就走。我的臉一定繃得很緊，半句話也沒有說。這樣，他立刻走下石級來，挨近我，陪着小心連連問道：

「怎麼，就生氣了嗎？」

我不作聲，他也便默默地跟在我身邊，走下漪瀾堂。

秋天的北海，明朗得像一面銀鏡，毫不波動。今天的天氣好極了，沒有風，在太陽底下怪舒暢的。君健他要在漪瀾堂前坐下喝一杯茶，來徵求我的同意，我不開口。

「怎麼，你還……」

他小心到了家，然而我搖搖頭。

你知道，妹妹，在像君健這樣的一個男人面前撒嬌，那情意的確夠你回味。我覺得出他的感情：不會一味執拗，然而也不會一味奉承——所以，當我還是不理不睬的時候，他就生氣似的沉默下來了。

他站着，我也站着，默默地。

我知道，如果在這當兒我還一味固執下去，他會真的生起氣來的。然而，打賭似的，我依然堅持着，不說話。

果然，他乾咳了一聲，想說什麼話了。

這時候，要是我再不把臉放寬，他的話也一定會說不出口；但這樣的做法不是太爲難他了嗎？這應該是他對我的

最後一次冒險了，我就在他乾咳時瞪了他一眼。這一眼給了他開口的勇氣，但是爲了要保持他的尊嚴起見，在說話時的樣兒却裝得非常冷。

他問：「划船好嗎？」

這樣，我便立刻跑過去，挨近他，一手挽住了他的臂膀。

他是一個圓熟有力的划船能手，我們的船隻如活東西似的射過平靜的水面。一會兒，船身駛進了荷叢，木槳與荷幹及蘆葦相觸，發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悅耳的聲音來；他用了大力量來把槳，竟使水面起沫，而潺潺的環了槳轉。船過了，被觸動了的荷幹及蘆葦還在那微微起着漪漣的湖面上抖動…………

在五龍亭上岸，就在第三個亭子裏坐下來。

我對君健談到了你，怪你爲什麼這樣長久沒來信。妹妹，在這兒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或許會使你感到不愉快，那便是你的每一封來信，都會經給君健過過眼的。不會生氣吧，我的好妹妹，這就算是我的不是，現在我再向你告罪遲不遲？因了這，我告訴他你的近況——其實這只是我對於你的來信加以解釋和補充，他或許比我知道得更多呢。

這麼坐了有三個鐘頭，天已經慢慢地黑下來，於是，我們便在倒映着紅綠燈光的湖面上坐船回到漪瀾堂。這時候遊人特別多，當我挽着君健的臂膀上岸來，所有的人們的眼色都落在我們的身上，我感覺到非常的光榮與愉快！由於過度的興奮，我真不願就此離開北海，於是，便在漪瀾堂用了點心；隨即又雇了小船，兩個兒划到了荷叢深處，偷偷地擁抱着，吻着，足足地有半個鐘頭。在這半個鐘頭裏面，我嘗到了新婚以後所未嘗到過的幸福了。

直到九點鐘，我們才回到家裏。

楊媽把你的信遞我，可是沒等我拆開便給君健搶過去了。這一次我不答應他這樣做，我對他生氣，不說話。真使我滿意，君健，他，一見我不愉快，他便立刻將已經抽出來的信箋重新塞進信封裏去，過來安慰我。他說：

「請你特許我一次，好嗎？」

我笑了起來。

我一笑，他又很快的跳過去了。他從書房跳進了寢室，把房門關上，在裏面讀完了你的長信，出來後便哈哈地笑個不住了。

本來呢，我是假裝着生氣的，對於他這一種舉動。我立意不接受他把你的信在他看過後再遞給我，非在他再三的陪罪之後我決定不跟他說半句話的。但是，看他那付笑個不住的樣兒，我却再也禁不住的就想看一看你在信裏到底說了些什麼了。

真有你的，妹妹，我這個蠢姐姐還

一向被你所蒙在鼓裏呢。原來你已經到上海，而且跟小明幹了這麼多的把戲了。可是，妹妹，當心點，玩笑不要開過度。請想想，僅僅為了你一封信，害得他從上海坐快車趕到杭州，到了杭州你還要不給他見面，告訴他你已經進醫院，叫他到醫院裏去看你，而你呢，却偷偷地又搭車蹓到上海去了，要他立刻在下班車又追你到上海。這樣的玩笑不能說不大，好在是小明那麼一個好心腸，有耐性，死死地愛着你的男人啊。

一個女人是少不了有一個能愛自己的男子的，妹妹，別讓小明從你的手裏蹓走了。

你離開家的時候爸爸總好着吧。哥哥還在上海嗎，你見到過他沒有？如果見到他，請代我問他一聲好。

最後，告訴你一個消息，那便是，我已經有了「那個」了。……

你的姐八月二十一日

第六信

妹妹：

請恕我這麼久沒給你信，為了肚子裏這一個孽障，使我的生活變成了乾燥與恐怖，君健他成天都得上辦公廳去，我要求他請一個月的假，實在這樣悶人的日子要把我悶死了，但是他告訴我說派給他所做的那件事情還未辦好，請假是不會給准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騙我，就連我拿「死」來恐嚇他也沒有用……

唉，墳墓似的生活，不知到何時才能終止呢！

你的姐九月二十四日

第七信

妹妹：

半個月的醫院生活，把我弄得衰老了。

我將怎樣來對你叙述這一長串苦難的日子呢？妹妹，當我把你的每一封來信讀了後，我便禁不住傷心得哭出來！我知道你現在正跌在白熱的愛情裏，是想像不到你苦命的姐姐怎樣在這兒受苦的。可是，除了你，妹妹，我將對什麼人去訴說我的悒鬱啊！

在一個月以前，我就對君健提到這可怕的事情，我要求着他一刻不離的伴着我，免得我一個人悶在這坟墓似的小房子裏，我對他憤憤地說：

「你難道忍心讓我就這樣活活地悶死嗎？」

「別性急，」他總是冷冷的回答。「過些日子我陪你上醫院去檢驗檢驗看！」

提到檢驗，妹妹，我眞恨死君健，他使我受這樣的罪。每一次上醫院，在我就像進屠場，心裏萬分不願意，但又不得不去。檢驗室那黃色的門，那帶着濃厚的藥味的走廊，那看護婦做作的溫

柔，那醫生虛偽的體貼——啊，妹妹，教我怎樣說呢，你是這樣的不能了解？

這麽半個月過去了，由於醫生的檢驗結果，我正式地進了醫院。到我進醫院，君健才去請了三天假，在醫院裏伴着我。從進醫院那一刻起，我就覺得自己的身子有了更顯著的變化，恐怖的心理也加强了。醫生教我平靜地躺在那蒙着白布的孕床上，並且阻止君健對我說話。看護婦走了進來，看見君健在我身邊，便又含着一種看上去使人感到難受的微笑走了出去。雖然君健在我身邊不能給我什麽，但在這種時候，一個女人是無論如何都少不掉她的丈夫的。有君健在我身邊，我的恐怖心理便能減少幾分，好像在無窮遠的荒島上面的唯一親人，顯得親切萬分了。

在一陣絞似的劇痛後，君健便遵醫生的命離開了我。那時正當夜深，微弱的電燈光把那麽一間小房子照得分外淒淡。雖說看護婦不時進進來來，那扇黃色的門沒有一刻停止，但我感到說不出的寂寞，如同廣大的世界上已經沒有了人類似的。一時醫生匆匆的跑了進來，又匆匆的跑了出去……

看護婦小聲地吩咐我：

「安靜一點，安靜一點。」

我的恐怖更加加强起來的。時間一秒鐘一秒鐘地爬過去，爬得那麽慢啊。我幾乎不敢相像那立即就要降臨的一刻，那情形，打起比方來就像一個被綑在刑場的死囚犯，害怕得發抖。而每當那醫生進來一次，總要跟看護婦低低地說幾句我所聽不清楚的話，那種近乎鬼鬼祟祟的態度，幾乎使我疑心到他們都是劊子手，正在商議着怎樣來謀殺我，於是，我便大聲地喊了起來。

痛楚轉烈了，全身都像分解開來，每一個細胞，每一根骨骼都逐漸逐漸地活動着，分離着。接着，四周的一切都旋轉起來，一陣黑紗蒙上了我的眼……

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

這時候，君健執着我的手，有一個看護婦立在門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麽熬過來的，只感到四肢沒半點兒氣力，全身的皮肉都寬了一層，心裏空空洞洞的沒有什麽思念。彷彿整整一個月沒有進飲食，可是並不覺得飢餓；又彷彿自己剛從半天裏摔下地來，連知覺和個性全部失掉了。

君健微笑地問道：

「好了點吧？」

這句話對我一點也不親切，我覺得。而浮在他臉上的那層微笑，也勉强萬分，沒有半絲熱意。——連君健也變得陌生了。

我傷心得流出眼淚來。……

直到晚上，君健告訴我這一次意外的「難產」把他急得什麽似的，那孽障

在沒有爬出肚來時便被醫生殺死了。當時，這說話並沒有在我的感情上起什麽作用，也沒有爲自己之能夠脫離險境而欣幸着。君健呢，或許是整日夜沒有入睡的緣故，精神顯得委靡，兩眼微微發紅，說話時連聲音也啞了。

第三天，君健將我獨個兒丟在醫院裏，出去了。自然，事前他也曾徵求過我的同意的，當時我有着萬分的憤恨，憤恨他竟這極冷酷地對待着自己的愛妻。秉着一種極端相反的情緒，我點了點頭。但在心裏却這麽想道：『你走吧，過些日子你可以來收拾我的屍體了！』——我心酸欲碎，而他竟自走了！

妹妹，我將怎樣來形容那時候的悽慘情景呢？以上寫來，在你眼睛裏或許已經夠繁雜了吧，然而，它怎麽也不能把我所受的苦難傳達出萬分之一。在那些日子裏，人類是離我那麽遠，我把自己當做一個無知無覺的生物：沒有刺激，沒有感受，也沒有安慰。我把小小的病房當作墳墓看待，而自己是躺在墳墓裏的一個死屍。我憎恨着世間所有的人，但人類沒有一個親近我。有時候我把君健仇恨得入骨三分，如果那當兒他在我面前發現，我眞會跳起來一口咬得他鮮血直冒………

每晚君健來看我一次，我心裏對他生着難以形容的仇恨，然而我沒有在他面前顯露出半分。他來時我咬住了牙關不作聲，他走後我便暗自心酸地哭出來了。

那可詛咒的日子定會逼得我發狂！如果再不出院來的話。這半個月的醫院生活把我與世界隔絕得遠遠的，出院來我發現自己在人間變得更加孤獨了。現在君健依然在我的身邊，但是，不知道是什麽緣故，我總覺得他對我疏遠了，不管是一言一笑，在那裏面都可以被我找到一種難堪的冷氣，幾乎使我懷疑到我們間的眞愛情，難道我們間的愛情就此死了嗎？

看得生厭了吧，妹妹，一個正跌在愛情的白熱裏的人，她是怎麽也體諒不到這種痛苦的，我知道。你說小明每天坐自備汽車來學校迎接你，你們的生活過得比蜜還甜，比詩還美麗，我自然應該爲你歡喜。我在你的興頭上給你這麽一封不愉快的長信，你定會怪我的不知趣，是不是？好吧！再不往下寫了，願上帝祝福你，使你能夠得到永恒的快樂………

我不知道你現在是不是時給爹爹寫信，如果你要寫信給爹爹的話，提到我時，只說我生活得很好，千千萬萬別把這件不幸事告訴他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的姐十月二十九日

第八信

妹妹：

又有兩個月光景沒有接到你的來信了，難道生活得這樣忙嗎？

產後的身體一直就沒有好過，年紀未滿二十五歲，腰便時時作痛。今晨在鏡子裏瞧見那付蒼白瘦削的臉孔，竟連自己也不能認識了。不知是我的神經有了毛病，還是真的我倆間的愛情比以前衰退了，君健我總覺得不很體貼，勉强，冷淡……

如果還沒有忘記你苦命的姐姐的話，就抽出一點時間來寫封把信給我吧。生命彷彿上了膠水，每個日子都在一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打發過去的。妹妹，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你的姐一月十五日

第九信

妹妹：

一直就沒有接到過你的來信：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算算看，到底多少日子了？

本來嗎，你我年紀都大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又不同，既然你沒有閒空給我寫信，我又何必苦苦的給你不快之感呢，？我不想從你處得到一點安慰，不想的。你眼下一定很忙着吧，蜜和詩的生活弄得你忘記了世界，忘記了人類，我自然沒有權利能使你不忘記我的。所以我曾下過決心不再向你寫信，向你訴苦，向你傾道我的悒悶了。然而，妹妹，時到今日，我却再也制止不住了，我必須要有一個能夠知道我的人，我沒有知心的朋友（過去的同學嗎，她們早已經破我的高傲所嚇走了。）除了你，妹妹，在這世界上我完全是一個孤獨的人！

我將怎樣說起呢？妹妹，這該是我的命運——不，是我們女性同胞共通的命運。在命運中注定，我們女人都是要受這種苦難的。咳，怎樣我才能使你了解我的痛苦呢？這些日子裏，我被埋在四堵牆壁之中，空氣是死的。我坐着，躺着，傷心着，痛哭着，幻想着。我的幻想隨着我對這個世界的憎恨的情緒而變換——從過去的快樂到眼下的慘淡，每一件細小的而平常的事情我都把它們咀嚼過，回味過。在這裏面我所得到的是什麼呢？一個黑暗可怕的暗示，那便是將來的無窮盡的悲慘日子，那悲慘的日子……

如果照每天每天呆板的舉止上看來，君健可以說並沒有缺少什麼。比方說，早上八時在我未起身以前給我一個吻，晚上七時回來給我一個擁抱——每天每天都如此，然而我厭了。我看出他對我的一切殷勤與溫柔都是假的。我們之間的愛情已經被安置在斷頭台上，只須劊子手的刑刀一舉，便什麼都完了。是我的神經過敏也罷，總之，我與君健之間的關係現在是變成萬分不自然，他的

吻是冷的，擁抱是冷的，一切的温柔與安慰全是冷的。甚至於，桌，椅，衣架梳裝台，什麽都在我的眼睛裏跳出一付冷冰冰的面孔來，試想想，妹妹，這樣的生活是什麽生活啊！連我自己也分析不出我現在的奇怪心理：當他不在的時候，我感到那難耐的寂寞，心想他能在自己的身邊，我極度的需要着他的安慰與愛撫；可是，他一回家來，我便連見他也要生氣，彷彿他是我的仇人似的。

他並非不知道我，他每次總是對我這樣說：

「到底什麽回事啊，整天兒愁眉不展的」

「你，」我不禁氣憤萬分的回答道：「你就當我死了吧……」

隨即我嗚咽起來了。

看見我這一種情形，他絞着手，來來回回的踱着，無可奈何地嘆着氣……

「要我怎樣呢，要我怎樣呢？」

他苦着臉，以前那種英俊氣慨完全消失了。時而站在我面前，注視着我，默默地。我害怕着他那眼光，那蘊藏着仇恨與怒憤的眼光。我不敢擡頭，我啜泣着。

有時候，他請了假，整天獃在家裏，伴着我。他對我說着種種温存的話，裝出非常親切的樣子來。但是我厭了，我看出他這種說了一遍又一遍的温柔話，在他嘴中說出時如同小學生背書似的，那裏面沒有半分眞誠，不但不能使我感到熱與愛，反而更加增我的厭惡與憎恨，我大聲地怨埋道：

「何必呢，何必呢？我不要你在我跟前啊，我求求你別一味的在我面前做些假意的温柔啊……」

我知道我這麽說一定使他很傷心，然而他現出難過的樣子來時，我却反而感到了報復似的快樂。在這種時候，他低下頭，像一隻受傷的野獸（我這麽譬如他），連連嘆着氣。

而我却更進一步的逼着他：

「裝什麽假，你還不是保佑我早日死嗎！」

有時候，他把杯呀碗呀放得重一點，或是對楊媽說話時聲音高一點，我都覺得他是在咒詛我，咒詛我的快死，可以讓他再去擁抱一個美麗的少女，我眞恨死他了。

在茫茫的長日裏，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處置自己。整天在生着君健的氣，生着自己的氣，生着你的氣，甚至生着全人類的氣——爲什麽，我說不出。我只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仇視我，冷淡我，看輕我。在這種情形下，我把我的憤怒發洩在茶杯上，書本上，楊媽身上。我已摔碎了兩個茶杯，撕破了三本以上的書，無理由地責罵得楊媽抱着寃屈回她房裏去偷哭……

我對你寫信足足地有着十次以上，

每次都是寫不上兩行便把它撕毀了。我知道你現在的生活能使你忘記了天高地厚，忘記了人類的，所以我總不敢給你寫使你讀了感到不愉快的信。現在呢，我放下門帘，把自己埋在這四堵牆壁中，房內沒有第二個生物，窗外刮着北國特有的大風，所寫的信已經長得要使你起厭了。我決不定到底把它付郵不？因爲，當我想到這麼一付嘔心血寫出來的長信，僅僅只能討得你將浮着愉快的笑臉稍稍斂一下的情景時，我的心便不自主的冷下來了。

你的姐三月四日

昨天我把寫給你的長信鎖在衣櫃裏，現在却又給你接着寫下去了。

如今我懂了，妹妹，男子所要求於我們女人的，除掉美與嬌情之外還有什麼呢？當一個男子用生命來作賭咒地追着我們，他的目的物只是我們的年輕，我們的美。但一旦年輕與美都被他的野性所蹂躪掉了的時候，他便會對你生起厭來，甚至進一步的憎惡你，恨不得將你拋棄，如同拋棄了一個累贅物似的。這些道理，以前我並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不懂得，不相信，然而現在我相信了。妹妹，男子就那麼殘忍啊，他們把女人全生命作爲玩具，喜歡你時親近你，小孩子似的哄騙你，用所有的甘言蜜語讚美你；一到玩厭了，在他們的眼睛裏你便成爲一個廢物，一個累贅！我們女人的命運難道就是如此的悲慘嗎？

我也是被成羣的男子所讚美過的，妹妹在那時候，那麼多的殘忍的動物把我的理性全部埋沒了，我便整個地陷在極大的騙局之中，不自知地做了一個傀儡，一個完完全全的傀儡！自然，在那種氣氛裏面，一個女人，意志薄弱的女人，她是怎麼也不會想到那悲慘將來的。

昨天晚上他回家很遲，我於八點鐘後吃了飯，一心一意地等候着他，自從我從醫院裏出來後，這種情形是沒有過的。於是我和衣倒在床上，微微睡着，大概過了十二點鐘了吧，才朦朦糊糊地聽見外面他在大着喉嚨罵楊媽的聲音。

他走進寢室來時跟着衝入一陣濃重的酒氣，他醉了。

我問他爲什麼這麼遲才回來，說他不應該讓我一個人在家裏眼巴巴地鵠候着他。我說這些話時，聲音發顫，幾乎是哭泣着了。然而，他，他却彷彿沒有聽見我這說話似的，滿臉紅光，不住的吹着口哨，有着一月來從未有過的愉快，他那斷斷續續的口哨就像一枝枝的針，無情地刺着我的心。我心痛得放聲哭出來了。

他這才很驚奇似的問道：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他這麼問着時態度非常冷淡，彷彿在他面前傷心地哭泣着的是一個陌生女人，跟他毫無關係的女人。我當時心灰

意冷到了極度，假如手中捏着一把刀，我會不將他殺死就將自己殺死的。我近於啞塞似的哭着：

「你當我已經死了，你當我已經死……」

「死了，」他依然冷冷地說：「哼，年紀還輕着呢。」

這句話給了我極大的侮辱，我坐了起來，問他：

「你怎麽說，你？」

他瞧了我一眼，又踱了幾步，一手摸摸自己的下巴，態度十分從容，半晌，他才說：

「好太太，請你別發瘋呀！」

「住口」我給他氣得發抖，「誰是你的好太太！誰發瘋……」

「哈哈，」他冷笑着，「不是我的好太太，難道還是人家的好太太嗎？」

「什麽，你怎樣說？」

我追問着，下了床。這當兒，他退了兩步，他的眼睛不敢正面對我，然而他露着一種輕蔑的神情，聳聳鼻子。

我脫口說了一句：

「我馬上可以離開你……」

一說出口我立即後悔，這句話實在太失當了。我注視着他的表情，唯恐這句話會傷了他。然而，出我意料之外的，當他聽了我這說話時並沒有半點不安，反而冷笑着說道：

「離開我，誰，你？」

「我，」我堅定地回答：「我離開你！」

「你一個人？」

「我一個人離開你！」

「不容易吧，」他更冷冷的說，態度幾乎變成諷刺的了，「一個人，你靠什麽生活來？」

啊啊，靠什麽生活來，靠什麽生活來？我在他的眼睛裏成了個什麽東西了？——一個累贅，一個寄生虫？這個打擊實在太重了，當時我想立刻止住哭泣，立刻離開他。但是，妹妹，一種我們女人天生的怯弱鎮壓着我，我反而更大聲地哭着了。

今晨他在未起床以前對我說了許多溫柔話，要求我饒恕他昨夜的唐突與粗野。實在的，我在昨夜一直就沒有入睡，我三番四覆地想着這句話：「靠什麽生活來？」結果我從這裏面發現了我們女人的根本弱點，我們女人實際上只是一個被豢養着的玩偶，我們的被侮辱與被輕蔑是應得的懲罰。於是，對於他這一種殷勤，我變得毫不受感動了。我拒絕了他在出門前的一吻，冷冷地對他說道：

「你去吧！」

這樣，他去了。妹妹，你想想這情景吧，我知道，我的容貌憔悴了，我的青春隨着時光之流就將離開我了，他在我身上已經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一切，

現在是，噢，我的悲慘的命運立即開始了。——這樣寫來，這封信會太長了吧。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將它看完的耐心。整整地一天多，我寫着，我覺得無論如何也不能將我所要說的寫出萬一來，我是這樣的疲乏啊。

又是春天了呢，妹妹，我在這兒為你祝福着！

——三月五日

昨天把信寫好，因為時間太晚，楊媽忙着做飯，我不願君健回來時見到它，因此沒有把它寄出去。而今天一早你從杭州發來的信便到了，所以我就在這兒再寫上幾行。我料不到你這時候會在杭州的。你能把小明弄得這麼貼服，我做姐姐的當然為你高興。我真不願意在這時候給你這封信，我原本沒有權利對你說男人的壞話的。西湖的桃紅柳綠還是依然吧，祝你們愉快無疆……

爸爸見着了沒有，請代問安好。幾時回上海？有暇即來信！

——三月六日

第十信

妹妹：

怎麼，你這麼快就跟小明結婚了？結婚，是的，一個女人必須要結婚的，小明是個好男子（願上帝保佑你），他能夠愛你，服侍你，給你愉快，我除了為你們祝賀恭喜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又有三個多月了，我們沒有通信。在這些日子裏，並不是沒有想到你，妹妹，想到的，幾乎每時每刻都想到你的。本來嗎，當你把這麼一個好消息傳送來時，我似乎不應該又來對你說些「掃興」話語，是不是？不過，這或許是我給你的最後一封信了——別因此想到我要自殺，我無論如何也不肯這麼做的，我要頑強地活下去，為什麼我要對生命起懷疑呢？不，我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有意義一點。這便是說，妹妹，我已經決意離開他了。我這樣做，你或許會感到驚異吧。其實，這並不是一件值得驚異的事情，只要你能夠再細細地一想，就可以明白的。然而，你不是就要跟小明結婚了嗎？哦，妹妹……

你的姐六月十五日





北平文壇

貝貝

誰相信現在的北平——五四時代文化革命的發源地，新文化運動的首都，擁着幾世紀繁榮的文化城，學術機關，文化團體，學者，作家的匯聚地——於今文壇是呈現着這樣沉寂的狀態！如果認為這矛盾的現狀是環境造成的結果，那麼事實會給我們很好的證明。

去年許多大型的文學雜誌如：「文學季刊」，「學文」，「文史」，「文學評論」，「水星」等相繼創刊，好像沙漠上捲起一陣風潮，北平的文壇由冷靜轉趨繁榮了。可是這繁榮的現象是暫時的，未能長久維持，便曇花般地逝去了。如「文史」，「學文」，「文學批評」等次第停刊，證明了北平文壇的高潮又低落下去。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去年年尾到今年的七月，北平文壇是在冷靜中度過，其衰落的原因正與這古城的命運相同。然而最不令人失望的是在這一階段中，尚有全國唯一的大型雜誌「文學季刊」和空前的純創作的「水星」兩個兄弟刊物孤單的支持着這冷靜的場面。另外，各報紙的副刊，在這時期中也給文壇增了不少的繁榮。

「文學季刊」是「以忠實懇摯的態度為新文學建設而努力着」的，由鄭振鐸，靳以主編。自去年一月創刊，現已出至二卷二期。每期文字在四十萬言以上。內容：創作，批評，翻譯皆有。執筆人多是國內領袖作家。該刊原由立達書局發行，現已改為自費印刷，由上海生活書店總代理發行。

「水星」是一個由卞之琳，巴金，沈從文，李健吾，靳以，鄭振鐸六人合編的月刊。這刊物可算為中國出版界開了一個新局面。它的產生似乎就是為着糾正目前「雜」誌年的風氣，於是，在形式和內容上，來一個徹頭徹尾的滌清。

在素淨的篇幅裏，登着的是素淨的文章。不用挑釁號張聲勢，也沒有「改革宇宙」之類的發刊詞。在極安分老實的努力中，它刊出一九三四——五年度國內幾篇最難得的作品。這只要翻翻上海一家會做買賣的書店出版的「小說年選」，其中大半是由這刊物的拔選出來的，便可以明白。一個小小刊物用得着六根這樣巨柱支撐嗎？這成績却只有在這樣「不含忽」的局面下才能收獲得來。這刊物原由文華書局出版。本月因換了東家，脫了一期。為着補償訂戶的損失，九月一日將出特大號。此後將由上海良友公司總代售。

除去「新詩歌」(現已停刊)，關於詩歌的期刊以前在「致青日報」曾有一「詩之頁」現在只有「詩與批評」(北晨)了。但在七月初忽然又誕生了一「黃沙詩刊」(由孟英，吳澤主編)，一個創作，批評，譯譯兼有的詩歌刊物；該刊每二月出版一冊，由上海雜誌公司代理發行。

北平各報紙的文藝副刊日日在進步着，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如華北日報的「文藝週刊」內容甚爲精彩，「每日文藝」取稿還算嚴正；北平晨報的「北晨學園」和「劇刊」依然走着固有的路，沒有什麽新的開展。至于「詩與批評」則極力介紹各國詩歌之理論文字，間亦刊登創作。其他如京報的「詩，劇，文，」，「復活」；世界日報的「晉星」，覺今日報的「文藝地帶」，北辰報的「荒草」及「星海」等都極活躍。但這些副刊都缺乏積極的表現，沒有抓住這大時代的核心。顯然地，多方的箝制，束縛了各副刊的發展，也束縛了整個北平，整個中國文壇的發展。

天津文壇

立家

天津日報的副刊計有：

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者沈從文等（北平）；益世報「文學週刊」編者李長之（北平）；益世報「語林」（專載小品文週刊）編者徐中玉（山東）；庸報「創作與批評」編者柴揚(北平)；庸報「嘘」編者王余杞（青島）。

天津文壇一向是沈寂的，可是長處也在沈寂，能觀變又能安心尋找自己的路向着認定的方向埋頭走，不妨礙他人的行徑。能容納新的思潮，也能吸取新的精華是天津文壇的特長。現今能够携手，各自犧牲成見，爲着更遠大的目標是件可喜的現象。

就所出半月刊，月刊，或季刊來看，天津文藝已漸有進步。去歲刊行的「當代文學」(王余杞董秋芳主編）是天津比較大型而主旨純正的文學月刊。當時因撰稿的人都能把費心嘔血的東西拿出來，還算博得一般讀者的信仰。可惜不久它便夭逝了。現在除以倡古文爲使命的正風半月刊，登載雜文的北調月刊外，純文藝的月刊只遺下「人生與文學」月刊一種了。這刊物現已出三期，編者是南開大學英文系敎授柳無忌及羅皚嵐。最初兩期成績較差，可喜的是每次都還有些進步 。 這次徵文『造國新趨勢的描寫文』是值得引起注目的。

青島文壇

沸綠

青島是一個美麗的沙漠，曾經有人這樣說過。除了好空氣和好街道，想找點精神的糧食，眞是很難的。尤其是弄文藝的人，常常會感覺寂寞。但是到最近兩年，彷彿這方面的空氣漸漸濃厚起來了。

最大的原因是山東大學文學系的敎授和學生的增添。大部分中學生的興趣轉移到這方面來也是近年的事。但正和其他各地一樣，除了學生和少數青年人，新興藝術是極少人注意的。

在這裏，只有兩家書店代售各地的雜誌。從人口的比例計算起來，買書的人比起任何都市都應該少一倍。但是住在島上的作者却並不比別的地方少。好些人，被這裏的好空氣和好街道迷住，本來不打算長住的也一直住下來了。

因爲這個緣故，島上的作家們曾接連多次聚會過，最後一次由洪深

的提議創辦了一個周刊 。 這周刊每星期一次在青島民報的副刊地位出版，另外用好紙精印了發到外埠單賣。每期大約一萬五千字，第一期已於七月十四日出版。創刊號上有下列幾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發刊辭【洪深】他的黑手【王統照】「審頭刺湯」的研究【洪深】要活【臧克家】。

以民報副刊爲中心的另一些人，從六月起舉行着每月文藝座談會。第一次借中山公園舉行，不久又將舉行第二次集會，並且預備到較遠的山巔舉行野餐。到會的人數沒有限制，但每人必須自備茶資或餐資，同時必須携帶一篇一個月中自己滿意的文章。

五月中，山東大學曾排演過一次戲劇， 由洪深導演。 在青島演劇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有許多困難，是不便說出口的。 單從山大公演時挑選「寄生草」這樣一個輕鬆的劇本看來，就可知道一二了 。 在南國社著名的俞珊女士，雖然已經改演舊戲而成了女票友 ，但對於話劇是並不忘情的。在這個暑假期中，若果洪深不拒絕合作的話 ， 或者還有一次排演的希望。

南京文壇

許人

南京報紙的文藝附刊有

(一)中央日報1「中央日報副刊」——編者儲安平（偏重社會問題學術研究，間有小品文或翻譯小說。） 2「中央公園」編者周邦式。

(二)中國日報——1「雨花」——編者杜若2「中天」編者汪漫鐸等(純文藝的）

(三)新民報——「副刊」——編者石江

(四)新京日報——「新京副刊」——編者失名

(五)朝報——「副刊」編者張慧劍(最近有換編者的消息。)還有其他報紙也不下三十餘種！

其次談到文藝團體。在南京，不久以前還有刊印「矛盾月刊」的矛盾社與出有「中國文學」「橄欖月刊」的流露社，現在都中途因故夭折了，只剩有一家也還是灰氣沉沉的，那便是中國文藝社，刊行有「文藝月刊」，已出至六卷(脫了二期)。

最近在南京出現了個「朝霞社」，宣言在九月中即可創刊「朝霞月刊」問世，由唐紹華，田康，張杞，楊述凡，向京江，朱元君等人聯合編輯。該社的基本創幹人和將來的撰稿人都是些無名的青年，但却是極埋頭努力的。

開封文壇

汴生

開封，過去因了文化的落後，文壇也呈極度的寂寥。自一九三〇年起，忽然一度的活躍。那時節，單行本層見迭出，但可惜不久之後就又都夭折了。

去年，一九三四年忽而又回復到了以往的活躍，成立了大規模的中州文藝社，發行了『文藝月報』。今年入春後，更形活躍。『山雨』，『青春詩刊』，『黃流』都繼續的產生，而且報紙上週刊的地位也有供不應求的趨勢。這半年，是河南空前的文壇大活躍時代。

現在，開封屬於純文藝的刊物有四種：

『文藝月報』是資格最老的。因了中間的一隔數月，現在才出五六期

合刊。裏面文藝理論，小說詩隨筆兼而有之。談到內容，可以說不見充實。

『山雨』是一般開封文人的集合場，但也有不與他們合作的，排板與封面完全模仿水星，內容比較文藝月報要充實些。現出四期。

詩在中國是遭厄運的，不信試看中國文壇上有幾個詩刊，想不到開封竟產了『青春詩刊』。牠完全模仿上海的『當代詩刊』，是一本小而薄的方冊子，現出三期。

『黃流』現在才出了兩期。

這些刊物的銷路自然是不會好的。在河南辦刊物，彷彿像是沒人看似的。當然，銷路更提不得了。過去刊物的停頓又怎不是爲此呢！這又不能不歸罪置於刊物內容的空虛了。

西安文壇

蓮青

西京的特色是好刮風，灰沙漫天飛，和北平一樣，只是西京的味道和北平不同。人們多歡喜北平，到西京的人都懷有莫奈何的心情，最歡喜西京這個地方的大概只有攷古家吧。我第一次到西京是在「九一八」的後一年，連「一二八」也過去了。那時我是以好奇的眼光看西京的一切。但我所看見的只有由東南開來的揚帮，蘇帮，街上積厚尺許的泥土，還有馳名的鴉片烟。那時最感苦惱的大概是新聞界的朋友吧，因爲隴海鐵路只通到潼關，西安潼關間相距三百餘里。天雨路斷，如隔天涯，新聞的來源斷了，只好向壁虛造。副刊呢，現在西京日報主編文藝副刊「明日」的編者郭青傑君，就是那時西安日報副刊編輯。西京日報，實爲西京唯一的大報，爲他報所不及，在鼓勵作者與指示作者的路線諸方面，郭君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除開「明日」，還有西北文化日報的「西北角」，新秦日報的「新園」，郭君在「明日」上曾證明西京的文藝創作已有很大的進步，並且表示對明日的理想計劃，希望收得一些像申報「自由談」的軟性文字，把「明日」變成像「自由談」式的刊物。然而，他又說每日收到二三十件稿子，都不是屬於他理想的五毛錢一千字不會買得好稿子的！

不錯，西京文壇比較從前輝煌的多。文壇上除開郭君，現在編「西北角」的曹冷泉，有兩三年的歷史，只有新園的編者我不曉得。這塊園子經郭曹以及他們的同志們的開拓，荊棘斬斷了，青草苗生了。唉，在沙漠中的青草地多麼可貴。

西京新聞紙近年來突飛猛進到七八家之多，每個報都有副刊，「明日」，「西北角」，「新園」是較爲精彩的，其餘都蕪雜的很，定期的純文藝刊物沒有一種，就從這一點來估量西京，也算得是一塊沙漠！

時人彙誌

張銳



張銳，字伯勉，山東無棣人。清華學校畢業，米西根大學市政學士，哥侖比亞大學施拉鳩斯大學研究院研究員，哈佛大學碩士，名譽研究員，全美名譽政治學會會員，紐約行政研究院研究員，紐約市政府特約技師。回國後，歷任遼寧東北大學教授，南開清華大學市政講師。天津特別市政府秘書，市政傳習所訓練主任，天津市政府秘書，科長，秘書處幫辦，參事，設計委員會專門委員，海河隧道工程研究委員會主席。現任內政部參事，行政院行政效率會兼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檔案整理處常務委員，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著有比較市政府市制新論，天津市物質建設方案，市行政原理與技術，公文程式與保管等書。

編輯後記

▼處天時人事的窒息下，一般的心理是太悲觀了。芸生先生的一篇雜感，有振拔人心的作用，是應時的一貼良劑。

▼三國會議破裂，國際呈現一大危機，故本期特輯專篇，俾讀者對義亞問題本末，得一概念。

▼入秦訪駿記作者張玉風先生是福開森氏的秘書，他對於考古學很有研究的興趣。

▼本期起，添闢文藝新聞一欄。希讀者注意，

（編者）

關於「腦包」

茲接史驥任先生來函稱：「閱大刊三十期插圖祭腦包，查腦包係蒙文「[illegible]」一字之音譯，通作「土堆」解，原標；「腦包爲藏語，多壽之意」者，非也。希酌更正！」云云。史先生對於「腦包」這個名詞，給我們一個正確的解釋，這是我們很感謝的。

編者